

塔影園集目錄

吳郡顧苓云美甫著

文公子傳

常州府學生董君傳

處士張綏子傳

靈巖退翁和尚別傳

太醫院吏目沈君傳

蔡子強傳

東澗遺老錢公別傳

河東君傳

張節婦閔孺人傳

吳縣學生吳君墓誌銘

故蘇州府理刑掾史薛君墓誌銘

汪君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致仕文公行狀

明太保臨桂伯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督師留守廣西殉難贈粵國公謚文

忠瞿公側室孫令人行狀

前文林郎兵科右給事中吳君行狀

先處士府君行狀

天尺樓鈔

亡妻陸氏行畧

前禮科給事中姜公私謚議

書夫山和尚著故將軍張无妄傳後

書歸元恭為天台僧募脩石梁疏後

題歸元恭先生僧服像

題顧羸舟小影

跋石鼓文

跋曹全碑

跋華孝子傳

跋于賓之臨爭坐位帖

跋八分書千字文

跋水滸圖

跋范夫人詩卷

跋七姬權厝志

圭硯銘

斧硯銘

圓走水硯銘

宋貝葉硯銘

玉環硯銘

合硯銘

天尺樓鈔

方竹杖銘

又方竹杖銘

婢妾辨

或問

與魏冰叔論山西巡撫蔡公傳

書蔡忠襄傳後一

書蔡忠襄傳後二

無題送吳佩遠

送客分得齋字

四月十六日立夏

題畫

黃鸝鵲

無題

壽仲妹

鄭桐菴先生喬梓雙壽

無題

送春

次韻題黃文簡公畫像

無題

泉上留題

天尺樓鈔

次韻和織簾齋

三醉芙蓉

重九日真孃墓上

七夕客從虞山來夜話

洗山雨

和黃處安贈柳大家

紅葉

對雪

題畫為何蓉菴先生八十雙壽

丁巳歲朝大雪

送黃處安

又題畫送處安

送春集虎邱

虎邱塔影園記

曾庭聞詩第三集序

茶序

硯譜序

江淮唱和詩序

送某還新安葬親序

讀史無通序

天尺樓鈔

湯巖夫補過齋集序

讀史無通序史記

讀史無通序前漢書

讀史無通序後漢書

子振上人五十壽序

族祖母周太君壽序

吳二洪壽序

胡賓石壽序

重修虎邱塔記

松風寢記

照懷亭記

倚竹山房記

真州呂氏園記

懷古閣記

半硯齋記

姜仲子合刻醉穎堂藥圃詩文

保墨閣集帖記

看弈軒記

答錢宗伯先生書

代鄭谷口答方塗山書

天尺樓鈔

為默雷上人募琴疏

公祭吳二洪文

公祭姜敬亭先生文

祭表姊黃母張夫人文

公祭吳幼洪文

祭年嫂管夫人文

祭瞿母孫令人文

祭沈朗仲文

免喪禘祭文

三朝大議錄

金陵野鈔一

金陵野鈔二

金陵野鈔三

金陵野鈔四

金陵野鈔五

金陵野鈔六

金陵野鈔七

金陵野鈔八

金陵野鈔九

金陵野鈔十

天尺樓鈔

金陵野鈔十一

金陵野鈔十二

金陵野鈔十三

金陵野鈔十四

附南都死難紀畧序

太子太保充前鋒總兵官興平伯高杰

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

關東左懋第

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廣應皖

軍務駐劄九江袁繼咸

巡撫山東聯絡河南北直監察御史凌駟

贈河南道御史凌潤生

河南副總兵丁啟光家丁

揚州府知府任民育

江都知縣周志畏縣丞王志瑞

江都諸生張嗣祥高孝績王永交王士俊士秀

吏部尚書張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垣

欽天監五官挈壺陳于階

刑部尚書高倬

天尺樓鈔

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

南京國子監生吳可箕

中書科中書舍人陳鑣子河南舉人伯俞

靖國公黃得功

蕪湖水師副總兵翁之琪

操江水師副總兵李祿都司彭述性

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

戶部司主事吳嘉胤

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廷祥

江甯武舉人黃金璽

司禮監太監韓贊周

小馮內侍

百川橋乞兒

長班

長洲縣學諸生顧所受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沂

吏部主事夏允彝

徐念祖

諸^生嚴紹賢董元哲馬純仁徐懌項志甯

木匠湯士鰲元妙觀前賣麪人

天尺樓鈔

行人司行人陸培

舉人祝淵

上海縣儒學教諭睦明永

錢塘縣知縣顧咸建

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劉宗周

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致仕祁彪佳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致仕高宏圖

諸生王毓著布衣潘集周卜年

福山總兵魯之璵材官華武韜

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

龔用圓諸生黃淵耀侯元演元潔

中書科中書舍人李待問行取羅源縣知縣章簡
貢生朱集璜

金山衛參將侯承祖子世祿

諸生張龍文

吏部尚書致仕徐石麟

國子監生張廷章

武英殿中書舍人臧勛諸生呂九韶

舉人葛麟

塔影園集目錄畢

天尺樓鈔

塔影園集

吳郡顧苓云美甫著

文公子傳

文公子名乘字應符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謚文肅
公之仲子也幼倜儻能文章年十六補諸生崇正丙子
將試應天而文肅公薨既免喪頗托跡聲伎陰結客故
人問遺隨手散盡乙酉五月之變出信國公畫像懸中
堂朝夕起居意若有所經營者思文皇帝即位福建改
元隆武遣吳江孫某密召前總督漕運都御史路振飛
于太湖中主吳趨趙生家趙生素善公子出孫某所齋

登極親征二詔出示公子公子慨然曰吾有君矣趙生隨孫某入福京公子具表自陳世受國恩將糾結草澤應援之師狀上相國黃道周陳洪謚書趣王師西征封以蠟丸珍重投趙生趙生許諾既出門毀棄之及抵福京以父官吏部得官踰年以謾語報公子信之遂集故所結密治兵太湖中湖中義士亦共推公子丙戌六月部署將登土國寶伺湖中事刺得狀急發卒捕公子被獲連所親數人公子語國寶曰吾一人事事不成死耳彼皆不得與聞國寶悉遣所親而令公子招餘衆以贖死公子罵曰吾有死不為若用先是公子姊丈兵部主

天尺樓鈔

事嚴拭于乙酉六月起兵常熟不克棄去國寶疑兩人共事招主事書曰君來任公子則生之主事至國寶與言所以任公子者辭不與聞公子亦堅請死遂以是月二十六日被殺年二十九死之先一夕賦詩云闕闕名家舊姓文一身許國死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卧白雲死之日過其甥顧苓家與妻子訣飲食如平時懸首闔門越一日猶視國寶從城外來望見惡之函送主事以殮死之日流星墜所陳尸寺中

論曰翟義有言為宰相子死國埋名固其所也不亦亮哉

常州府學生董君傳

崇正甲申賊入京師皇帝殉社稷羣臣有降賊者宏光皇帝即位南都議討賊命刑部仿唐六等定罪治之國家新立議用輕典有武進諸生董元哲奮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身既臣賊雖脅從者殺無赦草議數千言具有原委君子矧之明年五月南京陷士民俱辮髮君獨不可不食數日而病病百餘日而卒卒之日賦詩云首陽千古風猶在欲往從之但有心國家養士三百年運厄陽九草莽學校中尤多風義之士云當是時四郊多壘逆鄙內訌議用輕典而賊臣陳名夏猶北走請入

天尺樓鈔

寇以為一身計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論總兵官劉澤清高杰以軍法罪可斬澤清抗疏請誅宗周欲興晉陽之甲君之議必不可行矣必不可行則必不可無此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議在草莽學校中亦猶七十子之義也君字濬之更字質明年十六補諸生以孝友聞事父母及王父起居湯藥惟謹工時菽試輒冠其曹郡邑之士問業者戶外屢恒滿京師初陷即避地南村草茨圭華種葵剪韭時拊膺三歎泣數行下南都繼陷則日夜號哭終以身殉年二十有八嗚呼君真不誣其志矣彼從賊之臣地下見君能無愧乎

天尺樓鈔

處士張綏子傳

萬曆天啟崇正間張孝節先生以道德文章伏一世與其同年周忠介公朱孝介先生門人姚文毅公文毅公之舅氏文文肅公持身束物內外軒軒激濁揚清天下大夫士謂之吳門五君子孝節先生齒最長最後歿沒時崇正十四年後三年京師亂明年南都不守五君子之子各棄前資絕進取閉門不仕其一曰綏子張君孝節先生之仲子也君胚胎前光日濡耳染不離風節名教之內弱冠補諸生時中丞御史監司郡邑多造請孝節先生先生高卧遣君往謝則中丞御史監司郡邑皆

敏容禮之代先生條對兵荒利病官民得失因革便不
便曉暢中窾的聲名籍甚先生既沒免喪方卒業辟雍
而天下亂君以強仕之年側身懷古婆娑嬉游不復與
人事者二十八年而卒先是先生得元處士涿水園而
葺之引流種竹中構假我堂君復營其東偏堂室精好
未幾而世變息交鶯宅自養栖于先祠而文肅文毅之
家午橋綠野綽楔烏頭之下亦不名一椽國破家亡固
其所也君姊夫顧咸建知錢塘縣杭州失守從容引去
略地者跡捕錢塘不得移畧蘇州者株連逮君君不告
所在責君曰肺腑至親而不知所在人情乎君曰肺腑

天尺樓鈔

至親而以所在告亦非人情終不言而錢塘出乃脫錢
塘之被殺也杭州之人哭之如私親後二年君長子婦
翁楊廷樞亦以義死人以此稱孝節先生之風義不獨
及其及子也君諱奕字綏子子四人皆讀書先生諱世
偉字異度中萬厯壬子科舉人特贈翰林院待詔其友
誄之私謚孝節先生

靈巖退翁和尚別傳

翁名宏儲字繼起南通州人姓李氏娶妻生子妻子死舍俗出家崇正乙亥得法于三峯藏禪師年卅一遂住名山登法席辛巳入天台久之卓錫于蘇州靈巖之崇報院院久廢經營整飭殿閣莊嚴書屋山曰天上靈巖又曰大光明幢藏時世界種名其堂曰大鑑曰明月其庵曰明白像設獨在殿上更定施食科儀三月十九日必率徒眾為烈皇帝及諸死國大夫士脩齋誦經泪出如雨歲首為其親師亦如之與人言必依忠信好問禮法惡人之不忠不孝不遵典禮者詩文得唐宋大家風

天尺樓鈔

氣書間學晉人予最愛其冬雪詩只為六朝遺若懼隔
江堆沒舊時山之句一時檀施雲集瓢鉢蕭然遺民處
士或倚為薇蕨資前大學士熊開元戶部尚書張有譽
處士趙庾皆為得法弟子春坊韓羅受鉗錘久既死乃
著錄庚子秋住虎邱馬國博端言欲為虎邱脩舉廢墜
必資大貴人力翁言大貴人皆石火電光其言大率如
此虎邱進院日瞻禮者數萬人前兵部主事毘陵某和
覲不及明日投書抵觸構釁未已忽得噩夢夜半來叩
寺門禮足求懺悔請法名而去辛丑春于靈巖大悲閣
上修懺將畢緇素大集有後至爭席者怙勢懷憤將侵

天尺樓鈔

擾道場是夕有光起閣上冉冉入雲照耀下方其人愕
然愧悔出錢餼僧翁具大人相面如滿月所至圍繞作
禮常住南嶽往來數千里沿途瞻仰晝夜不絕楚人語
余翁在南嶽當路以金錢供養者多不納窮鄉毗夫終
歲勤動餘一斛二斛未肩負出山輸委常住得一見頂
禮歡喜讚歎真不可思議翁乃遽歸靈巖不復去壬子
正月名王女自廣西遣人迎翁及秋人船敦促翁遂示
疾人船既去疾良已即不食八月二十日屈指數日至
七而止二十七日午後索水浴浴已更衣端坐而逝
衆曰翁知予不學佛每相見輒多調謔今年正月過

靈巖語予曰吾兩人孰先死居士先死我為居士說法設我先死居士為我作碑記相視一笑不意蒲柳未枯松柏先落憶初見翁翁手如意屬予篆崇正甲申字于上八月問疾方丈又屬予豫銘其龕曰吳僧靈巖退翁故為作靈巖退翁別傳

天尺樓鈔

太醫院吏目沈君傳

沈君諱頌字朗仲美髯秀碩自幼不肖治舉子業喜神農氏之學黃帝扁鵲之書受學于徐恂庵李士材切脉處方為人治病決生死多驗崇正十一年授太醫院吏目不赴居數年而天下方亂兵駐蘇州無貴賤主客文武悉就君及錢塘人劉默生所治病各有驗精良兩人齊名日錄所治病何縣里人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何如作療病類案後默生將治病太倉鬼嘯于病者之榻曰劉生來吾事不濟矣其一曰不如先殺劉生明日默生入室將診暴病卒于是獨有君診病知人生死決嫌

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著病機合論若干卷付其門婿
陸其清藏于家庚戌十一月受戒于靈巖儲和尚作出
世因明年正月遂卒年六十有九君寫字賦詩畫山水
小景皆有法以治病掩其它長君始祖孟新其弟孟淵
生當國家隆盛之時為吳中風雅之祖孟淵子貞吉恒
吉恒吉子周世所稱石田先生代有清操隱德而孟新
之孫鎧中成化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主事曾孫柱臣
以明經司訓滁州寔生公二百年來幽閨婦女草野小
人皆知石田先生而學士大夫不能舉禮部主事名君
幼謝進取而名綴御院身齊逸民名士風流在此不在

天尺樓鈔

彼也

蔡子強傳

蔡子名上珍更名健字子強巡撫山西都御史死難諱懋德蔡公第三子介明之子也介明生四子三子俱殤于子強愛護有加督課勤雖年少已自成人能文及詩嶄然見頭角人謂蔡氏有子矣年二十既婚得瘵疾使醫治之不效醫知其不可為不以告益進藥病益亟乃死介明哭之慟曰吾子益進藥而藥殺也嗚呼自古及今進藥而病益亟以至于死者未必皆以藥敗知病之不可為而進藥藥進而病益亟以至于死即曰進藥而藥殺者亦猶春秋之例也春秋傳晉景公疾求醫于秦

天尺樓鈔

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
憇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
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晉侯卒晉平公
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如蠱非鬼非食不
可為也趙孟曰良醫也後十年晉侯卒於乎為人治病
者觀此可以戒矣藥以治病藥不得至則病不去雖十
年不死良醫不為也況旦暮且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與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均不免乎進藥而藥殺為人
治病者不可不知春秋也春秋傳曰含藥物可也於乎

天尺樓鈔

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東澗遺老錢公別傳

公諱謙益字受之中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科進士第三人先是萬曆二十一年奉廷封三王之命顧涇陽先生為吏部主事疏爭甚切又移內閣書尋被謫已而召還復削籍歸講學于東林書院天下大夫之進德修業敦尚風節及為國本拜杖謫戍革職降調者皆歸之故時稱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我國家門戶之分始于此貞皇帝即位盡召還諸君子公以遭憂還家十年未出出補翰林院編脩管理誥勅撰文天啟元年典浙江鄉試既報命尋以病乞假四年升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

天尺樓鈔

院編脩充經筵日講官歷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皇帝寔錄當關人用事凡當日之爭國本究槌擊議紅丸請移宮者盡目為東林鄙人各以它事考死禁錮追家財者敕誥命公既與諸君子游于楊忠烈公誼尤篤得除名烈皇帝即位公與文文肅公姚文毅公同日賜環除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銳意求治注意閣員會推及公而溫體仁周延儒不得與延儒啖體仁追論公浙江典試事廷辨不白天下謂之閣訟竟削籍延儒體仁相繼入閣復相軋延儒罷去于是大夫士之尚風節談經濟者以及諸生老將盡在公門

天尺樓鈔

矣體仁慮公之復出也與常熟奸民張漢儒比漢儒以它事訐公及瞿文忠公于朝連繫刑部獄已厥衛以蜚語聞盡得漢儒輩奸狀體仁罷去公得解既而鳴鏑銅馬騷動外江南士民為秦土計者欲叩閣援豫楚例諸公備禦東南上亦于甲申三月十一日賜環召公而遇十九日之變山東河南各藩先後南下獨潞王已渡江公議推戴討賊而提督鳳陽僉都御史馬士英先會各路總兵官移書南京部院迎福王于江浦福王即位召公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充經筵講官公疏言四事曰嚴內治定廟筭振紀綱恤人材而恤人材有三曰資

幹濟雪冤滯拯流移前此異同藩棘一旦破除非得已也。以恩例加太子太保宏光元年二月請修國史疏曰：臣壯歲登朝留心史事二十餘年揚扝討論差有端緒。昔宋臣司馬光編脩歷代通鑑乞就冗官以書局自隨。臣願以先例即家開局。上命在任料理尋改掌部事。四月癸酉揚州告急上召對百僚公請收用都督陳洪範。上曰：國家未嘗不收人收來皆不得其用。君臣默然而罷。時洪範使北歸已受北劄招諭江南公不知也。上疏請自督師救揚州不許。五月初十平卯夜上出狩洪範輩給公以南宋金人之約公信之人多就公謀進止公

天尺樓鈔

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以求活耳。擬致書北軍前移草于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之龍屏不用竟以降表去公泣語其館賓沈明倫曰：子憶朱勝非事乎？未知得為朱勝非否。洪武門開慟哭而出北師入京乃謬為招諭陰圖伺隙不得而行。文種范蠡之事計復不佳。北軍挾之去。以前資沈浮沈數月自免歸送公歸者起兵山東被獲因得公手書并逮公銀鐺三市至北乃解歸。以謔語作楸枰三局寄廣西留守太保瞿公洗眼藥方寄舊輔新建姜公帛書臘丸梯山航海戊子五月為人牽引有江甯之逮頌繫踰年復解會安西將軍李定

國以永曆六年七月克復桂林承制以蠲書命公及前
兵部主事嚴斌聯絡東南公乃日夜結客運籌部勒而
定國師還于是一意學佛殫心教典凡十年而卒公文
章貫串經史蒐羅百家地負海涵不可窮詰而周規折
矩不失程量遠軌昌黎眉山近準潛溪震川指陳邊疆
則畫沙聚米鉤考因革則尺度權衡甄別鄙部則絲分
縷績排纂箋注如休日月而鑿鴻濛尤長于金石文字
鋪張揚厲振動激昂區明忠烈而電掣霜飛洒恥發潛
而天愁鬼泣乙酉以後搖筆伸紙輒旁皇于非杜甫
北征之詩即班彪王命之論不特咏宮槐歌彼稷已也

天尺樓鈔

丙戌己丑之間蒐討國史部居州次起例發凡以報乙
酉二月之命而祝融基之與所論次昭代文集百餘卷
蕩為煨燼獨初學集一百卷有學集五十卷及列朝詩
集楞嚴蒙鈔諸書行世公與人交有終始會試出高陽
孫文忠公之門文忠殉難訃至為位于寢門之內朝夕
上奠制喪服哭之與新安布衣程孟陽為詩友築耦耕
堂與居孟陽死論詩必稱孟陽于前後死國之臣必經
紀其家大聲疾呼罔所顧忌激引援進提耳加膝然勤
于好士暗于知人人或畔之不以為戒崇正庚辰辛巳
聞延儒再召疑忌未消公乃寄情聲伎稍以自汙近陳

平之婦人開馬融之絳帳趙德甫校讐金石不離易安之堂蘇子瞻不合時宜獨出朝雲之口語在河東君傳嗚呼公不死為東林之門戶蓋公死而東林之門戶絕東林以國本為終始而公與東林為終始者也初諸君子之爭國本也顯皇帝原無易儲之心而內閣之迎合有迹孝皇帝寔無紛兄之計而羣小之集菴是謀三十年中諸君子拜杖謫戍革職禁錮之死不悔非與顯皇帝及孝皇帝爭而與羣小爭也貞皇帝賓天羣小遂呈身闈寺諸君子考死禁錮矣烈皇帝登極焚要典定逆案諸君子心事炳于日星及體仁以浙闈關節訐公上

天尺樓鈔

始疑秉節不回之人亦有背公營私之事諸君子乃重足而立或坐不溫席以至甲申三月上雖悔之已無及矣上既殉宗社公與姜新建謀立潞王者以各藩未定所在而潞王先渡江急欲承統系鎮人心號召海內共圖討賊因馬士英李沾欲張皇定策之功遂以奉潞王之議為回護當年為爭本國本三案之人舊輔之孫訟言往時密揭之事以自托于上而上亦不納也士英引阮大鍼為出柙之虎盡起羣奸至欲悉神廟兩朝之法家佛士拜杖謫戍革職降調考死禁錮者舉為孝皇帝及孝甯太皇太后之亂臣賊子甲申十二月乙卯原任

通州副總兵王伯時疏言神宗皇帝時諸臣借言國本必欲傾陷恭皇帝及孝甯太后于不測祖后受朋奸陷害身處危疑攢鏃之地者三十年今皇上承統報復當不在闖賊後幸上明聖置不問恭皇帝者孝皇帝初謚也宏光元年三月十九日上命百僚望祭烈皇帝后于太平門外阮大鍼後至大言曰悞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小人將合算五朝牽連大獄以公為射的左良玉之反也小人磨厲以須矣故曰東林以國本為終始而公與東林為終始者也使公手上出狩時以一死從烈皇帝在天之靈先後與倪

天尺樓鈔

文正李忠文諸公陟降左右不為東林增重乎然公寔欲為所為耳欲為朱勝非而不能欲為申包胥而不得一悞再悞以至三木囊頭頻年貫索其于當日之拜杖謫戍考死禁錮者殊途共歸而不知者以為歧路亡羊也豈不悲哉公死而後誰復有楚韓家世思報仇而破產邯鄲大姓為倡義而捐軀者乎故曰公不死為東林之門戶蓋公死而東林之門戶絕也公出錢武肅王之後天下知與不知皆稱虞山先生晚自號東澗遺老

河東君傳

河東君者柳氏也名隱更名是字如是為人短小結束
俏利性機警饒胆畧適雲間孝廉為妻孝廉能文章工
書法教之作詩寫字風氣奕奕顧佃僮好奇尤放誕孝
廉謝之去游吳越間格調高絕詞翰傾一時嘉興朱治
佃為虞山錢宗伯稱其才宗伯心艷之未見也崇正庚
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瀟
灑有林下風宗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
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專國士名
姝之目留連半野堂文讌浹月越舞吳歌族舉遞奏香

天尺樓鈔

奩玉臺更唱迭酬既度歲與為西湖之游刻東山酬和
集集中稱河東君云君至湖上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
客促之乃出定情之夕在平巳六月初七君年二十四
矣宗伯賦前夕詩屬諸詞人和之為築絳雲樓于半
野堂之後房櫳窈窕綺疏青瑣旁龕古金石文字宋刻
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鼎彝環壁之屬晉宋唐元以來
法書名畫官哥定汝宣成之磁端溪靈璧大理之石宣
德之銅果園殿之髹器充牣其中君于是乎儉梳靜莊
湘簾斐几煮沉水鬥旗槍寫青山臨墨妙攷異訂訛間
以調謔略如李易安在趙德甫家故事然頗能制御宗

天尺樓鈔

伯宗伯甚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君勸宗伯死宗伯謝
不能君奮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奮身池上也
長洲明經沈明倫館宗伯寓中見之而勸宗伯死則宗
伯已語兵科都給事中寶豐王之晉給事語予者也是
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尋謝病歸丁亥三月宗伯
有急徵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鋌中收圍饋索維謹事解
宗伯次蘇子瞻御史臺寄子由韻賦詩美之至云徒行
赴難有賢妻時封夫人陳氏尚無恙也宗伯選列朝詩
君為勘定閨秀一集庚寅冬絳雲樓不戒于火延及半
野堂向之圖書玩好略盡矣宗伯失職眷懷故舊山川

間阻君則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
以報之有雞鳴之風焉久之不自得下髮入道宗伯賦
詩云一剪金刀綉佛前裏將紅泪洒諸天三條裁製蓮
花服數畝誅鋤穰田朝日裝鉛眉正媿高樓點黛額
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鸚鵡疎窗晝
語長又教雙燕話雕梁雨交澧浦何曾濕風認巫山別
有香初著染衣身體澀乍拋綢髮頂門涼紫烟飛絮三
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時癸卯秋也明年五月宗伯薨
族孫錢曾等求金于君要挾蜂起六月二十八日自經
死宗伯子曰孫愛及婚趙某為君訟冤吳中大夫士謀

天尺樓鈔

為君治喪葬宗伯門人顧苓曰嗚呼今而後宗伯語王
給事之言為信而有徵也宗伯諱謙益字受之學者稱
牧齋先生晚年自號東澗遺老甲申閏六月七日書于
貞娘墓下

張節婦閔孺人傳

節婦閔氏浙江烏程縣邨舍之甲族幼讀書知大義年十六嬪于張淵子莊敬潔齊生子邕二十而寡守節六十年而卒淵子者孝廉异度先生之家子也先生鏃礪名行脩身齊家不出戶庭而蘊義風生鼓動流俗邕少長學于其祖出友四方知名之士事鄉邨賢士大夫入則以母為師先風節而後文菽子既昏教其婦如其子朔望率以朝其舅姑所立塶有恒處先生既沒風流凋謝母獨持彝範束其子孫崇正甲申以來陵谷遷改避賦避兵其婦與孫其女時時以死自持母教也于是子棄

諸生絕進取其母教也凡母之自處處人必論節聞有失身之婦貳事之子每握拳嚼齒恨不磔以餒狗鼠則其所以教也子既棄科舉家益落輒稱白華之詩以慰其子晚年尤好讀書篝燈諷詠丙夜不輟子老矣為執卷侍立不少休長孫天絕憐其孫婦與其孤不欲一刻離左右先是崇正間巡按御史按驗孝子節婦郡邑條上名跡將請于朝遇國變既而舉成案得旌表非子孫所陳乞也

論曰世之傳節婦者多飾詞以其子貴也截髮割面之云未必皆寔子妹歸于母見其不掛鉛華不赴燕

天尺樓鈔

飲不觀里社者四十年如一日前此可知也使其子不貴于二十年之前而貴于二十年之內母其忍見之哉孝子之事其親又何必以其貴也

吳縣學生吳君墓誌銘

吳君諱梅字庾生從錢塘來蘇治舉子業有聲于時與
延陵合譜占籍吳縣為諸生昏于馬氏馬氏卒先府君
館之為甥時崇正庚辰也壬午食餼學宮生一子而妹
氏卒越三年乙酉南都不守君棄諸生染衣僧帽長齋
奉佛與人言無貴賤男女少壯老必歸于佛語刺刺不
休亦事靈巖儲和尚和尚不許也辛丑春法網稍密更
著道士服奉佛如故嘗語人曰我死當坐脫斂以龕葬
以火歸骨于靈巖普同塢子笑曰即如君言坐脫者我
必拽倒而衣以初服置諸棺窆之同穴壬寅秋得疾八

月將以其子適張氏為館甥甫出門而暝年五十八友
婚吳适與張邕經紀其喪如予言以十月 日殯于支
矸山麓之新阡啟吾妹氏之兆而合窆焉銘曰
生于吾乎館死于吾乎殯鬱鬱松楸依我先君卅步
以近

天尺樓鈔

故蘇州府理刑掾史薛君墓誌銘

薛君諱某字某長洲相城里人業儒不就工書法遂以
刀筆給事蘇州府理刑推官為掾史掾史多弄文法君
獨迂謹守程式乙酉六月江左大亂將定諸掾史各就
職掌如故君獨棄歸農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近世掾史
不由推擇得以資世其家相授受則有直給事理刑者
直千金或勸君一出為子孫計曰蕭曹皆秦刀筆吏為
漢佐命君曰不聞周刀筆吏為秦佐命也卒不應至老
益貧以辛亥十一月庚戌卒于家年七十有八子芬能
文章多材執守節不苟粥宅以治喪墓卜地于吳門橋

下明年二月庚子遷其殯于新阡君妻俞氏祔焉得時
日乃窆具狀請銘銘曰
辟諸水能為澤不為川高岸深谷陵永不遷

天尺樓鈔

汪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汪氏其先徽州望族曾祖某祖某占籍
崑山君生六歲而孤母王氏拊孤守節倍嘗勤苦長而
治產積居趨時取予克自起家遂好行其德歲歉煮粥
糜冬夏設湯茗以食飢渴寒施木棉凡道路之不修橋
梁之不舉遺骸之不掩者曲為經營不自吝惜享年六
十有四以壬子二月某日卒于家子灝及涵嘗受業于
族叔巽持君因子叔以請曰將以某年月日葬其父于
某阡乞銘于予予念世德下衰富貴之家于貧賤之人
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雖號呼振動不經其懷道殫流

亡不慘于目以至弱者填于溝壑强者取人于萑苻之澤誰之咎歟君以一布衣居心長厚內仁親族外卹孤貧苟當世得君數十百人庶有濟乎惜乎其壽不配德也娶徐氏子三人長見龍早卒女二適金日曦沈金韜銘曰

惠以迪吉寬以集福君有遺言示其似續撫膺高原利爾後祿

天尺樓鈔

武英殿中書舍人致仕文公行狀

宏光元年五月南都既陷六月畧地至蘇州武英殿中書舍人致仕文公辟地陽澄湖濱嘔血數日卒幼子果既長謀葬公于東郊之新阡屬公之彌甥顧苓具狀以請銘于當世大人先生公諱震亨字啟羨七世祖定聰于武昌侍高皇帝為散騎舍人贅浙江生惠惠自浙江來占籍長洲生成化乙酉舉人涑水教諭洪洪生成化壬辰進士溫州知府林林生翰林院待詔徵明世所稱衡山先生者也徵明生國子監博士彭彭生衛輝府同知元發元發生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肅公震孟及

公公生于萬曆乙酉少而穎異生長名門翰墨風流奔走天下辛酉以諸生卒業南雍流寓白下明年文肅公廷對第一遂慨然稱王無功語云人間名教有兄尸之矣天啟甲子試秋闈不利即棄科舉清言作達選聲伎調絲竹日游佳山水間尋值逆閹擅政捕天下賢士大夫殺之獄文肅公旦夕慮不免公乃歸故園侍文肅公烈皇帝登極召文肅公還朝或勸公仕不應丙子文肅公薨踰年脂車而北就選人得隴州半刺先是以棊書名達禁中蒙上特改中書舍人協理校正書籍事務交游贈處傾動一時歷三年值漳浦黃道周以詞臣建言

天尺樓鈔

觸上怒窮治朋部詞連及公下刑部獄久之復職壬午奉命勞軍薊州給假歸里將以甲申還朝而有三月十九之變事出非常人情旁午郡中士大夫皆就公問掌故謀進止焉皇帝即位南京原官召公以覃恩贈公生母史氏為孺人時柄國者公詩酒舊游不堪負荷公亦不為之下漸不能容上疏引疾奉旨致仕散員致仕前此未有也公長身玉立善自標置所至必窗明几淨掃地焚香所居香草垞水木清華房櫳窈窕闌闌中稱名勝地曾于西郊構碧波園南都置水嬉堂皆位置精潔人在畫圖致仕歸于東郊水邊林下經營竹籬茅舍未

就而卒今即其地為新阡矣所著有香草詩選五卷秣陵詩岱宗瑣錄武夷剩金門集土室緣長物志開讀傳信諸刻行世未刻有陶詩注前車野語其它遺稿散佚甚多元配王氏故徵君王百穀先生女孫生子東郡諸生側室生子果能詩畫世其家學云

天尺樓鈔

明太保臨桂伯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留守廣西殉難贈粵國公謚文忠瞿公側室孫令人行狀

崇正甲申賊陷北京福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召前戶科給事中瞿公為應天府丞十二月命公以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改元宏光五月南京陷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建改元隆武明年召公吏部左侍郎八月至肇慶舟阻至是桂藩永明王奉王太妃駐肇慶八月二十八日福建陷九月公聞變以倫序奉永明王監國其月朔公幼子元鏡生側室孫令人出也兩宮賜令人湯

藥及洗兒錢十一月十八日監國即皇帝位于肇慶公
入閣參機務兼吏兵二部尚書尋奉上移蹕廣西永曆
元年丁亥三月二十二日奉上勅諭封公臨桂伯世廕
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再廕一子尚寶司丞九月
元鏡生及期甯聖慈肅皇太后昭聖皇太后賜元鏡金
冠玉帶公疏辭不允上命以元鏡補衛廕二年八月李
成棟以廣東反正迎上幸肇慶命公以前官督師留守
廣西三年己丑五月公元配邵夫人以疾薨殯于桂林
城外公送出城適客將趙印選胡一清麾下與宣國公
焦璉部兵爭市易訛言公弃城去境內大譁令人抱元

天尺樓鈔

鏡出堂皇召其衆諭之曰諸公謂相公委城去妾與兒
妾得在此衆乃定四年庚寅冬十一月五日桂林陷公
不去被執不屈并執令人元鏡仍令侍公凡四十餘日
公死之寔閏十一月十七日也置令人元鏡及家人軍
中至壬辰七月一日安西李將軍克復桂林各王閣門
焚死部將多自殺虜其子及叛將獻俘行在于是令人
攜元鏡入見將軍將軍禮之師還與家人栖徭洞之剪
刀源種人變嬭裹糧相餉遺民故吏雞酒問遺令人縑
絲絡麻飲食笑噐相贈畲如是二年甲午正月令人挈
元鏡歸常熟越九年壬寅元鏡為館甥于虎邱顧氏又

六年丁未五月令人以疾卒于會元坊里第之西偏年四十有一元鏡獲請于其兄以六月丁未葬公墓前十步內在拂水巖之下元鏡痛其母之流離顛沛跋涉萬里不能繫其苦節以乞銘于當世隱君子而屬予狀其大畧公諱及家世在國史故不書

天尺樓鈔

前文林郎兵科右給事吳君行狀

君諱适字幼洪長洲人年二十四中崇正十年丁丑科進士六月授浙江衢州府推官十七年三月行取在途北京陷賊皇帝殉社稷五月福王即皇帝位于南京七月入朝八月授戶科給事中上之初即位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兵部侍郎提督鳳陽都察院僉都御史馬士英南京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俱入閣辦事以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召劉宗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士英既擅政出可法督師江北召先帝欽定逆案為民阮大鍼為添設兵部侍郎督

江防水師慎言疏爭不聽引疾去曰廣宗周各予告人
莫敢言君到官才數日獨奮上疏言老成淪棄可惜報
聞士論壯之九月以君兼辦吏科事時啟事厯雜君鈔
叅凡數十條忻伯城伯趙之龍疏薦前吏科都給事中
陳爾翊爾翊名在逆案以頌美戾罪君既鈔駁之龍得
疏辨遂露章彈之又列上可法賢勞及前鋒總兵官興
平伯高杰斬捕賊程繼孔功狀人多側目眎君矣宏光
元年正月蔡奕琛入閣辦事君推官衢州時會勘奕琛獄
守法不阿奕琛得罪銜之以吏部侍郎召至不往謝或
至是或勸君去不應三月遷兵科右給事中會鎮武昌

天尺樓鈔

總兵官甯南侯左良玉舉兵反傳檄清君側士英大鉞
等遣總兵方國安禦之良玉破九江安慶國安顧掠南
陵攻銅陵焚西關靖南侯黃得功牒報兵科時君以次
遣冊封未領節四月二十日得牒遂中夜繕疏請勅懲
悍師一疏論戰守江北太僕寺卿萬元吉聞之曰君休
矣須十五日出都門耳不聽疏上奕琛票擬稱國安現
在勦逆吳适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後奏劾君二十五
日奉旨革職繫錦衣獄掌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補贖攻
君將殺君興大獄未治而遇五月十一之變上蒙塵南
京失守君歸里門稱南國廢人念太孺人春秋高早暮

起居省視惟謹心齋學佛室無姬侍手寫梵冊課誦有
恒事靈巖儲和尚已復旁核道流汎覽元籙示不復用
被荐不出癸卯二月太孺人壽登八十有二無疾而逝
君年五十矣哀毀骨立支床卒哭至七月初一日午時
卒于苦次君自撰年譜起萬厯甲寅訖宏光乙酉五月
餘年專為太孺人在非其志也君在諫職知無不言太
監李國輔請開采雲霧山許之君列陳利弊國輔心折
遽請停遣不得往勤卒罷之北商王故敷請于江南立
北師募容兵意叵測兵部侍郎山東張鳳翔方奉勅總
制直隸浙江軍務主其事君草疏約禮部尚書錢謙益

天尺樓鈔

戶部尚書張有譽等公言之鳳翔驚事以不行在衢州
七年洗手奉職庭無冤獄署所治為思生堂也已卯同
考浙江壬午同考江西兩同考浙江武舉人諱承科贈
文林郎戶科給事中為諸生時大有名跡祖諱之佳中
萬厯八年庚辰科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論國本革
職光宗皇帝登極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太僕公起
家進士至都給事中建言被廢君亦起家進士至右給
事中以建言下獄太僕公登第後二十六年棄賓客君
登第後亦僅二十七年時太僕公沒十餘年而得贈卹
君沒其誰卹之嗚呼母封太孺人徐氏初聘于衛未娶

卒娶申氏生一女卒贈孺人再娶顧氏封孺人生四子
三女長瞻娶左春坊左諭德殉難贈禮部左侍郎謚文
忠馬世奇女次說娶王氏其祖心一與公同時為刑部
尚書次諶聘于宋殉難山東巡按監察御史贈太僕寺
卿學朱女次誦禮科給事中建言廷杖山東姜埰遣戍
寓吳以女字之于君沒後女嫁申岳來申亂琦錢廷銳
李綿初君于苓為妹婿詳知君歷官行事從諸甥請掇
其大者為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天尺樓鈔

先處士府君行狀

曾祖諱某皇任大中大夫太僕寺卿祖諱某皇任登仕
郎鴻臚寺序班父諱某蘇州府學附學生府君諱某字
象垣先世居崑山縣新安鄉七浦塘後割其地屬太倉
州八世祖諱某學者稱原魯先生隱居積學義不仕元
事載州志高祖諱某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正德末遷
郡太僕公中嘉靖壬辰進士由餘姚縣知縣徵拜禮科
給事中疏上五事一廣曠蕩請召還馬錄楊慎呂經馮
思于戍所一抑邪佞指斥方士吳璋葉凝素觸上怒廷
杖六十編管塞外奉世宗遺詔召還起南京通政司參

議累遷至太僕寺卿乞休致仕生三子鴻臚公其仲也
亦生三子長文學公公不事家人生產門庭蕭寂游于
酒人棄故宅東白草堂寄居外家徐氏別院萬厯己亥
暴疾棄世于太倉墓田丙舍府君生十六年矣晝則俯
仰織屑以奉母夜則篝燈讀書辛苦備嘗以自樹立乙
巳吾母陸孺人來歸並治家家業日起碩人為文學文
近公女尚寶卿少子傳公孫通文史精女紅恒以刀尺
佐夜讀己酉二月生不肖其年九月祖母徐碩人棄養
明年合葬徐碩人于太倉七浦塘祖塋之次時外祖宅
後有小圃楊柳婆娑竹林森鬱乃割券而考室焉外祖

天尺樓鈔

故文待詔公孫婚相國文肅公姊夫風流文采名在公
卿間加以篤行好脩人倫師表一時游處皆大人先生
不肖因得從外祖膝下見諸長者異日諸長者或為國
柱石或為鄉楷模皆不肖兒時撰杖屨乞糗粟以從者
也壬午府君補博士弟子不久棄去專事生產及教不
肖讀書崇正辛未不肖選隸郡學明年為不肖娶婦于
陸陳谿陸氏辛巳十二月十四日先碩人棄世數日吾
弟荃繼逝明年府君卜地支硎山麓預為生壙窆先碩
人于右瘞弟荃于外府君服除不肖與新婦謀為府君
置小星以悼亡之痛戊子三月生弟莊時不肖以國難

杜門不交世事決三歲矣府君知不肖憚城居乃自徙
城東而聽不肖築山麓于是專心內典朝夕課誦與城
東父老仿遠公蓮社遺法朔望舉行不肖時日起居每
一望見顧自以心雜不敢闖入也良辰佳夕惟以課弟
讀書為樂不復如向時與先碩人燭下散籌算討矣己
亥三月之閏晦日得疾至四月十七日丁未亥時棄世
子女諸甥繞侍環匝遺言周悉視聽不衰享年七十有
六生于萬曆甲申八月五日碩人與府君同年生于四
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至性狷子饒心計多
籌畫周知公私利病而絕口不言知足知止謹取予教

天尺樓鈔

然諾急公好義憂人之憂宗部中有貧不能斂者無後
而不能葬者出錢收瘞不可以一二計吳江周忠毅公
為先太僕公外孫以忤閹魏忠賢被逮先一日文文肅
公來密語府君府君告忠毅因為出入經營幾被株連
不惜也先碩人知大義敏決凡事關名教裨益家門者
必從容贊助為府君益友閨中者將四十年府君為莊
娶諸生吳照隣女來歸待年而殤再娶少師文定公曾
孫女申氏女適翰林院待詔孝節先生之孫諸生張邕
次適兵科右給事中崇正丁丑進士吳适次適諸生吳
梅次適吳一蜚不肖至羸又年過五十食不飭衣不解

帶者十七晝夜及于大故始哭擗視殮伏地幾絕已而
弔客方集長號數百聲氣息遂不屬久之始甦故不能
致哀人見為難骨支床自審其哀容不稱不得比于人
數懼旦夕從府君地下既踰月遂奉府君之柩權厝于
支硎新阡之丙舍卜得明年正月癸酉啟先碩人之兆
而合窆焉謹撰次如右以乞銘于大人先生伏惟采擇
而賜之銘謹狀

天尺樓鈔

亡妻陸氏行畧

長洲顧苓妻陸氏諱宜字山淑陳墓鎮人家世耕讀不
仕父諱世鉅早卒母楊孺人孺人父諱士脩有文章德
行一見苓以外孫女字焉楊孺人尋卒崇正壬申四月
來歸年十八端嘿閒靜入門上下贊賀先孺人甚歡稱
之六親辛巳冬先孺人病晝夜不離側巾帶廁踰躬自
浣滌一湯一粥非與苓手調弗進也及先孺人背養之
明年苓第三妹卒于家遺七月之孤即躬自乳哺而後
擇乳母鞠之復為先府君謀置小星掌管鑰生弟妹苓
既免喪卒業南雍遇乙酉五月之變踉蹌東歸杜門三

載已而卜居虎邱之麓雖花時月夕香茗消搖而歲租不給齏鹽屢空十餘年來敝衣晚食意若有餘聞乘時驟貴赫奕鄉里者輒自謂過之每念生子不育欲脫簪買妾苓以世變未已增累自縈微言阻之歎息而已丙申冬至得寒疾欬逆吐亟屢痊屢發己亥三月疾作加劇知且不起為預治衾棺甫辦而先府君遘疾四月朔辛卯入城省視侍與執手言大人病不可測倘有緩急嬪人不死男子之手亦禮也含泪頷之越十日庚子黎明家人以病革告苓書片紙與長女云大人病不可離側以汝母身後付汝各為其父母而已少頃訃至垂絕

天尺樓鈔

之際女奴請俟主人仰視而歎曰大人病固當不來遂暝苓奔歸餘含面如生不擇時日即殮殮畢趨視府君府君驚視曰子來何速也已而太息曰嘗言若守官遇國有急必死官下不顧家此非其驗歎噫亦忍矣遂失聲大慟後七日府君棄世吾妻與人無競御僕婢未嘗有叱咤聲相莊者二十年不一見其疾言遽色山居十餘年春秋佳日士女傾城履舄交錯未嘗一側足其間女二長適故河南道監察御史許自表之孫爾祿次字死難留守太保吏兵二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之幼子元鏡生子澍四歲而殤前丹徒縣知

縣錢塘關錠曾以女字之弟二人越諸生起從季父世
鑰于乙酉閏六月首舉義兵破其家嗚呼吾妻之生亦
不辰矣父不見其長母不見其嫁夫不見其死也辛巳
冬其弟將葬其父母以葬期告值先孺人病篤執其手
而泣曰新婦行吾即死矣因持先孺人泣竟弗會葬終
身未嘗以為言甚矣骨月之緣之薄也茲為卜宅兆于
虎邱之陽去所居塔影園十步而近流水逕前雙橋交
瑣名山對峙寶塢俯臨以是年十二月丙午遷其柩而
窆焉謨次行畧以俟君子之銘悲夫

天尺樓鈔

前禮科給事中姜公私謚議

禮科給事中萊陽姜公諱埰于崇正十五年因上戒諭
言官公上疏言必大奸巨慝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
忤上意命錦衣衛逮付鎮撫司考治杖闕下繫刑部獄
明年謫戍宣州衛賊陷京師公至戍所宣州陷公出亡
不敢歸故鄉歷三十年而卒遺命葬戍所凡以建言得
罪不及賜環而卒卒後昭雪者復官子贈廕祭葬謚有
差凡予謚語訪公論既協禮部題允翰林院擬二謚送
內閣候上親裁至重也嗚呼今不可得矣于是草莽之
士知公者相與議曰公當聖明御宇奸臣在列軍國安

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危言極諫冒犯天顏暴骨碎身
冀回睿算竟值甯成之怒如東濕薪遂致蘇軾之魂數
飛湯火范滂揚清九死不悔朱雲斬佞百折不回可謂
疾雷震驚不喪七鬣矣既而烏焚其巢旅人號咷羝羊
觸藩君子艱吉避人將毋蒹葭白露之中閉戶著書沙
社月泉之下枕戈而寢赭衣在身泪盡銅駝心搖稷黍
究竟骨埋舊戍死不忘君王哀之坐不向西范粲之足
不履地忠孝一致先後同符謚法不隱無屈曰貞強而
能斷曰毅公有之矣宜私謚貞毅先生以俟他日太常
采擇謹識

天尺樓鈔

宏光監國即召公還原官以居憂未赴故卒以戍所
葬云

天尺樓鈔

書夫山和尚著故將軍張无妄傳後

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司馬遷曰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又曰遂餓死于首陽山古史曰夷齊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卒以餓死莫言死之歲月則夷齊餓而死非旦夕間事也唐梁昇卿古義士伯夷叔齊碑序曰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前此有窮作逆成湯慙德未嘗有死君之節云春秋以降殺身成仁者史不絕書孟子所云聞伯夷之風者非耶乙酉之變膠州相公餓六日死故總憲劉念臺先生餓十四日死茲所傳故將軍張无妄餓十五年而後死絕粒

不絕食有采薇之風焉死之前後不同同于義不食粟而已矣以餓死者難于刀環水火餓十四日難于六日餓十五年者難于十四日而要不可以論優劣也獨是張將軍死士大夫莫能言之而世外人為之立傳於戲

天尺樓鈔

書歸元恭為天台僧募修石梁疏後

亭為賈秋壑所建至今為秋壑奉香火

似道誤國千載罪人國破家亡宗祀滅絕石梁一室香火獨存今此亭既壞為平章者不可不修不為平章者亦不可不修勝平章與不如平章者皆不可不修也而元恭先生約亭成之日斬平章之頭而裂其軀又何以為後勸哉王道彰瘴桑門因果亦不可以同年語矣故為先生下一轉語以慰今之脩石梁者

題歸元恭先生僧服像

夜夢入古寺見頭陀趺坐蒲團上一人指示予曰此榮國公也余大呼賊賊忽雞唱乃醒早登梅花樓訪元恭先生出小影見示予驚視曰得毋是賊先生曰咄遂識其上

天尺樓鈔

題顧羸舟小影

此大司馬冲庵之世適也司馬公有雪霽詩自注是日
三關之首皆降今天下安得有司馬哉時朝廷錫公金
吾廕不受既而例受國子廕數十年後國破家亡世適
羸舟兄棄門廕更患難貧且老矣國子與金吾何有焉
世傳司馬撫遼陽時知交倚為外府應之不倦故能成
其功名不獨饒膽畧強脅力也今羸舟兄倦游無歸楚
君失職優孟不靈誰念司馬而慰羸舟者今天下又安
得有司馬哉羸舟此影將無有世亦棄君平之感乎

天尺樓鈔

跋石鼓文

石鼓詩刻其文章字畫為姬周時物萬無可疑曰大車
出洛曰駕言西歸則為東遷以前之物明甚而唐張懷
瓘韋應物韓愈指為宣王不知其何所據也大都古之
君子身事累葉天子未有不願其主之中興者也三君
子生開元之後望其天子之為宣王未嘗一日忘也所
以觸事感激稍為附會以重法物何所不可不然何貞
觀中歐蘇虞褚諸人並言古妙即不言宣王乎又蘇軾
云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
避無乃天工令鬼守不知其後為胡元置國子監也古

天尺樓鈔

之君子立言之妙當論其世有如此

天尺樓鈔

跋曹全碑

按後漢書熹平三年永昌太守曹鸞訟黨人棄市于是
詔邠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六年
之明年改元光和二年赦邠人禁錮今曹君碑稱遇禁
囚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自熹平五年扣
至光和六年止得七年則禁囚是邠人之禁而曹君是
曹鸞之兄也碑又稱遭同產弟憂棄官古人期喪亦自
解職云

跋華孝子傳

嗚呼孝子其隱于孝者乎父以長安陷沒孝子終身不
冠昏示不為世用也問之不答此語正不可告人耳不
然不告而娶非古人之大孝乎哉昔之君子遭時不造
貴有所托以自全有唯恐人知之者後世之人不身遇
亂離亦誰測識人情得至于此果如是當以淵明例稱
晉孝子而非薛生兩劉之所得比矣齊之表門于孝子
何有焉

天尺樓鈔

跋于賓之臨爭坐位帖

晉既東渡而後有二王書法微妙圓轉盡態極情遞相
祖述至顏魯公別出機杼獨見腕力嗚呼永嘉不競右
軍父子以曠世之才不能馳騁中原顧優游板蕩豪素
心深魯公當天寶亂離之後兄弟矢節氣動鬼神識貫
金石非右軍父子可並駕齊驅故東坡云魯公書即不
佳亦當寶之又云二王之法亡于魯公千載而下閱魯
公書者若見其握拳透爪之氣傳在行墨非復清言作
達之風流矣以此知非魯公不能變二王之法非東坡
不能知二王之法法所以亡于魯公也吾友賓之臨魯

天尺樓鈔

公書固當極肖唐孔明孝廉言之甚詳余特推言魯公之所以異于二王以明賓之之所以肖魯公者蓋有故也

天尺樓鈔

跋八分書千字文

近代八分之學極推文待詔公公固能集書家大成且為人端謹持大體而八分書乃學魏受禪碑上尊號奏筆法余幼習文氏家學既更世變並見盜賊接踵念九原可作則書上尊號受禪者當寸攬其指以餒狗甯肯規模其點畫乎遂棄所學學漢孔廟碑及唐紀太山銘伯夷叔齊碑偶為端叔寫千字文因記於後

跋水滸圖

羅貫中客霸府張士誠所作水滸傳題曰忠義水滸後
之讀其書者艷草竊為義盛稱盜賊為英杰仲尼之徒
不道桓文貫中何居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至正失馭甚于趙宋士誠跳梁
劇于宋江水滸之作以為士誠諷諫也士誠不察而三
百年之後高杰李定國之徒聞風興起始于盜賊歸于
忠義未必非貫中之教也山陰陳洪綬畫水滸圖實崇
正之末年有貫中之心焉其筆法仿唐人五星二十八
宿真形圖傳稱宋江等為星辰降靈故也嗚呼諸人往

天尺樓鈔

矣英雄耶群盜耶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天尺樓鈔

跋范夫人詩卷

萬厯間寒山陸夫人與范夫人徐媛唱和甚多范夫人
尤工書法承平熙皞鼓吹休明致足樂也自中土龍荒
名家裘結入旃幙吹胡笳者何可勝數山林閨閣豈得
優游筆墨如兩夫人往事哉披閱此卷為之三歎

天尺樓鈔

跋七姬權厝志

宋克書張羽撰文盧熊篆額

張羽宋克盧熊皆為潘仲昭客七姬時霸府且立敗三人顧優游園城之中而不去何耶非此志則後世安知三人之為仲昭客也七姬以三人傳而三人以七姬累文人筆墨亦不可不慎

圭硯銘

桐葉戲鐵券誓龍蛇起

斧硯銘

惟我與爾誅亂臣賊子者有如斧

圓走水硯銘

環海承流磐萬年

宋貝葉硯銘

累葉真舊我與汝注春秋

玉環硯銘

重明麗正君子以作玉環

天尺樓鈔

合硯銘

樵柯爛金石變中更新莽祿山亂破混沌戰元黃文明
其昌

方竹杖銘

疑龍疑虵內鼎外節直方君子以追日而逐月

又

邛邛骨立直方其德其於人也進則成鼎足之勢而退
不處三分之一功成不居洵君子歟

天尺樓鈔

婢妾辨

古今服制但有嫡庶而大明封典有婢妾不封之條管
東溟先生從先維俗議遂以妾與婢妾分兩條愚意封
典之所謂婢非今之所謂婢也凡律令言婢者指謀反
之家母妻妾姊妹女子之妻妾謀叛之家妻妾女緣坐
沒入給付功臣家為婢者也得罪宗社故不可以受封
國制不許庶民之家存養奴婢又不許人賣子孫親屬
為奴婢又不許以乞養過繼房為名買良家女轉賣為
婢則今之為人生子者皆律令之所謂妾也除緣坐給
付外安得有婢哉若曰官員之家比照奴婢庶民之家

比照僱工子不可以僱工生也既曰比照亦可以比照
妾矣惟倡優不得受封

天尺樓鈔

或問

或問于余曰馬文忠公子長殤為之置後禮歟曰男子
既昏不謂之殤今所聘婦鄭氏為之守勿殤可也然則
其嗣子為大宗歟曰否文忠公沒其次子以嫡長主喪
矣文忠公夫人沒次子又以嫡長主喪太夫人沒次子
又以嫡長承重矣今所嗣子既未為父三年之喪又未
為祖母曾祖母承重三年之喪何宗子之稱也宗法曰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文忠公忠烈起家得稱祖矣次子
以嫡長主喪得稱繼矣得稱宗矣此所置嗣子不過為
貞母養生送死計非為祖也謂之繼禰之小宗若但云

長房則故鬼小新鬼大臧文仲之言是矣孔子何以謂之逆

天尺樓鈔

與魏冰叔論山西巡撫蔡公傳

附余澹心書
蔡公傳後

十年來與仁兄相見論文略見一斑近得蔡公傳甚喜以兄風義之士摹寫握拳嚼齒之狀日月爭光百世為烈澄心莊誦始而駭繼而疑終不可解稍摘一二以質諸左右夫傳以傳信凡行狀件繫而文之有關於憲章者宜考也傳曰公推官杭州立法有程度上官令通省行之著為令大明律御製序曰定律以懲頑刊著為令後有弛張為之條例非天子不更著為令也曰公備兵嘉湖大盜屠丑出入湖泖撫按臺省連章告變夫非謀反大逆干係地池戕害令守以上不得謂之變史記舍

人弟上變告信謀反是也丑盜湖中臺省何以告變且連章也曰禽屠丑督撫上其功廷臣交章薦公崇正間浙江乃無督督既亡是公將廷臣臺省盡子虛乎曰調軍前敘功督鎮至游守小吏皆進爵廢子爵者公侯伯之專稱始封曰封加封曰進秦之拜爵漢之賜爵與今制不通今凡階勳官之入銜者非爵也且是役也止總兵官全國鳳加都督巡撫方一藻加兵部尚書各如故止國鳳得廢一子錦衣千戶何以曰皆進爵廢子也曰子禮部請建祠以應時盛祔崇正十七年七月予建祠崑山與隨州知州王公燾合祀賜名雙忠無時盛也今

天尺樓鈔

蕉園綸閣久付劫灰此傳出而甲乙之昭垂不必頌于聖人天子絲綸之渙汗不必由于青瑣黃扉章奏之陳情不必入于銀臺會極而節鉞地防可以意為分設勳誥券可以自我頒封俎豆春秋可以惟人進退懼夫鑿空軌夢流為丹青也語之有關於順逆者宜謹也曰李自成具鹵簿親臨督攻曰太原以南齊降表夫表文必皇帝陛下之字鹵簿乃天子大駕之名後漢輿服志可據也賊成未破京師猶潢池草竊將無追上尊號推戴沒身懼夫經曰無將法嚴不道也事之有關於存亡生死之際者不可不審也曰標將張雄通賊常白事刀靶前

向欲為變段可達知之每雄至即率家丁周侍謀不得行議調雄以防內應雄已跳城戒其黨舉火賊遂登是摹寫公之失機而周內之也序曰一當變事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指此也曰城破無一人叛者風刺深矣曰應時盛解袍帶繫東梁之左公就縊不即死時盛脫鐵甲加公肩是刻畫時盛之逼勒而非公本心也結縲下手也被甲加功矣東梁有前後無左右而曰左或之也曰出遺疏北向再拜北向之拜而曰再不可言也曰賊刃公首以號令曰賊既刃公棄公首于海子之水溝一首號令又一首棄水溝懼夫飛頭借面載鬼一車也

天尺樓鈔

是非之有關於千秋者不可不核也曰山東河南北直失陷名城數十公不解甲于松山四十七日八城無恙兵部奏守城第一奇功將大用公而閣部楊嗣昌貽書問公所欲不報于是覆奏公不勝任調內地戊寅己卯間直隸山東七十餘城皆被兵不及河南松山之守由撫按上功奉旨下部應兵部敘武臣吏部敘文臣覆奏初欲大用公者誰耶楊嗣昌之入閣也以兵部尚書改禮部署兵部事己卯五月傅宗龍代為兵部尚書松山之圍在是年二月至六月加總兵官金國鳳都督練兵甯遠廕錦衣千戶敘松山功而覆奏者宗龍也戊寅十

二月革吏部尚書商周祚職己卯二月以莊欽隣為吏部尚書中間署吏部事者左侍郎董羽宸八月加方一藻兵部尚書仍撫遼東敘功授奏者羽宸也何以咎嗣昌且關外調內地或者亦人之所欲也所爭于加銜幾何而曰邊吏聞之解體也曰禮部尚書顧錫疇請表忠烈賜謚予祭葬建祠下部議贈廕馬士英秉國修怨于顧公格不行至有謂死節不足惜當問失守罪以媚士英崇正十七年七月禮部請謚公忠襄予之吏科左給事中張希夏疏言公失事革任聽勘督戰遇害而謚襄名不副寔奪謚希夏多參駁每與士英在士英寔無怨

天尺樓鈔

于宗伯宗伯疏敘溫體仁謚蔡奕琛怨之明年正月奕琛入閣辦事二月御史張聲振疏參宗伯復體仁謚勒宗伯致仕媚德清也三月戶科給事中沈應旦疏議甲申封疆失事罪不論存沒應旦亦德清人德清有子貴陽無兒乃競言士英耶曰周遇吉不赴調曰帥臣遇吉死之踐公約也謝元有言大夫提兵入死地為君親故發不得復言為名周忠武公戰守二十日殺賊數萬身被數十創死劉夫人復率家丁巷戰合門死國而曰踐約且不赴公^調而為公死乎懼夫苟有鬼神必不福人苟無鬼神自心慚愧也至于公當國家敗亡之日殺身成

仁而曰國家敗亡由道學不明正人君子立風節輕死
生為世名臣一當變事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又曰
道學不明而人心邪而國家亡矣推厥所由儒者有以
致之則所號為正人君子名臣者皆有邪心而以亡國
之罪獨生于正人君子而公與焉此當日魏忠賢之義
子攻擊東林斥為邪黨之餘論也孟子以邪說有作子
弑其父臣弑其君此傳行懼夫忠臣烈士絕迹于世亂
臣賊子接踵于後也一篇之中秦王章崇抑盜賊抑忠義
變黑白得罪名教而以立忠臣傳乎傳亦似有體例矣
試以一節言之家傳例以全銜入題書法以稱官予死

天尺樓鈔

事今日右都御史忠襄蔡公稱右都御史不稱都察院
畧也不稱巡撫山西失職矣革任聽勘不稱原任奪謚
而稱忠襄幾制也自此而往句櫛字比未可盡數偶撮
大義以備芻蕘之擇惟兄諒之顧荅頓首

書蔡忠襄傳後一

甯都魏禧冰叔作蔡忠襄傳不稱其人予摘其疵謬備
書于後以俟宏覽君子論定焉傳曰正人君子往往迂
疏狹隘弛緩試于事百無一用即或立風節輕生死矯
然為世名臣一當事變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于
是天下才智之士率以道學為笑道學不明而人心邪
人心邪而風俗政事乖法度亂紀綱失而國家亡矣揆
厥所由則亦儒者迂疏狹隘弛緩有以致之也慘哉魏
子之言也既曰正人君子矣則稟天地浩然之氣抱經
邦濟世之才如古伊尹周公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姚

天尺樓鈔

宋宋之韓范皆是也其迂疏狹隘弛緩者則謂之腐儒
謂之庸人不得謂之正人君子也既曰立風節輕生死
皎然為世名人矣又曰一當事變則束手垂頭不能稍
有所濟夫立風節者如李膺范滂之儔是也輕生死者
如顏常山張睢陽諸公是也不當事變何以見其立風
節輕生死乎既立風節則必有面折廷諍牽裾請劍之
風既輕生死則必有握拳透爪嚼齧穿齧之狀而又曰
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乎孔子儒者之宗也却萊兵
墮三都誅少正卯亦得謂之迂疏狹隘弛緩乎而顧以
亡國之罪歸于儒者歸于正人君子則蔡公之死忠死

天尺樓鈔

孝亦將為亡國之一人乎其謬者一也傳曰禧嘗以為
忠孝之人有不道學者夫忠孝者道學之大綱也君臣
父子之倫不明則乾坤或幾乎熄矣信如魏子之言則
孔子曾子之孝經不得為道學之書矣手虞舜之大孝
又不得為惟精惟一之聖人乎曾閔之純孝不得為聖
門傳道之大賢乎東海之孝婦沉江之曹娥不得感天
地動鬼神乎龍逢比干諫而死者不得稱之為仁乎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者不得謂之清聖乎岳忠武楊忠愍
輩俱不足入道學之門乎不知魏子所謂道者何道學
者何學也其謬者二也朝廷曰號令天子曰鹵簿敵國

曰來使李自成逆賊也傳曰申號令凡州縣迎降者秋毫無犯攻城者屠之是以朝廷予賊也是以箠食壺漿之義予賊也傳又曰自成具鹵簿親臨城下督攻非天子法駕不稱鹵簿自成草寇亂賊具樓櫓攻具或有之安所得鹵簿者而具之其曰具鹵簿親臨督攻者是以天子予賊也傳曰自成先遣使持牌至公斬來使不曰偽牌賊使而曰持牌曰來使是以敵國之體予賊也司馬溫公帝魏朱子尚以綱目正之而魏子儼然以朝廷之號令天子之鹵簿敵國之體統予賊是獎賊也其謬者三也顧秉謙為魏璫義兒竊權悞國傳不斥書其名

天尺樓鈔

而曰崑山相公當國是崇奸也其疵一也行文或稱前輩之名或稱前輩之字皆有定例傳曰請鄒公瀘水萬公恒麓舒公曰敬至鄒公萬公稱字舒公獨稱名其疵二也山魃木魅附土木之像為妖師巫邪術借以罔利瞽民如小說家所載怪誕不足信傳曰井陘士民立廟祀之或時禱祭不絕禱輒應人以為神是時公尚存而曰禱輒應是以公之祠字為山魃木魅所憑依其疵三也總兵周公遇吉先守代州蔡公死節後方以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則攻甯武關血戰五日擊殺數萬力竭兵敗亦合門死節甯武被屠官止于是未嘗官大將軍

也明初徐達馮國勝藍玉稱大將軍永樂時邱福薛武稱大將軍即常遇春止稱副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其後三邊總兵官挂印賜劍者止稱征蠻征南鎮朔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也舍生取義者志士仁人也蘇子瞻蹈背出血噬雪餐糞文丞相仁至義盡赴難柴市不過為君子志士仁人而已傳曰臨大節不可奪舍生取義固公之常節不足為公矜不知為公矜者更有何事也其疵五也總之為魏子為文非期于必傳朝成稿而暮印行是故其文多疏漏予不具論論其大者則

天尺樓鈔

蔡公一傳關係古今忠孝節義國家興廢存亡豈細故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讀公傳者

書蔡忠襄傳後二

再據本傳正其字句與魏子相簡非與魏子立異也按
史傳書名家傳及墓誌當書諱不當書名天啟丁卯誅
魏忠賢尚未改元當書天啟七年誅忠賢不當書崇正
改元劉香老海寇也當書賊船不當書游船高起潛閩
官也當書握兵柄不當書領顯職魏忠賢建祠禮部尚
書率諸曹謁賀當書名不當僅書官封光澤玉當書竣
事不當書禮畢藩臬兩司有印兵道有條記無印當書
署三道事不當書攝三道印革職曰落職鑄級曰降級
當書帶降七級不當書落職七級會推巡撫是部院九

卿科道事非政府事當書賂當事不當書賂政府闖賊
將窺秦晉未至晉也當書防不當書禦遣壯士發地雷
當書密不當書竊公標小將惠光祚當書裨將不當書
小將其斬于晉府之端禮門者四十六人當書同日受
害不當書斬周遇吉夫人劉氏死節受封當書姓不當
書某氏至于兵部尚書即楊嗣昌也既云兵部奏守城
第一奇功又云閣部楊公嗣昌貽書問所欲公不報于
是覆奏謂公不勝任既云左將軍大壽久鎮邊士卒頗
驕橫又云戒士卒愈嚴既云賊布謀訛言已渡河道將
以下皆棄城遁走又云三日賊不至此皆自相矛盾急

天尺樓鈔

于成篇之過也嗚呼臨文之際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塔影園集



吳郡顧苓云美甫著

無題送吳佩遠

天上星辰若可捫身無采翼撞天門
金盤露墜珠長冷
雪窖烟生玉不温
水面流螢空照影
花須粉蝶寔離魂
當年七夕河邊語
鸚鵡窗前莫論心

香噴金猊燭影紅
黃昏有約畫樓東
熟看爾雅江南解
細認琉璃窗北風
廿五年來猶可待
萬里山去杳難通
當時八馬真神駿
往返瑤池類轉蓬

送客分得巒字

阻雨虎邱

宵來風雨急到處失林巒雲壓祁連黑潮通羅刹寒霸
圖徵古墓厲鬼吊荒壇泉日芙蓉上高樓倚檻看

四月十六日立夏

立夏名真好人天事已齊朱明乘旺氣旭日滿金隄琴
裏薰風操詩篇小雅題盡從今夜起舞徧五更雞

題畫

蒙茸亂草綠漫漫野竹蕭疎覆石壇小鳥早知將夏至
也擒胡蝶作朝餐

黃鸚鵡

閩門外人家畜一綠鸚鵡今秋
毛毳變成黃身朱項異而賦之

風氣從來禽鳥先退飛六鷁雒陽鵠將無卦遇離元吉

天尺樓鈔

豈是詩刪抑二篇看去文章真豹變飛來顏色喜鶯遷
因思吉了當年語一點丹戴日圓

赤烏白雉盡堪誇何必隴山始是家因惡奪朱原色目
特教脫綠見金華陳頭雲護將軍甲籬下秋榮處士花
祥異不關人世事爰居還北海風斜

無題

一葉梧桐已報秋銀河猶自隔牽牛星隨落葉銜山盡
風敗殘荷逐水流豈為細腰縫帶緩不堪蓬鬢約梳頭
秦淮女伴翻新曲從此良人罷遠游

分明光景是蓬山風引雲霞去水灣乳燕出巢新破卵

蜻蜒銜尾共循環
迂鑿空星槎落
曲折軍書漢節還
縱是陌頭楊柳色
且教夫聳過冥顏
聳即婿
喜見燈花照玉鈎
輸碁覆局得全收
遙聞遠戍多逢雨
盡道良人不浪游
官地蝦蟇偏食月
滿天蝴蝶夢為周
巫山十二雲千頃
那得崇朝徧九州

壽仲妹

一本枝分獨向榮
人間名教久慚兄
門風自是閨之秀
宅相從來甥所成
不料傳經違有道
遂令恤緯近無情
五花封誥居然在
又喜三春正值晴

鄭桐菴先生喬梓雙壽

天尺樓鈔

南極星躔出少微
天河絡角近支機
青松色秀枝都好
白鶴聲高和不違
入世功名分絳帳
傳經心事舞斑衣
鄭公鄉裏他年過
應有行人比釣磯

無題

共是春光各一天
江鴻海燕兩悠然
桃花雨瓣侵歌扇
楊柳風絲繞玉鞭
頭暑解飛應已去
足因重立不能前
登高極望千山迥
帶水盈盈隔暮烟
楚歌齊唱大刀頭
爭奈雙蛾只鎖愁
人嘯但堪樓上月
狐鳴何處可藏籌
夜深頻自敲碁子
酒罷因誰阻石尤
翹首六朝金碧地
豈堪江海水空流

閒吹簫管鳳聲酣出地雷占得盍簪雨為洗兵連癸甲
雲來護陳滿東南葆祠黃石籌前箸驅榮於菟齧左驂
謾說本非天上路時無青鳥倩誰探
荔枝新約割鴻溝梅子酸心驛使愁何日床前雙洗足
至今齋後獨梳頭移樽勸柱須為棟拭眼看鷹本是鳩
誰把乾坤當賭賽將無枉矢又西流

送春

東風昨夜五更鐘兩挾樓船鬥酒濃土偶隨流還失鬼
江雲特起別從龍無言衣服同時換有約裝梳一樣鬆
鼓吹神祠祈且告山頭草木已重重

天尺樓鈔

次韻題黃文簡公畫像

公諱鳳翔泉州人隆慶中榜眼及第歷官禮部尚書

人生七尺都如寄千秋青史傳瑰異三年遞得及第人
白髮尚書半兒戲當年生公非偶然天上仙官遭妬忌
謫在人間作翰林玉堂金馬空聯轡鼎鼐崇高居有官
樓臺矗起初無地不結當朝宰相歡愛日家門同棄置
優游物望屬魚山那得栖避老衡泌况逢宇內正昇平
匡廬鼎敗除書至烏紗帽下著緋袍此日公年五十四
荏苒于今將百年誰是魯愚誰是智在昔神宗御極初
天下屈伸如指臂宗伯掌禮治神人無闕金甌誰敢覬
君子進易退則難每事令人長可思高岸為谷谷復陵

猶記當年舊名字忽得披圖覩額輔如接衣冠儼瞻視
河嶽居然尺幅間魏徵斌媚多丰致摳衣再拜炷辦香
宛轉低徊不忍置面目生依日月光須眉猶帶風雲氣
媿余小子遭不辰初服翩躚幼荷芰頌公公亦知予乎
窮通論世原無二

無題

女伴攤錢字五銖只因面背定烏盧三山蜃湧朱樓出
六詔風吹白草枯須是觸邪名獬廌不妨文采號槃瓠
自從別後音塵斷萬里關河昔夢孤
地少雲多獨有天星辰厯落照樓船淮南輕舉遺雞犬

天尺樓鈔

徐福長留戀水烟攀得龍髯當寶牽來馬齒問加年
桑弧蓬矢從前事莫誤空閨夢裏緣

有夢難尋無定河紅顏甯任屢蹉跎燕來燕去差池甚
狐搨狐埋反覆多精衛有心微鷄鶚刑天直欲戰脩羅
靈均何事偏愁苦山鬼東君竝九歌

為誰馳騫向無歸叱石成羊料已非篇什久荒仍自瘦
話言空食不增肥商人奇貨居歲斗伎女教歌送白衣
慚媿啼鳥隨處宿寒枝未落又斜飛

風帆雨後帶流霞咫尺何妨一望賒泪滿湖南帝子竹
歌翻垓下美人花眉間點筆難成字夢裏懷刀且插鞞

却笑雲臺王季在只宜圖畫不宜家

泉上留題

虎邱西北偏鑿地得泉正當續圖經所注虎跑
泉處即王隨雲岩寺記中響師虎泉也

圖經舊注虎跑泉插錫蕭梁天監年幾度桑田成海後
虎邱重現響師禪

小山名山在舊江東山下泉新出地中若向山頭問陵谷
珠還玉產與民同

虎邱石井劍池邊陸羽茶經取次編水淺蓬萊約伊雒
先期攝去第三泉

天尺樓鈔

一滴乘除間舊新橫派倒注總非倫直須時節因緣并
才有排山捲土人
酤酒燒猪為水來人懷真舊樂相推前山別有憨憨井
不是重開莫浪猜

次韻和織簾齋

經營一室好牆外玉門關以我思填海看人力拔山遂
成千古事落得寸心閒世上箕裘少先生獨鑄顏

三醉芙蓉

月令花材傲晚風又添素質試芳叢露晞粉褪朱顏嫩
酒暈霞蒸玉貌紅末路猩袍淋戰血當初鶴氅歎蒙戎

游人好趁斜陽看運數黃昏變不通
早晚多端托綠陰人間一日去來今初裝已自分濃淡
點絳中能隔淺深草草更衣容易過忽忽革面也難禁
可憐顏色隨時換至今何曾改一心
過眼浮雲屢見鮮一枝獨染碧江烟參差半日都非是
反覆經時不偶然向晚紅粧爭看我平明素面自朝天
莊生議論皆齊物白鶴千年黃又玄
自從朝至日中昃莫認當時熟處尋問影也疑無特操
斷金原自有同心文人翻案重重出兒女逢迎轉轉深
牆角葵花知向背丹黃一點不相侵

天尺樓鈔

重九集真娘墓上

勝地良朋客夢難傾城名士共追歡高山點黛知將雨
隔水澄波未覺寒食蠺何須爾雅熟飲醇還向漢書看
真娘當日悲秋處月到中庭夜已闌

七夕客從虞山來夜話

拂水巖前水逆流相從默默望神州充塗帶甲橫千里
午夜含辛值九秋對塵祇談無益事置身長在最高樓
虎邱罷說生公法頑石於今不點頭
風認蓬萊引去舟求仙何處問丹邱霜林杜牧車前晚
月地真娘墓上秋野馬相吹原有息飛鴻那記偶然留

莫教鑿空尋邛竹無用分符萬里侯
兩戒河山事渺然日星分道各經天
風波勢湧魚龍合草木聲憑神鬼牽
魏豹豈容長反國劉安至今不成仙
祇因織女填銀漢烏鵲營巢莫失躔

洗山雨 中秋後二日

月為從星雨不留廓清已見舊風流
扶邛獨上山頭望滿地羶腥一旦收

和黃處安贈柳大家 有序柳名入月

迎風玉樹托屬長條照夜琪花昭回雲
漢春山自寫妍爭雲母之箋飛絮徒空
艷奪雪兒之口牙籤緗帙誰賭

天尺樓鈔

烹茶竹杖籃輿人傳麗句駕湖宛轉來
從西子谿邊虎鼻透迤暫憩真娘墓下
鍼神秀絕綠沈之管交輝筆海瀾翻珊
瑚之格甚麗華天月地甯如臉際芙蓉
國士名姝共是陌頭楊柳所以遺山賦
小娘之什而蜀女吟溝水之篇也遙企
蛾眉不禁貂尾

機雲響絕幾多年只道鍾才不偶然
雖浦佳人非仿佛蜀江詞客是嬋娟
書憑織手殊常好句出香奩分外妍
顧影自憐如薄命鹿車共挽看林泉
真娘墓上夕陽遲降有仙人驂玉螭
綠樹鶯啼春窈窕碧山星暗水連漪
尋行却是看梳髮落筆應如自畫眉

莫遣風流吾瞎子倒將私記跋新詩

紅葉

霜花慘淡月朦朧早起憑闌迴不同赤幟滿山皆漢壘
綠林到處換軍容緋袍行列朝雙闕血戰淋漓望八公
奪得燕支顏色在明年歌舞醉薰風

對雪

天騰地降兩無情縞素三軍撲玉京席帽就商江表路
元戎潛破蔡州城山河一統俱包并草木齊頭盡變更
誰是本來真面目但遇高卧老袁生

題畫為何蓉庵先生八十雙壽

天尺樓鈔

朱湖洞天紫雲起鳳凰臺下水潺湲的的芙蓉映初日
蓉菴先生開壽筵桃花避世隔流水穀城黃石圮橋邊
先生本是相門子未須辟穀求神仙在昔崇正歲己巳
關門烽火通甘泉天寒夢卜求良弼桐城相國公方登延
須臾戰勝建元良官加宮保進文淵轉眼于今五十載
從頭萬事都茫然星宿移天地起陸相公有子稱象賢
采芝深谷長羽翼非熊釣罷檀車牽臨桂三郎亦相門
筆法粗傳沈石田畫出仙禽頡頏立仙花正照雙蹁躚
秋鷹振翮乘風起並得騫騰飛上天

丁巳歲朝大雪

高卧山中絕世情
松筠強項柳腰平
爻占有象龍無首
書法非王月不正
嶺外梅花偏向暖
江邊春水又方生
莫嫌元冥猶餘氣
明日東君捧日行

次日立春

送黃處安

長亭楊柳未生烟
猶是風霜冰雪天
相土有詩收海外
鬼方占易得三年
歲時氣數王家膺
商賈都行天復錢
此去富春江上過
可先物色釣臺邊

又題畫送處安

舊枝葉落又當春
奪得燕支景色新
誰道在陰鳴且和
雲中聲已逐苻秦

天尺樓鈔

送春集虎邱

是日大雨

殘花蔓草盡成功
進退乘除頃刻中
今雨本來還舊雨
東風從此換南風
佳人漸老青閨靜
戰馬初閒紫塞空
莫向名山徵往事
闔閭墓下水淙淙
薄靄登山細濕衣
燭光搖亂影稀微
墮樓石氏花都盡
投閣揚雄事已非
揭地掀天來有象
沾泥帶水去無歸
堂堂獨讓南風競
也是東君早見幾

虎邱塔影園記

虎邱塔影園者故上林錄事文基聖先生之別墅也先生為待詔公孫國博公子詞翰奕世宏長風流自停雲玉磬境與人杳雖茅舍竹籬而播諸詠歌傳為盛事初于虎邱南岸誅茅結廬名海涌山莊鑿池及泉池成而塔影見張伯起先生為賦詩云雁塔朝流舍利光半空飛影入空塘應知不是池中物會有題名在上方因更以塔影名園伯起先生復同王元靜吳恭先徐懋新賦詩落之詩入虎邱隣園志上林先生有塔影園次皇甫子循詩云鑿池成塔影結屋依山阿疑是浮員嶠翻同

天尺樓鈔

瀉翠娥昔聞挂清漢今倒映滄波惠我驚人句賡酬奈
拙何于是和州公為之圖國博公八分書題其上云籬
豆花開香滿園赤闌橋畔塔斜懸偶思小飲沽邨釀門
外魚鰕正泊船園之蕭條踈豁大槩可見矣既而待詔
公門下士居士貞儼居園中五百穀徵君虎邱訪居士
貞詩偶過處士宅宛是野僧家古井春無水衡門晚帶
霞即其地也士貞去後敗瓦頽垣中風沼霜林依然如
昔尋山客至不復停車天啟間屬松陵趙氏往來讀書
復臨池構屋稍貯歌舞崇正中出門仕宦閩亂乃歸遂
為園擇主人適余辟兵出郭僑寓白公隄上顧而樂之

天尺樓鈔

與割券而考室焉雖秦人避世不為桃花葛氏移家但
攜雞犬憶梁史顧正禮少隨外從祖游虎邱以欲枕流
漱石之語為外祖所器卒以志操見稱予為文氏彌甥
葦虎邱舊隱似關宅相亦有門風彭城萬若來過之作
行脚書事寔注塔影園也虞山錢宗伯先生為予製塔
影園雲陽草堂記四方過從時有題詠詩文多於水樹
水樹多于齋館烏足被園林之目哉夫有所受之矣

曾庭聞詩第三集序

余與曾子庭聞先後受經于徐文靖公之門庭聞未弱冠文靖公亟稱其才庭聞亦鏤心章句以爭四方之壇坫四方翕然稱之壬午得省元雖不果而其效已見矣既而天下大亂庭聞從其尊大人修戈矛誓同仇與楊機部萬茶茹兩先生刁斗壁壘橫梨賦詩椎牛享士犄角邪許于章貢之間軍潰之日不肯面縛乞降以博大官歸卧田間久之忽走絕塞入幕府昏遼姬捷棘闌上公車俛首畢牘之中唾手一第以畢其章句之積習荏苒十有餘年漫說戰場空迷五色下第之日亡馬出門

天尺樓鈔

不言所向其故人嘲之故集中有何為向胡越之句也
庭聞則開後閣驅姬侍入空山學禪縛綺紈去體肥甘
釋齒雖歌舞雲回射獵雨驟而聞見雙絕寂恬淡自如
于是擔担而躡道路奉匱而觸屏風方袍芒屨散髮垂
垂以俟太夫人之命既不得請故人復加以初服為刻
曾庭聞詩第三集序詩至吳門示余且曰吾雖夢寐中
萬緣俱盡獨文字之積習未除子其為我序之嗚呼學
不必成事不必遂豈特子羽之書劍已哉錢宗伯云庭
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邱涼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筦
絃犇赴交作于行墨之間至今猶是也集中之詩雖歸

天尺樓鈔

心禪定托詞鐘梵而雄俊之氣沉之愈重慄悍之色敏
之益深苟置第三集于方外集中知不可以欺天下後
世也嗚呼三十年前與余雁行履影於雪窗絳帳之側
者庭聞也三十年後與余傍徨太息於雲山隴陌之間
者亦庭聞也鐘鼎烟消紅粧青塚三十年來亦略見其
效矣而獨于文字之積習未盡何哉

茶序

茶事至今日而極矣唐用熟碾為挺為丸宋宣和間別
葉取心為銀絲冰芽龍團勝雪而茶一變天下皆取細
芽惟浙之長興為一旗一槍崇正間始為片葉而茶又
一變夫去熟碾而別取去別取而烘焙其為工也漸近
自然由細芽而旗槍由旗槍而片葉其取候也漸壯漸
老既老而近自然則茶之為事也幾乎道矣况茶與水
比而有色色欲白水得茶而成味味欲甘且冽茶得水
而出香香種種不同大約與花香相似世間草木之有
花者無高下無大小莫不有香唯茶花不香而閱其香

天尺樓鈔

于葉晴日風和采摘懷裏香氣蓬勃及注以水而香不出者人工失也天下之茶皆有香生于山之左而香者或移之右而殺焉生于山之麓而香者或移之巔而烈焉地力殊也他草木之以地力分者在百里千里之外茶之以地力分者在五步十步之中蓋茶之食力于地者貴薄而所守之界則甚隘草木之有隱德者也產于中土不生邊陲之外草木之得正氣者也然宣和一變崇正再變而今且蝨眼金牙雜牛馬潼酪以進素覓聚乳在鳴鏞服匿之旁非茶之又一變乎福先禍始誰寔為之而論者執其咎為草木之妖可勝歎哉余老友朱

天尺樓鈔

汝圭隱於茶事每當桐陰初引秋露既白之候輒手一罌為余甄別正變其言有合于道因采其意而為之序

硯譜序

韓昌黎毛穎傳曰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陶泓硯也唐宏農為虢州虢州歲貢瓦硯故曰陶氏而瘞硯銘曰土乎質陶乎成器以唐時純用瓦硯今之所謂澄泥也南唐時始開歛之龍尾岩與肇慶之端硯宋時遂歲入貢曾見硯底有刻龍尾岩歲辦一樣十桌者具明道歲月反提舉迪功郎姓名硯殊不雅馴而虞山錢氏所藏李後主硯工質兩絕太倉王文肅公家有神廟賜硯綠端石雲龍環繞溫潤如玉不必宋製也外若湖廣之漵谿陝西之洮河

天尺樓鈔

蘇州之護村浙江之開化各有短長蘇東坡銘丹石硯
序云唐人譜天下石而不知丹石所出則可以為研者
或不止此也余向得銅雀臺瓦一片不知何年借面琢
研摩抄潤澤色如純漆下有古隸建安十五年字置几
案間殊不俗中寔粗慘發墨而不宜筆故硯必以石為
的至石必以端溪龍尾為歸端溪龍尾必以南唐北宋
為最者亦耳食也閩人郭天中崇正間流寓南京刻意
尚奇几案置漢硯一方名所居曰漢硯吾不敢信而蘇
州護村故稱硯山所從來久護村硯有極舊者或唐宋
以前物然不可攷矣此譜不知何人裒集皆南唐北宋

天尺樓鈔

以來至于今日名人韻士之物什襲珍秘剝落沉埋總
不可問而疏其大畧於簡端

江淮唱和詩序

陽山惠子元龍游淮陰歸出江淮唱和詩示余其詩皆
流覽名勝撫今追昔之作淋漓感慨有變徵之聲焉因
念元龍今日所至之地即余向日所歷之地也崇正丁
丑嘗客淮陰所謂露筋之驛漂母之祠韓侯之臺莫不
于此俯仰流連低回而不忍去及甲申三月再過其地
則薜蔓紛紜戎馬充斥城頭石堰河上火攻凡勝蹟名
蹤委諸草莽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問今又將
三十年矣雖條支善眩噩夢多驚不若是之甚也而忽
從元龍句中覆循舊轍弔孫堅之墓佇想英雄招瘞鶴

天尺樓鈔

之銘栖心真逸金焦北固天險櫻懷瓜步隋隄興亡觸
目波翻洪澤憶百戰于當年河水橫流想安瀾于宅日
地靈人杰今安在哉海晏河清此其時矣特元龍之英
年妙質擊楫鳴鑣而二十八首之中抑揚宛轉絕似鮑
明遠蕪城之歌又何為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即
予當日之俛仰低回而不忍去者乎因書之以為序

天尺樓鈔

送某還新安葬親序

浮屠某與子往來有年矣今年九月辭歸新安返初服
復姓氏曰吾游吳越間為浮屠集今歸新安姓某名某
也余送之曰子安歸乎歸不歸誰得已乎歸而高冠長
劍以游大人乎抑歸而治容急裝逐少年之戲乎歸而
黃山白嶽嘯烟雲而餐泉石乎抑歸而梓里墓田奉春
秋而懷明發乎歸而出入嘘吸從事性命之學乎抑歸
而周規折矩率循子弟之職乎歸而辨舞袞歌扇擁翠
憐香乎抑歸而饁田舉案相對如賓乎歸而忽往忽來
且儒且墨浮沈世間乎抑歸而美食良田擇言言擇地

蹈老死故鄉乎歸而金石鼎彝法書名畫焚香煮茗乎
于其間乎抑歸而鬪雞走狗馳騁郊原乎握算持籌會
計燭下乎歸而立然諾急患難夜半車過千里會葬乎
抑歸而隴上輟耕圮橋進履相對無聊傍徨悵望乎歸
而遠迹畜牧輸家助邊乎抑歸而游于酒人釣魚屠狗
乎拱手一別非吾之所得而知也子其勉之

天尺樓鈔

讀史無通序

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言讀書者之非一流
也川流岳峙仁智殊觀楚水吳山乙鴻異視一鴉破鏡
每得並黍稷齊升大訓河圖亦復與舞衣共列恨古人
之不見憑陸推舟知時事之日非觀瀾學海雖牖中見
日本是南人而坐井窺天甯期全體

湯岩夫補過齋集序

余初避兵出郭卜居虎邱塔影園夏雪子從武塘來僑
寓望山橋下比屋望衡匪伊朝夕雪子喜稱詩一日出
湯岩夫赭山懷古詩云予予讀而歎曰有心哉訊知岩
夫授館蕪湖沈崑銅家塾郵書囑之明年吉安施偉長
過虎邱得報并得詩二十年郵筒往還未嘗不以詩也
余再避踐更越疆而托於木門遇蕭尺木于古寺一見
撫掌曰我與岩夫並家黃山

天尺樓鈔

讀史無通序史記

嗚呼帝王代興嬗伐殊軌均主中夏以撫四夷亦有暴秦本自戎翟累世入犯一旦稱尊于是海內英義之夫竄身草澤才智之子托跡市屠而獨夫嬴政獨與一宦者絕胡亥乃殘賊同氣殺太子扶蘇子高十二公子十公主大臣蒙毅等于市收捕李斯宗族賓客具五刑論腰斬而後自殺子嬰夷趙高三族遂係頸降道旁伏誅君臣上下斬焉不遺種興也勃然于斯盡矣一夫作難萬里蕭條赤帝龍興重瞳虎噬凡閭左亡命隴上輟耕者莫不為真主而驅除雪中原之深恥功臣武力紛綸

天尺樓鈔

締造之初學士文章黼黻太平之日勛垂河岳名榮緹
紉有以也夫

天尺樓鈔

讀史無通序 前漢書

周京失御列辟從橫游士浮沉莫歸邾鄒客卿頡頏獨
重咸陽者百有餘年雖張良報韓狙驚博浪陳勝張楚
炬盡阿房莫為天王各思侯國蓋卜年已過厯數潛移
天命不留人心難屬所以重瞳狼籍赤帝龍驤數歲洵
洵一朝底定雖餓隸傭奴黔徒狗盜咸獲世分爵土共
列旂常獨趙高之約不成三秦之王盡死丁公被斬季
布獲全足以見易姓之初無所容賣國之賊矣自此而
後法嚴不道經曰無將外禦匈奴內鉏非種以至脫履
下殿按轡入軍而宗社奠安鐘虞無恙誰之力歟至于

人蕤形蒼狗之禍逐麋無顧兔之思附子和丸綵綈方
底事由宮壺殃及中朝詒謀不臧履霜冰至俄而皇嗣
三絕國統中微政在五侯母儀四世遂有逆莽席諸父
之寵假太后之靈加以名士挽其前者儒推于後負展
居攝符命即真公孤大臣邊關宿將莫不喪心蒙面甘
為賊臣以畢世矣于斯時也高帝子孫夸于氓隸漢家
伏膺比于殷周又誰之過也嗚呼當世所號為文章學
術高節清修者皆以王室恬甯養其廉恥一朝變則弃
厥生平淪胥亂逐可勝道哉如孔休龔勝翟義梅福有
幾人乎

天尺樓鈔

讀史無通序 後漢書

有窮距河少康復位獫狁孔熾周宣出車一姓再興在
往事為可鑒舊邦新命亦歷數之固然乃眷文孫于焉
天授咸思真定是曰人歸爰有英雄共興草澤豈無盜
賊假息潢池莫不歸命自新臣服恐後不獨耕桑世息
入人者深亦由陟降祖宗式憑有慶耳山河底定日月
重光但見食黓飛鴉集梧鳴鳳並止高岡泛泛水鳧桓
桓虓虎共圖秘殿需才一日炳烈千秋亦何必逃遁窮
山栖遯絕壑始稱岩處奇士之行已哉迄乎承平以及
變亂莫不冢懷節義人尚風裁雖干戈日尋寇賊接踵

而心在王室擁衆稱戈不就徵書辟人托席者猶指不
勝屈也豈非中興之始所以鼓厲人材之效歟

天尺樓鈔

子振上人五十壽辰

虎邱在戰國時吳王夫差鑿其巔錮三泉而封于將鎮
邪于其下金虎騰上形為猛戰短簿兄弟中分澗壑以
為別墅知不可以久處捨宅為寺竺道生說法石臺石
皆點頭甚矣金土之氣變化震動不可測識也以是有
隆禪師出焉虎邱最小山遂列于東南叢林五山十刹
之數神廟時紫柏大師築空谷樓于東岡以為其師養
老地久而傾落崇正丙子子振上人以沈氏子捨俗于
此長而受香和尚戒于堯峰拈拮餅鉢重建空谷山房
日坐其下翻閱五大部經昨庚子秋靈岩退翁禪師卓

錫虎邱入院之日四衆圍繞退翁注目子振久之明日
署名兩序職事中退翁深心宏願撈籠英哲鑪鞴佛相
眼明手快一彈指頃識其生平矣已而退翁應緣赴請
徧歷名山子振閉戶息交繡經不輟今年世壽五十餘
交子振亦二十五年見其叉手低眉擇言擇地二十五
年如一日入其室梵英莊嚴辦香氤氳瓜茶有恒鐘磬
不息于雲岩寺中別一天地也當謂虎邱金精玉氣振
動奮發佛門得之必為龍象退翁禪師來居此山繼隆
禪師之席而子振親承其箭鋒鞭影在若遠若近之間
潛心教典厲志真修不隨人蹴踏墮落魔蹤又不與衆

天尺樓鈔

浮沈玩愒時日隱然有龍象之望焉隆禪師云有人知
前後住此山者都從一鼻孔出氣庶不負點頭石拊掌
一笑今子振鼎新紫柏大師之締構追隨退翁禪師之
瓶拂閉門造車固已知其一鼻孔出氣之所行見其担
負法門吞吐教誨為龍為象不可捉摸不可思議生公
頑石固當重為點頭也迺次第其言以為五十壽序

族祖母周太君壽序

余族祖則宣府君與余同出于雪軒府君之後雪軒府君稱宋遺民抗節不仕既老而受高皇帝徵以昭示子孫則宣府君享年不永于崇正十三年捐館舍族祖母周太君年近三十越五年天下大亂崑山被兵太君提一孤子幼女流離顛沛母子卒相保無恙今將三十年矣太君壽踰六十其族孫苓居郡之近山壬子春過崑山起居太君奉觴為壽而致詞曰家有節母國有遺民其跼天躋地之狀貫金石泣鬼神之誠傍徨單棲形影相弔之迹雖理判神并殊塗同歸而難易懸于霄壤夸

天尺樓鈔

險判于元黃矣節母之所難者以女子兼丈夫之職為
子女營婚嫁給衣食兼教訓持門戶風雨飄搖冰蘖寒
苦萬難于丈夫而遺民則無是也散髮入林持竿直釣
生民之利病不經其懷時事之是非不入其慮凡節母
之所難者遺民不一過而問焉節母之所易者送往事
居偶俱無猜毀形變服內有因依搶地呼天外無嫉忌
而遺民則不然矣法言法服皆為罪狀微言大義亦麗
刑章真舊百年翻同授枕蓬山萬里亦比窺簾凡節母
之所易者遺民皆不得而有焉是遺民者天下無望之
人也而節母則有望矣遺民者天下無成之人也而節

天尺樓鈔

母則有望矣歲今太君三十餘年之中始而拊床晝泣繼
而繞膝斑衣子締宜家女適名族又且晝夜紡績如文
伯之母朝夕梵唄如龐公之妻勤儉興宗為善獲報將
見穠桃艷李發於霜零雪馥之餘永夜嚴寒舒為朝陽
明媚之景節母之所成與所望甯有極乎故事凡守節
之母以年未三十躋五十為合例今太君初踰一齡不
獲采錄于當事節母而有遺民之風焉未嘗不為太君
幸也苓老矣守雪軒府君之家法不敢失墜故於壽太
君之詞稱引遺民連類比物於節母之險夷難易三致
意焉太君聞之可以進一觴矣

吳二洪壽序

崇正初楊維斗解元先生立菽林壇玷月旦人倫學士大夫奉為標的於是吳子二洪偕其兄長洪弟幼洪從之游名鵲起幼洪先成進士由司理入給事省垣余與二洪方試武英門不浹月江左大亂一切報罷予杜門山麓二洪兄弟色養家園者垂二十年而太夫人捐閣長洪幼洪先後游道山二洪復遭外侮管夫人銜恨入地長君惠心以死力爭事稍得直今復數年矣二洪壽躋杖鄉惠心以余與二洪少壯出處大率相似屬余為侑觴之詞夫子與二洪之在昔也擇言言擇地蹈函丈

天尺樓鈔

之席屏氣摠衣俎豆之間周規折矩而今何如也微言
曲譬大義風法不可得聞矣升降揖讓緩帶褒衣不可
得見矣既也忼慨激揚動容流涕公正發憤則卿相辟
易別白是非則朝野倚重而今何如也倦飛知還寒蟬
不鳴陶潛有乞食之詩杜甫絕麻鞋之路風波各所肥
瘠不關而欲撫今追昔頌禱將來宜無所置詞矣然余
聞梅福之在漢呂岳之在唐皆文章功名之士也所遭
不辰側身幽隱遂共傳得道著在列仙千秋百世長在
人間日月齊光邱山比固揣其當年抑鬱無聊跼天躋
地之狀流離顛沛內憂外患之攻木食草衣飲 栖邱

天尺樓鈔

之況甚于今日動忍增益不以逢迎世事而以塵垢爵
祿困衡徵發不以陶鍊物我而以糠粃帝王喜怒哀樂
不能干陰陽寒暑不能中豈五金八石之所得而損益
熊經鳥申之所得而比其導養者哉兩人之遭會于此
時也天乎人乎苟日復一日安知二洪不兩人若乎雖
然猶有慮蘇子瞻言白樂天修煉廬山除書至而丹鼎
敗世出世間之不可得而兼也今二洪于世已矣惠心
兄弟方射策人間旦暮得之將無為二洪丹鼎累二者
于二洪奚擇焉坐容大笑二洪已引滿進觴矣遂書之
以為序

胡賓石壽序

古公卿大夫不皆起於為士不獨版築魚鹽市中海上也陳平喻宰天下於宰肉卜式譬牧民于牧羊皆確有驗於此而寔有通于彼不若文人鑿空故事易效而業易彰太史公立貨殖傳凡益鐵畜牧以至販脂賣漿洗削之流無不仁以取與智以權變勇以決斷而後與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異趣同歸豈徒然哉非有孝友之實而欲附仁義之聲知不可得已茲三十年來特變交作世德下衰公侯將相生開五等之社終無三尺之封蘆葦單衣竹篾鈎絡不徒見于歌謠以為人臣盡

天尺樓鈔

致身之義而為人子孫者略無首邱之仁妻帑僮僕連騎方舟旅櫬遺骸付之一炬者比比是也况經營什一之家寸累銖積鬥智作力而欲扶喪于數千里之外關津險隘出陸上灘伶仃惶恐事非一端煢煢一布衣所過無虻蠅蟻子之援而冒霜露牽車船以奉金歸之遺休于瘴雲毒霧之中長江廣漢之路如賓石胡君者亦幾幾乎不可得已胡君弱冠失怙訃從東粵來河山兩戒道路脩阻既壯與其伯仲季分任居出獨負喪歸君子論人觀其大節即此可知賓石立身之仁事親之孝與兄弟之恭友其在德之必壽孰甚于此今賓石才五

天尺樓鈔

十其親弗索余言以為壽余故質言之他年賓石壽躋期頤或致位卿相抗禮侯王以予言為券矣

重修虎邱塔記

大吳勝壤巨麗名山刻削峰崖詭窮造化幽巽澗壑仿
佛鬼神雙寺肇始于咸和風流布施七級初建于仁壽
舍利光明大約人生離亂之際福田易種時承殺伐之
後象教宜脩顧不有廢則不興苟不及時則永墜茲者
出城見塔非不曜日輝煌及夫入寺登山已是頽雲零
落向者洪宣兩燼甲子新燔居然一返舊觀七級終麗
星暉電繞共護莊嚴風伯雨師半司推敗榱崩棟折豈
徒巨厦之難支前許後邪始信衆擎之易舉或破捐囊
索或領裹檀那踐三十年一脩之碑記稱十三丈已上

天尺樓鈔

之規模庶仰睇重霄浮空金碧頽臨四遠穩步梯階倒
影橫飛落千州之月色鈴風夜振逗一點之禪機當年
之白鶴成羣回翔不去紅光直射亘絕雲河者豈特傳
聞于斯目睹矣謹疏

天尺樓鈔

松風寢記

崇正甲申烈皇帝殉社稷明年南京國子生顧苓退耕
於野越四年築室虎邱塔影園勒烈皇帝御書松風二
字於楣間名其室曰松風寢而為之記曰御書從橫盈
尺中鈐黃金璽一方廣四寸文曰崇正御筆室三面各
有長松數十百株沐日浴月吐納烟雲風謾謾晝夜不
絕當春和晴暢而聲若悲以思暴雨迅雷而聲遂鬱以
怒秋高氣爽而聲轉悲以淒雪泣霜繁而聲乃震以殺
每瞻仰御書若有是焉其外故吳王闔閭之所葬也干
將夜鳴金虎晨嘯則風鏗然應之又生公說法臺也鶴

唳疑兵塔鈴羯語則風蓬蓬和之至于畫船笙歌城頭
鼓角牧人笳吹婦女琵琶則風颯然掃而去之矣于是
入其室者瞻仰御書或肅焉改容瞿焉深思或赧焉慚
惶慄焉恐懼亦有叩頭流涕者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之智也室中木榻竹几几上置周宣石鼓文
後漢書唐元宗皇帝紀太山銘顏真卿書中興頌及古
尊彝雜物苓將老於此焉乃刻石而陷置壁間

天尺樓鈔

照懷亭記

嘉靖隆慶間先太僕府君自塞外謫仕歸作亭齊女門
內東白草堂之北取梧桐月向懷中照之語顏之曰照
懷不十年為萬厯乙亥府君捐館舍草堂遂屬他姓後
六十年崇正乙亥府君之元孫苓葦小亭錦帆涇上乞
文文肅公書故額焉有梧桐數株鶴一隻青鸞一隻日
讀書其中吳江周安期先生有留題云庭樹迴清晝餅
花貯晚春渾忘為近市追想及先民器亦唯求舊言能
務去陳子真吾畏友勿泥外家親凡十年棄宅出城又
五年而卜居虎邱之塔影園園西偏有小亭差廣于錦

帆涇上高梧如沐落落清陰旁對雲山流泉環繞遂揭
故榜於中刻文彥可先生書蘇樂城贈文湖州孫詩文
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於兩旁而為之記曰於乎歲月
幾何而亭于是乎再遷矣昔晉東渡僑立州縣以居北
人之南附者視漢之經營新豐雞犬皆識其故處雖未
可同日而語世變流離民懷真舊招集已散安宅飛鴻
是亦何可已也茲者家室屢遷亭顏無改亦猶有僑縣
之義焉登斯亭也擘烟雲之岫息識世變之靡常泝流
光之空明喻予懷之渺渺縱盼庭柯莘莘萋萋如聆梧
垣之風節仰止題楣星垂劍折儼瞻綸閣之文章家學

天尺樓鈔

師承於是乎在苟舍其舊而新是圖曾新豐雞犬之不
若則吾豈敢

倚竹山房記

塔影園之西北隅脩竹百竿干霄蔽日下有小室予朝夕所偃息也題曰倚竹山房客見而愜之曰何居乎而取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語自比婉孌者流乎予曰此非讀詩斷章之義也其詩不云乎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予世稟清修家承高節青鐙立雪文文肅之堂絳帳傳經徐文靖之室忽焉而請學稼圃問答漁樵何異望族高門斯饑下里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予游吳豪間門多長者車維陽耆舊結契忘年江左風流同

天尺樓鈔

心異地或握拳透爪或嚼齒穿齧捫腹車過拊床琴寂
何異塵昏天寶原隰靡求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
婚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台婚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
新人笑那聞舊人哭昔也逍遙化日敬業樂群賦叶無
衣文占麗澤今也風波各所攜手何歸顧瞻周道慨獨
在予何異夢斷香閨撫時生怨啼沾角枕觸物縈愁在
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還牽蘿補茅屋摘花
不插髮鬢采柏動盈匊予西渡江淮濈伊雒出虎牢越鴻
溝觀劉項之戰場問夷齊之廟貌東渡錢塘上嚴灘弔
謝諮事於西臺踰懷玉下盱江拓顏平原之刻石而後

天尺樓鈔

觀光禁地卒業辟雍一旦息影衡門側身委巷焚筆硯
屏舟車花期風雨歲月如流子夜星河關山入望百端
交集一往情深何異置彼傾筐撫茲留犢所以端居懷
古厓右題銘指歲寒以為期辟貞蕤之無改甯與夫沐
蘭澤曳輕綃鳴瑟站蓂以為傾國容者比乎客笑而去
余次序其語為山房記

真州呂氏園記

真州去金陵邗溝各百里遠近地方桃花竹樹楊柳垂
絲搓烟籠月新安呂氏結廬其間疏泉累石養魚菘花
入其門者莫知其為城市之中大江之北也者昔秦人
辟兵桃花源中有雞犬桑麻之養無徵輸調發之煩遂
長子孫迷漢魏至晉而漁郎誤入流傳外人比洞天福
地其後絕問津不復知齊梁以後桃花源中景物何狀
唐京兆呂岩以咸通進士而調縣令值黃巢之亂攜家
入終南山莫知所往而宋元間時時隱現人世以此知
林泉之樂神仙之事往往在亂離之後逡巡委蛇擇地

天尺樓鈔

而蹈不覺其出塵埃之中通蓬島之路蘇子瞻記靈壁
張氏園稱其閉門而隱則俯仰山林之內出門而仕則
跣步市朝之門又以此知承平之日置家藏身須兼通
塞之途適隱顯之會有事不當爭戰之先無事不隔見
聞之外今呂氏以神仙譜系之族祖長養子孫之基跬
步出門如靈璧張氏每當風輕日淡之候與其 人循
迴廊而憑曲檻濃陰灌木依約窗櫺倒影浮光沉涵几
席金鱗噴浪繡尾貫波比翼眠沙畫眉咯籠固當與武
陵父老花下扶藜京兆夫妻雲中携手豈若南山種豆
邊趙女以歌呼金馬浮沈遺細君而割肉者哉因取子

天尺樓鈔

瞻書法作真州呂氏園記

天尺樓鈔

懷古閣記

吳城隼伯通橋之東有隱于市者曰歸希之居臨街小閣畫陳雜物于下以應四方之求紛紜瑣屑類蘇漢臣所畫貨郎担者夜則夫嬪兩人閉門登樓焚香煮茗出所藏古今書畫娑娑久之黃子久倪元鎮陳惟允諸公真蹟皆得之閣上因顏之曰懷古夫諸君子身逢不造蕭條高寄鐘鼎意絕豪素心深歷數百年而精神所托僅僅薄蹠數番絹素一縷其淡簡閒散之致千載如在應非其人不遇而希之俱得而有之非偶然也昔梁伯鸞賃舂伯通廡下直以舉案齊眉為伯通所窺識遂以

伯鸞清高配要離烈士司馬相如游臨邛賣車騎買酒
舍身著犢鼻禪與傭保雜伍而令卓文君當壚自謂風
流倜儻眎伯鸞孟光齊眉廡下高下相越甯有量哉諸
君子在勝國時皆栖身草澤抗志雲霄故傳諸筆墨者
豈不風烟凜舉林壑幽沉寄跡有形傳神阿堵今希之
耳目在塵市肺肝即岩峰不與古人求合而差不相背
好語仁義長貧賤乎亦得比于巖處奇士之行矣宜與
諸名蹟永懷無斁也歟

天尺樓鈔

半硯齋記

陸其清得宋製端溪石硯半截以示余余曰美哉石美
哉石工或惜其不全也余曰天下之事烏乎全仁義之
無全德也壽夭之無全名也貴賤之無全福也以天道
亦人事也而于硯乎何求夫人之初心誰不欲全不得
已而有闕非不幸也苟必欲其全則敗矣丁公欲全于
漢以敗其身秦檜欲全于金以敗其國人之所謂全者
皆其不全者也正得其半而已矣比于屈平之忠而得
其半申生伍員之孝而得其半魯仲連田橫之義而得
其半顏杲卿文天祥之節而得其半總未有全者也百

年之木破為犧尊其斷在溝中比犧尊于溝中之斷殘
生傷性雖一乎而其半則有分矣今茲硯也觚稜剝落
首尾虧折其半固不可問獨數百年來與名人高士濡
毫泚墨几席相依以至今日其獨存者可不謂幸乎而
又何惜之有則其清讀書尚志亦善保其半可也乃大
書半硯齋三字以贈之而書其語於壁以為記

天尺樓鈔

姜仲子合刻醉穎堂葑圃詩文

崇正間萊陽姜先生由儀徵縣令入給事省垣以極言
時事觸上怒杖闕下謫戍宣州先生寄帑吳中未及召
還而天下大亂先生於是長為旅人不歸故鄉既二十
年始考室于要離墓下從橫數畝屋一區垂楊修竹怪
石方塘不遠闌闔有山林之致名曰東萊草堂其先文
文肅公之葑圃又其先則袁憲副之醉穎堂也先生之
仲子讀書懷古蒐羅舊聞得憲副醉穎堂會記及文肅
公葑圃雜詩合刻之為東萊草堂故寔而屬余為記夫
憲副早年謝事合簪飲觴者此地文肅公暮年服政憂

讒畏亂者亦此地也即文肅公一人始而屏跡杜門焚香結課海內望為傳野牆東者此地既而池館不飾樓臺無地指為平泉午橋者亦此地也特憲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得以優游山水恣談風月文肅公時則不然矣祿人佞子交害忠良左帶黃巾各仇廟社賢人君子望白水以盟心指青松而矢節爵盈非飲醇之燕吟成有變雅之聲至于今日又何如也世之君子讀其詩文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東萊草堂之異于葑圃葑圃之異于醉顛堂者世也醉顛堂之不異于葑圃葑圃之不異于東萊草堂者人也仲子之是刻也豈特為詩文已哉

天尺樓鈔

保墨閣集帖記

雜明興以來石刻名人書墓誌碣銘表傳行狀誄為二十四冊宋仲溫一通自為一冊錢原溥學貞伯吳原博各一通與吳嗣業一通合為一冊姜廷憲一通李賓之二通為一冊夏德乾一通王濟之一通共一冊文氏兄弟父子祖孫四代凡七人合二十八通凡七冊附无名人書一通于後附待詔一通于別冊都元敬張夢晉唐子畏邢麗文共四通一冊祝希哲三冊凡五通王履晉七通冊數如希哲陳道復二通許元復一冊通合一冊王祿之陳子建各一通陸尚寶三通同一冊彭孔加一

冊附沙近塘一通凡四通周公瑕二通俞仲蔚五百穀
各一通為一冊趙夢白一冊董元宰一冊各一通惟廷
憲賓之非吳人夢白書出陳孝平手德乾濟之當時借
御吳中書家可知者三十人墓誌銘六十有六碣銘二
表一行狀傳各一誄一遺事一黃淳夫跋一曲盡書法
華龍叔裒集凡四十年裝潢三易始就歐陽永叔序集
古錄云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其齒角皮革可
聚而有也玉出崑岡流沙萬里之外珠生南海深淵采
者要絙而入往往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
火餼糧而後進崖崩窟塞遂葬于其中者歲率數十百

天尺樓鈔

人而金玉珠璣世嘗兼聚而有也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去人不遠取之無竭而風霜水火
湮淪磨滅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由世之好
者少也今龍叔于二百七十年之中三吳大夫士之能
書者網羅請乞裒量銓次集成此帖好之甚專求之甚
力鑒別甚苦中若李貞伯之奇節吳原博之淳厚王祿
之陸尚賓之清修陳子兼之雅量邢麗文王履吉陳白
陽彭孔加之貞操祝希哲唐子畏張夢晉王百穀之風
流都元敬之博衍文氏兄弟父子祖孫之方正即或道
遠放達靡不高自樹立淡于榮利所表章者皆君公俊

及與淑慎令姿之彥國庸家範筆墨流傳又不在四海
九州深山大澤絕谷窮崖顧無一人如龍叔之網羅請
乞哀量銓次彙在青箱白麓間者豈齒角皮革金玉珠璣
易投所好而英杰清流芳踪懿跡不足問耶余與龍叔
頗有同好嘗輯石刻漢唐八分書笈几案間而遭逢亂
離飄零散佚不能復聚收藏嘗鑒華氏世有門風龍叔
重加珍秘時二十四冊者其子子孫孫保之勿替也

天尺樓鈔

看弈軒記

吳園次倦游而歸吳卜居盍簪坊巷取杜子美清簟疎
簾看弈棋之句名其軒曰看弈屬余書其額又屬予為
之記余嘗讀韋曜博奕論曰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
專精銳意神倦體倦雖有太牢之享韶夏之樂不暇存
也則弈者拙而看弈者休矣至或徒棋易行廉恥之意
弛而忿戾之色發則奕者辱而看奕者泰也勝敵無封
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寔則弈者愚而看弈者智矣以
變詐為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非仁者之意也
則弈者譎而看弈者正也獨其妨日廢業則弈者與看

弈者等似不可與勇略之士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處
鸞鳳之署者同日而道矣然名書史籍勛在盟府方國
之封猶一木之枰也萬人之將猶枯棋三百也龍戰于
野蝸爭于角臨局雖殊而旁通不異終以看者較勝耳
顧看亦有道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是以局內
之人而作局外之看也勸君立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
眼看是以局外之看而作局中之慮弈者不然也看弈
者黑白分明得失不驚其志方罫井列高低不入其懷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而已倘或見獵心喜置身局中則
人之看弈誰不如我請以此軒為息壤而書其記于壁

天尺樓鈔

上

答錢宗伯先生書

徐正起來承詢為人後者為之子禮經無明文按白虎通德論封公侯篇內引春秋傳為人後者為人子其上文引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以絕故舍子之父往而為後于大宗漢書師丹傳丹之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二家之說為天子諸侯承大宗者言之也白虎通又曰始封諸侯無子不得與兄弟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今制親王始封絕不繼繼世絕則繼弟姪庶兄

諸父並得繼郡王絕不繼大宗不可絕小宗可絕亦猶行古之道也此二家之言之正義也雜記曰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初為大夫者比于別子為祖為之置後以繼別為宗是大宗也與古之公子今之親王始封無宗亦莫之宗者不同則以親以賢之異也今制官員廢襲無適庶子孫得以弟繼猶宗法也此二家之言可以旁通者也春秋曰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預注曰臣繼君猶子繼父也古之諸侯今之親王得臣其諸父庶兄故皆得為之後而官員止弟姪也喪大記

天尺樓鈔

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小宗可絕則凡小宗與支庶皆莫為之後也死則或為之主祭則祔于宗子之家之班而已非不可絕之大宗無本祖正統可以為之辭欲使人舍己之父往為作子禮所不許而今制凡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不得尊卑失序所以卹孤獨心爭競禁亂宗有大不得已者又與官員廢襲之兼用弟姪者異也夫天子之子諸侯王之貴絕則不繼而士庶人獨繼貴絕賤繼非二家之言之本旨也先生以為然否幸有以教之

初與友人論世廟大禮以此語相質得來示具見
腹笥之富攷据之確不能復贊一辭矣

天尺樓鈔

代鄭谷口禽方塗山書

谷口古隸牛首山含虛閣記塗山摘其不合說

文者十七字作書與谷口辨谷口不答代之

辱承翰教諄諄誨示僕雖愚蒙豈不深感僕寫古隸不
過依樣葫蘆一再描畫何敢妄談文字追論三蒼然竊
聞之漢制學僮入試誦籀書九千字許氏說文存八千
八百十三字是也九經之文多所漏落呂忱以字林補
之故唐書學博士有說文石經字林之學石經者漢熹
平間蔡邕所書古隸也唐國子監司業張參刻五經文
字三卷凡三千餘字其序云本之說文補以字林古體

難明衆情驚情者以石經之餘比倚為助石經湮沒所
存者寡通以經典釋文及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
也由此觀之古今二隸不拘說文故曰隸省或曰隸變
互相承襲固敢自專今熹平石經不存于世古隸之學
不得其傳宋洪丞相訪求漢隸二百種辨其文為隸釋
法其字為分韻五百年來古隸之法不絕如線大抵古
隸之宗洪氏猶小篆之宗許氏木本水原各有依據元
周伯琦作說文正譌楊用修先生譏其虬蟬撼樹蝸蚓
琢沙誠惡其以師心而破祖述今先生以說文正隸稱
洪丞相悞人是猶據殷尋之長短說周冕之是非執秦

天尺樓鈔

權之重輕校漢衡之得失曾不知雀能羽化鷹已鳩身
苟但見其上不見其下又何不摹商盤以議史籀之從
橫拾結繩以訾倉頡之紀繆于以述古不益邈乎洪丞
相云顏之推論楫下無耳鼓外設皮維則配禹臯分澤
外咸以世俗為非今隸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
拘以古法夫亦各有所本而已矣用修之譏伯琦以其
無所本也楊子雲準太初作太元世稱吳楚僭號以其
非所本也非所本而本者君子惡之甚于無所本為其
似是而非也先生即能寫三蒼以隸字作一代之同文
而苟無其位天下萬世誰能奉行之但欲使僕舍金石

之遺文飾高曾之規矩點畫偏旁首事矜飾未敢聞命

天尺樓鈔

為默雷上人募琴疏

虎邱雲岩寺僧默雷學琴于徐青山氏學成而青山死
默雷思琴之失其傳也晝夜操習無敢懈顧所撫蕉葉
凡琴耳不足以寄其高山流水之情乃思購一古琴而
瓢鉢蕭然將告于素所往來者而為之言曰浮屠氏之
學皆因緣也莊嚴像設以至蓋頭充腹皆取諸緣奚琴
之不可緣也夫莊嚴像設以移人之情耳琴者移情之
器也苟能自移其情以移人之情安在徽軫之間無莊
嚴像設已也韓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云苟可以寓其巧
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

膠于心如張旭草書有動于心必于書法之見山水厓
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
靂鼓舞戰鬥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
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默雷之于琴有旭之心哉
有其心而無其器則凡見山水厓谷鳥獸草木日月列
星雷霆風雨而惟琴之是求矣况于人乎况於人而平
日與之往來者乎苟有其心有其器得心而應手如來
且然聽之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先聖王之所
謂神與浮屠氏之所謂神非有二也在人之得心應手
則聲音之道格于神明莫先乎琴矣

天尺樓鈔

公祭吳二洪文

當崇正之初承文武之在人其揚清而激濁更月旦以
定評伊葑水之三洪各奔逸而絕塵采朝華于季子蹇
夕秀于次君綴黼黻之采筆佩圭璋以周身載耕獲于
菽圃被青黃以犧尊閔幽蘭于空谷積美玉為家珍籍
梧園垣之丕緒誦大學之遺芬值司成之造士奉天子
以臨門既鼓篋于璧水遂奏判于武英方騁雲衢以直
驟逞驥尾以長征不意甘泉遺火蜀道淋鈴天譚穿犁
之字人應少微之星萱草兮樹之背泌水兮樂衡門乃
焚君苗之研時漉元亮之巾鶴夜鳴兮露下鶯曉囀兮

雲深息交游兮長簷高齒毀名譽兮散髮披衿障風塵
以回首撫今昔而側身受日者三十餘載養志者一十
九春一旦而發光照掩棟蓼花零托秦晉于肺腑效虞
芮之質成痛絕宜家令子大復仇之義哀分錦瑟白頭
詠悼亡之吟歲時荏苒簡冊沉淪誰怡顏以相對孰抱
膝而論心雖珠玉之在側就左右以續紛各行其志匪
我思存葆素質以無涅厲貞操而不磷年雖止于下壽
身已齊于逸民某等接色笑于往日奉杖屨于平生冀
典型之在望遽比跡于古人睇明旌而出涕拊輿床而
失聲侑蕪詞于酒脯唯神聽之和平

天尺樓鈔

公祭姜敬亭先生文

崇正十五公給事中鼎鼐折足郊遂通烽當關守禦皂
囊親封彼婉孌者寔憚我公滄滄訛訛舌刀劍鋒嘉魚
讜言折檻入獄遂逮我公荇桔三木淮南慮汲秦檜忌
岳挾賊懷詐垂疏未覺獄吏猙獠口血膚曝皎皎光天
疾雷飛電衆正挽回震怒自若槃水伏辜恩生荷戈扶
創南下兵燹充塗一矢落日環海翻波烈烈龍髯茫茫
鼎湖進退無所畫地為何依然閉閣思過則那側身懷
古顧影婆娑三十一年之死靡它公在詔獄忠肅死亂
裹創號咷擗踊無算學官大行血書急難卿寺臺省合

詞乞道竟不得請道路永歎移孝作忠終天匪憾祭葬
建祠九泉永煥公在青瑣三日一疏曲中機宜寔多將
助軫念桑梓轉運艱阻恩波浩蕩許籌前箸一路誦天
甦吾黎庶公在儀徵江漢通津明條慎獄絕跡逢迎軍
興旁午恚索紛紜引章訐奪身蹇不伸不開新河商民
戶歌公不得調為人受瘥開河之決大吏中法公再受
瘥膺薦不達簡在方新言復妄發持忠入地長夜痛絕
公方渡江國破家亡芒屨竹杖彳亍旁皇熒熒將母哺
烏乳羊墨衰金革避不敢當山海浦思鷓血猿腸公在
江南青門種瓜王官有谷沙社非家門垂綵柳籬下黃

天尺樓鈔

花聞樂不樂對食三嗟我心亦 人生有涯三十一年
餘生已奢啟手啟足遺言非誇白露晨流神曰蓐收風
雨戒途太乙行秋國殤左右厲鬼前茅蕭條總帳白旄
優游營邱反葬故鄉并州沒世不忘敬亭山頭某等後
死景仰前修攀 無及我心悠悠綴此蕪詞以佐庶羞

祭表姊黃母張夫人文

崇正十五年壬午秋黃成子茂才試應天府奉其大人
季侯以行成子歸季侯客荆湘間越三年海內大亂江
楚隔絕者數年成子日夜啼泣思關間入楚訪其大人
則母夫人念成子既行隻影倚閭朝夕不給輒母子相
對泣又數年自季侯出門至于今歲己亥正月十二日
母夫人以病卒成子哭踊有加痛以事母故不得見父
痛既不得見父而又不得事母與凡不得事母者情萬
倍也親戚友朋既弔而慰之復涓日治具告母夫人之
靈而功服表弟顧苓為之詞曰嗚呼天下遭際之窮辛

天尺樓鈔

苦毒荼有如吾大長姊夫人者哉幼從長姊嬉游外祖
父母之側知長姊最悉母姨夫世為御醫方走馬長安
一旦捐館從母緝纊并績以給朝夕長姊即理鍼線以
佐菽水為人女不異乎為人子也及笄出閣歸季侯丈
季侯包山世族牽車服賈間歲一歸長姊既謀酒漿持
復門戶為人婦不異于為人子也課子讀書悅安強教
卵翼及庶衣食必均為人母兼之為人父也及其子學
問有成遭時變亂栖遲宛轉方食膠庠則又夢斷秋闈
心傷遠道靡笄欲刺化石將形而後蘭萎空庭珠零翠
戶一生所遇備極其難備極其苦嗚呼天乎何所遭一

天尺樓鈔

至此極乎嗚呼已矣何以慰長姊之賢聞昔有楊世道
者其父客閩值倭夷入犯略去越十九年世道為紹興
丞其父遁歸紹興屬郡丞釐辨髡跣跳躍不可復識案
里族妻子姓名遂相持慟哭奉養署中今音問隔絕猶
來十九年也中原格關兩戒河山安知不武陵桃源別
一天地乎安知不深山大澤屈曲千里可入而不可出
乎安知不流轉異域蠻峒海不可測識乎成子之不
能見其大人以長姊在耳今長姊逝矣成子方筭路籃
縷跋涉險阻感格鬼神循聲襲影冀一見其大人即不
然而成子它日歷涉宦途重逢意外必不至如楊世道

之初不識辨也亦幸長姊自今以後碧落黃泉上下尋
索以默啟成子乎此非獨成子之所望弟之所望也亦
諸親戚之所望也長姊其聽諸

天尺樓鈔

公祭吳幼洪文

嗚呼惟靈秀登葑水慶衍延州經天峻節國紀詒謀擲
地金聲家識清修行行驄馬宅相遺麻森森珠樹玉笋
先抽鬢序脫穎天闕遨遊筮仕李郡平反是求望署思
生服念勿休選士兩浙剖石得珠再分江右虎穴生彪
先皇茂簡雨雪鳴騶不遑甯止盜毀神州天崩地坼載
賦同仇靈師文忠殉國取烈勿貳著誠在三矢節哭泣
為位丁壬自烈南國再造夕香子子力任亂殫不畏權
孽人皆集菟我枯用拙元老是毗史督中涓胆裂李國勞來
悍師高興挺身西伐知無不言聽者莫察滄滄訛訛蔡德片

言舊折忘國之恤而蓄憾欲洩江干驕將猥不稟節羽
書入告岷火未絕靈念殘黎不堪焚劫中夜繕疏請申
國法彼相護淫簸弄唇舌垂旒黻纒天怒震發詔獄首
開竒禍莫遏海內填膺中朝指髮翠華蒙塵靈亦東奔
倉皇將毋水溢荒村苟全性命而不求聞青山白社招
我遺民朝鐘夕梵無忝所生昔為軍國今獨善身時移
世變若兩截人於是禪機元理左右馳驅子房謝事黃
石在廬惠遠盡敬社有籃輿淮南雞犬暫寄人間條支
善眩別有地天俯仰浮沈一十九年吹篴與塤或斷或
聯東南屋瓦怡怡在原入奉高堂舞衣斑斕出訓諸子

天尺樓鈔

詩依禮安荀龍薛鳳翱翔蜿蜒茲惟仲春萱樹凋殘五
十致毀不勝其艱撫三生石增列宿躔國喪遺老人失
高山嗚呼惟靈百身莫還椒漿桂醑陳列几筵雲車風
馬其來翩翩

祭年嫂管夫人文

懿彼靈脩誕茲石闕彤管嗣徽璇閨玉潔猗歟相攸延
陵鸞結盤旋委蛇懷玉被褐觀光辟雍武英晝接昊天
不弔王綱再蕪歸責邱園偕隱怡悅上承冰霜外佐明
哲饜姿鳳采膝前並列言不聞踰行不闕越孝敬有儀
喜愠罔別皤皤北堂萱香春歇摧心擗踊涕泪繼血家
門不造姻婭為孽憤懣周張胆腑欲烈大事既衰我躬
弗閱豈惟珠沉寔伊玉折行道傷嗟賓朋嘆切亂子號
吽啼冤叫絕奔走告哀含辛哽咽鉛閣不開總堂虛設
靈床晝掩燈火不滅焚焚鮮民此恨莫雪身殉不及亦

天尺樓鈔

莫我敢遏嗚呼哀哉人誰不死靈偏酷旃天帝方醉龍
蛇蜿蜒何況于靈弱質冰紈坤厚不載陵谷變遷何況
于靈婺光沈淵六朝金碧蔓草荒烟何況于靈松蒿亂
纏嗚呼哀哉翠葆雲悽素旒霜溥靈其行只靜聽彼天

天尺樓鈔

祭瞿母孫令人文

於乎惟靈司香玉案典籍崑崙仙官失職下界謫星馭
娑舊署綠野新營裝點應圖眉髻生雲秉圭授鉞算路
西征輜輶副車碧幢繽紛牙旗玉帳錦瑟清琴奉曝虞
淵煉石天門舩艘畢會定榮肇慶不先不後探環夢醒
呱呱弗子王事寔殷兩宮湯藥絡繹頻仍賜錢洗兒中
禁承恩甘泉通火六龍時巡方叔留守羆虎弭馴鞞刀
綫結籌筆熏香左漿右餌載寢載興宰相行邊軍中夜
驚怕首誓衆子母寔存定變倉卒反側以甯既而左帶
臨城黃巾拔柵回紇失占常山矢節南冠雍雍西市烈

烈羽林錯躔孤兒垂絕獯人熨嬭將迎雜選沉箒毒霧
谷谿沒滅天祚孤寡萬里車楫仡仡遺孤射御有截損
譽歿老志在四方不敢仕宦亦不敢怠荒赫赫臨桂陟
降帝旁風馬夙駕雲車夜將元霜夜飛殷雷晝行下起
龍虵上拂欒槍出戒冠佩入七酒漿嗚呼而今而後矢
報窮塵黃泉碧落長依主君有肴有核有酒在尊嗚呼
尚饗

天尺樓鈔

祭沈朗仲文

嗚呼惟靈儒術名家德門鍾慶隱侯雲初白石後勁葉
布枝分滁州司訓強教悅安聲名籍甚位不配德垂庥
餘慶爰生二朗寔俱雄駿伯也落拓詞章高橫仲也謹
淳風流雅馴究心歧黃切脉處方探微索隱洞見膏肓
隔垣遙睇二豎旁皇歲寒張氏雲來先生多怪少可絕
類離羣許靈後起足張吾軍嗣有劉郎來自西泠僑寓
閭闔交契獨深上下議論如鼓瑟琴時值兵燹百病如
林刀頭劍在起死扶傷疫染厲祟飢凍流亡乞得一匕
仙人玉漿劉郎治病鬼扼其吭後十一年靈遂無雙監

司岳牧州郡膠庠軍將騎卒早田穀藏有心必應無施
不良昏莫剝啄夙夜梯航芸人舍己總總皇皇事煩食
少何以久長告勞求息投身空桑輪蹄旁午不遑退藏
人病則那已病若何稽首靈岩滅度沉疴老人說法略
示多羅如夢斯醒更勿蹉跎春秋七十不為不多既空
色相亦割愛河脫手西歸白雲浩歌回視人間容與婆
娑長君筆墨星雲有爛次君書劍從容有美生有益人
死而繁衍厥後克昌靈兮無憾

天尺樓鈔

免喪禘祭文

昊天不辰傾覆宗國小子荃祗承先訓不敢失墜雖在
故鄉若羈異域鰥獨賤貧中饋告乏祭告不親於今三
載茲及免喪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牲醴染盛祗薦
禘事亡弟荃亡妻陸氏祔食

塔影園集



吳郡顧苓云美甫著

三朝大議錄

萬曆十年壬午四月冊恭妃王氏八月誕生皇長子赦
天下加上兩宮徽號十一年癸未八月冊鄭氏為德妃
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封其母鄭氏為德妃
給事中姜應麇主事孫如法沈璟各有疏爭且請冊立
皇太子上怒降謫有差禮部侍郎沈鯉請並封恭妃王
氏上諭待元子冊立後行嗣是閣部科道疏請建儲上
概弗省十四年丙戌十二月皇貴妃父鄭承憲為父請

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之上特命予墳
價五百兩十八年庚寅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
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見于西室時行等以冊立東
宮為宗社大計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
鄭妃亦陳請再三恐外廷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
大使出諸輔臣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預教正
在今日上領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內侍追止之云已令
人宣皇子來與先生們一見有頃復入西室皇長子立
御榻右上手攜之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曰皇長子龍
姿鳳表歧嶷非凡上悅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

天尺樓鈔

且曰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今讀
書已晚矣時皇三子在旁立上曰朕五歲便能讀書指
皇三子曰是兒亦五歲尚不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坐
膝前拊摩歡恤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
磨使成大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十月吏部尚
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百寮合疏請冊立東宮上
怒皆敬俸因頒諭建儲大禮當于明年舉行廷臣有再
瀆者直踰一十五歲十九年辛卯十月工部主事請備
東宮儀仗申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曰小臣尚以冊立
請吾輩不一言可乎首列時行名具疏時行聞之別具

揭云臣病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俱留中而是揭與諸疏同發中外喧傳禮科給事中羅大紘亂時行迎合固寵武英殿中書舍人黃正賓繼之上怒削大紘籍廷杖正賓輔臣王家賓獨奏請乞明正冊立以塞揣摩之口不報時行乞歸去二十年壬辰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請皇長子出閣預教上命削籍王家屏封還御批具揭申揀上大怒給事中鍾羽正舒宏緒御史錢一本鄒德泳部屬董嗣成等交章論揀皆削籍降調有差給事中孟養浩疏最後予杖一百王家屏二疏乞歸去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嘉正等乞召還

天尺樓鈔

家屏不報既而禮部尚書李長春復請冊儲疏十四上不一報遂請罷去二十一年癸巳正月王錫爵還朝忽傳有內員賫御劄至閣錫爵袖歸私寓遂具一密疏以建儲請上報曰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祖訓立嫡不立庶今皇后年尚少倘其有出是二儲也可先將三皇子並封為王待數年後皇后無出乃行冊立錫爵乃擬傳帖二道以進一仿明德皇后抱妃子為子故事使元子拜中宮為母其一即三王並封也時閣臣張位趙志皋皆不與聞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至錫爵寓知之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陸合疏爭之顧憲成專疏言並封待

嫡有九不可而遺閣中書責以從中調劑而國傳薛敷
教移書錫爵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
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又刑科給事中王如
堅光祿寺丞朱維京光祿寺少卿徐杰署丞王學曾疏
先後上上怒如堅維京謫戍杰學曾斥為民元聲等攸
俸于是六科給事中李汝華張曾觀許宏綱史孟鑿等
同見錫爵于朝房孟鑿曰祖宗二百年來東宮不待嫡
元子不封王錫爵曰東宮不待嫡吾亦知之元子不封
王穆廟之封裕王何也孟鑿曰穆廟之封裕王非元子
也今日所封之王它日所之之國將以何國封元子乎

天尺樓鈔

錫爵曰當如祖宗舊名孟鑿曰元子冠昏在迹封王則
當出居于王府冠昏皆以王禮行元子在外幼子在宮
老先生擔當得否錫爵語塞又一日孟鑿偕顧憲成于
孔兼張輔之以同鄉誼見錫爵錫爵顧孔兼曰封王儀
注可進乎孔兼曰未敢也孟鑿曰國家但有立太子儀
注及封王儀注今以太子封王子郎中何敢進儀注時
文武臣各有疏將更番伏闕而元聲允成納陛孔兼陳
泰來鍾化民曾鳳儀李啟美項德正又面錫爵于朝房
錫爵厲色待之元聲曰閣下奈何悞引親王入繼之文
為儲君待嫡之例鳳儀欲從旁解之元聲厲聲呵曰曾

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始霽乃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偪告諸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唯命庶吉士李騰芳又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菴此皆妄也但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它日繼公之後者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為尸謀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語騰芳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真蹟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人乎錫爵曰

天尺樓鈔

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甯為元帥而以黃臺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為太子別是一則然建甯之死胎此矣留侯以強諫為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委曲宛轉或立語旋移或默然鎮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人雖聖人亦不能保矣錫爵為之泣下明日上疏自劾三誤又奏請冊立上乃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又奏曰皇上旋止並封之舉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顧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它日且皇長子年近

加冠未就外傳此從古所未聞皇上縱欲稍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預教之禮不許十一月慈聖皇太后萬壽上受朝賀畢御煖閣召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年齡差等宜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奏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不一慎而聖心晦矣十一月錫爵奏請皇太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用常服出講二十二年甲午正月禮部侍郎馮琦進皇長子出閣講學儀注上以

天尺樓鈔

未冊立免侍衛儀仗二月皇長子出閣講讀禮成二十八年庚子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奏請皇長子先冊立而後冠禮可致祝昏禮可致醮閣臣沈一貫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乞行皇長子三大禮俱不報三月移皇長子居慈慶宮諭內宮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七月又降諭皇長子清弱大禮稍俟之首官毋沽名煩聒十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昏後冊立給事中王士昌糾之署禮部侍郎朱國祚論國泰顛倒其說與明旨相背恐釀禍非小俱不報十一月皇長子出閣聽講大風寒皇長子噤甚講官郭正域大聲言天寒如此殿下

宜珍重呼役取火禦寒中官多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
之上聞而不問也二十九年辛丑正月禮部以元子茂
齡淑女習禮已奉聖諭乞發勅舉行大典得旨切責八
月閣臣沈一貫奏曰兩宮落成萬壽稱觴在廷同祝而
啟天發祥寔自聖心始皇上大昏及時故早得聖子今
皇長子大禮宜備其如儀不如早諧伉儷之為適皇上
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含飴弄孫之為樂乞今年先
行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
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大名集完福矣上諭即日行之
十月上猶以典禮未備更欲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又力

天尺樓鈔

陳其不可一夕上中寒病甚悞傳有非常之耗貴妃弟
都督鄭國泰遣蒼頭監奴入宮門偵伺尾相接于道其
容皆為僮奴裝裂研光白綾方三尺許者以萬計鈐以
都督私記裹以馬蹄其中各置懷袖間以為驗意前臣
測不知云何漏下三鼓上得汗病良已見貴妃不侍疾
獨皇后在側流涕被面上大感悟待后有加禮皇后素
篤愛皇長子長子以是益安又一日上于宮中召皇長
子及諸皇子侍宴忽憶曩時曾以外國所進玉卮賜皇
長子令貴妃襲職之顧謂內侍從貴妃所取向賜玉卮
來貴妃以久遂不知所在內侍復命上震怒罷宴夜半

傳旨內閣令禮部具冊立儀以聞禮部尚書馮琦受命
入部立召諸曹郎條議皆不知所對又不及詳攷故牒
乃撮舉其凡口授吏役傳寫之厥明儀成奏上冊寶尚
未及鑄上特命內閣于尊上皇太后徽號日從御前補給
遂擇吉于是月十五日冊立皇太子暨封福瑞惠桂四
王詔告天下二十八日壬辰皇太子行冠禮三十年壬
寅正月增設東宮官屬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內閣大學士朱賡上言于
私宅門首得刊書一冊題曰續憂危竑議請緝造書主
名上立命厥衛嚴行搜捕書曰或有問於鄭福咸曰今

天尺樓鈔

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矣而先生常有不豫色
然何也鄭福咸曰是何言哉今之時勢正所謂厝火積
薪之下也或曰甚矣哉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不
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乎皇
上逼于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
寓它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
母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寵專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
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
必相朱者朱名賡賡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
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

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也
豈有相公唱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次
未必不可立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哉
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予數之熟矣文臣則有王
世揚孫璋李文張養志武臣則有王之正陳汝忠王名
世王承恩鄭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
亂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又正合文王舍伯邑而
立武王之義也曰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人皆
人杰也無不望分茅胙土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
有王世揚陳汝忠則甲兵爪牙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

天尺樓鈔

李文則三邊險要有人控制矣有孫璋在保定則扼天
下之咽喉而四方勤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正在宿衛
則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則然矣曰張養志
王承恩王名世者何以用之曰養志山陰私人也二王
山陰鄉人也私與同鄉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
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夫倡議人多
景從而此數公皆人杰也況有貴妃及大璫陳矩朝夕
在帝左右互為主謀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
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于人故福
則自承之禍則思規避而不染矣何以見其然也錦衣

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朝無有不陞者今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而竟不陞豈其才力出眾傭下哉此蛟門欲右鄭而左王密令親家史起斂抑其賞而不錄亦王之正所默授也曰然則子將何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哉或人唯唯而退後署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于是賡遂乞歸待罪上不允責應祥應甲各回奏先是十八年庚戌歲戚臣鄭國泰進山西按察使呂坤所著閨範圍說于上上以賜鄭貴妃貴妃授國泰重刻之增刻后妃自漢明德

天尺樓鈔

皇后訖鄭貴妃吏科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逢迎掖庭語侵貴妃又全椒知縣樊玉衡上疏言冊立事有鄭貴妃不智之語又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成一書名憂危竑議者戚鄙疑出土衡手鄭承恩上疏論稱士衡假造偽書目為二衡兩人俱謫戍御史趙之翰亦指此書為士衡所造主于張位預謀者劉楚先徐作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中旨罷楚先作降謫應秋等有差張位先罷去至是書續出故名續憂危竑議十二月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康丕揚疏斥禮部侍郎郭正域所為且及次輔沈鯉上勒正域在籍聽勘又漢中府同知胡

化出首撰妖書人為渠縣訓導阮明卿明卿與化有夙憾化江夏人正域同鄉也不揚等遂謂化為正域所使自撰妖書誣明卿以脫己巡捕都督陳汝忠緝得正域舍人毛文尚江夏布衣王忠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共十三人不揚又誣高僧達觀并捕琴士鍾澄百戶劉相及吳江醫人沈令譽送獄考訊無所得錦衣王之正又首同官都督周嘉慶下東廠會鞠閤門慘掠嘉慶不承而輔臣沈一貫授意刑部尚書蕭大亨大亨屬郎中王述古榜治胡化令化供書出正域及鯉述古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矣及再鞠胡化

天尺樓鈔

述古立疏送大理刳之入正域名必不可又刳之重罪胡化必不可刳之禍且不測述古悟然安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皇太子遣閣人諭閣中曰先生們容我乞全部侍郎又都御史溫純訟言正域鯉無辜受累司禮監陳矩亦力持不阿鯉乃得安應祥應甲回奏謗書無自名理置不問一日上召皇太子慰安之出御筆手書訓戒一冊賜之曰汝轉去細看則知我立心矣皇太子泣下上亦泣隨命內侍以慰安太子語傳諭閣中知道最後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正題獲男子皦生光供稱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為事被提學御史斥革發

遣大同當差逃京因受鄭皇親毒害無計報冤只有國
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先刻妖詩再刻岸遊稿動不得他
續造國本攸關一書密僱徐承惠刊刻令伊子皦其篇
黑夜擲皇親家及閣部大臣門首流傳下去鄭家定有
不測之禍可報今日大冤也又提到刊字匠徐承惠與
皦其篇面質相同奏上得旨看會同三法司問擬廷訊
時御史康丕揚尚欲連及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矢
日以明其不可御史沈裕厲聲叱生光使獨服罪生光
嘆曰朝廷幸得我結案若我一移口諸公何處求生活
乎乃誣服刑部等衙門以論斬覆奏之三十二年甲辰

天尺樓鈔

夏四月東廠太監陳矩詳上獄情又移送法司律斬上
特命加等以謀危社稷論罪磔生光于市妻子戍邊此
書寔非生光所為其人平生可死死莫冤之或云武英
殿中書趙士正所作也士正將死自言之而身後肉碎
落如磔云後十年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六月管理內直
明甲將軍頭班把總武功左衛武舉王日乾疏奏稱有
孔學趙宗聖投充錦衣衛帥王之正門下學有女大姐
嫁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在阜城門外庄上插盟
共圖大事報皇貴妃厚恩于本年二月朔日學宗聖請
妖人王三詔到家書寫聖母同皇上聖號東宮太子生

長在學後花園內用黑磁射魂瓶一個披髮仗劍念咒
燒符剪紙人三個用新鐵鍼四十九個釘在紙人眼上
定要鎮壓聖躬毒殺皇太子更立福王約定在聖躬前
後下手學在東宮侍衛帶刀姜麗山在內廷朝夕探聽
事語疏上閣臣葉向高語通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入
而密揭御前曰臣訪得孔學王日乾等皆京師無賴此
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語今兩造俱在法司
一審其情立見然皇上當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
皇則中外紛擾禍不可言矣上覽奏大怒旁皇不知所
處至掀翻御案得向高默揭色霽將疏揭櫛藏之尋以

天尺樓鈔

宅事下日乾于獄既而東宮遣取閣揭向高答曰皇上
既不問殿下亦無容更覽皇太子深是其言越一年甲
寅福王就封之河南先是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上一日
偶不豫中外洶洶向高潛令戎政京營兵列守皇城令
錦衣衛嚴緹騎處察禁王府諸人不得輒自出入有刑
部員外沈應奎裹甲同向高宿直房誓以死衛皇太子
聞上既安乃止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
子手持棗木棍突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入
至簷下內官韓本等攢聚執之縛赴東華門守衛指揮

朱雄等收管次日皇太子奏聞命下法司提問了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人張差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言非情寔口無倫次按其迹形涉瘋魔指其貌的係黠猾情事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既及刑部郎中胡之相岳駿聲等會審張差供被人燒其求賣柴草入京赴闕鳴冤從東來不識門徑又往西走遇兩男子給之曰爾拿槓子一條遂可當作冤狀于初四日取得棗木棍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被擒礙依宮殿前放箭射彈投磚石傷人律處斬決不待時提牢主事王之案疏言本月十一日散

天尺樓鈔

飯獄中至新犯張差臣問汝何由執棍入宮初招我迷了屈心腸要告狀着死撞進臣言汝若不招重加刑復招打殺罷不中用了我跳到迷魂圈裏去了我風不曉得臣問寔招與飭不招餓殺你即放飭面前低頭云不敢說使吏扶起招稱小的張差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你幾畝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進京忽僵倒在地口稱乾說不出了與未湯一碗再問進京時何人收留復招不知街道一所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不

要餓着他休要人多你先衝一道去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臣問打誰復招望見便打殺我們有力量回得 老公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的打我一把掌我便一棍打倒到裡邊輪了兩棍莫有輪着老公多了遂被縛是小爺福大又招有柏木棍槎子棍琉璃棍槎子棍多人衆等情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欲嘿欲語中多疑詞乞皇上縛兇犯于文華殿前朝審立勅九卿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寔自見矣署部侍郎張問達批原問司官胡士相等同提牢官到提牢廳細審張差供稱不在官馬三舅的名馬三道

天尺樓鈔

住井兒峪毛家莊李外父的名李守才住井兒峪東首俱生理再審騎馬老公供稱姓龐不知名年紀大了身長面白是差于初三日跟隨進京晚歇腰舖初四日未刻到京龐公引到朝外不知街名黑門大宅子裡面見劉公劉公面黑身瘦比龐公略矮的有三十五六歲與差酒飯吃其棗木棍係劉公與差不在官姊夫孔道道轉與差拿執從東邊往西走過三洞門進南一洞有石橋往北有五洞門緣西洞門走入又往東仍望北轉灣過西又供龐公劉公爾時俱在朝內等情又堂批十三司會問覆審復據差供龐公名保在薊州東黃花山修

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嘗往龐公處送灰劉公召我說
了劉成罷龐保與劉成商量叫馬三舅李外父逼我來
對我說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打了小爺吃也有穿
也有劉成跟我來竟走進宮去又說你打了我抹得你
前說引到京城騎馬的即龐保也在劉成大宅內打夥
商量前供孔道在薊州城西富家莊住又有馬三舅送
紅封票封我為真人等語時戶部郎中陸大受疏言青
宮何地張差何人而橫肆手棍震驚儲蹕變豈無因做
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得首惡明肆兇人于朝市
以謝天下與王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移文薊州蹤

天尺樓鈔

跡之知州戚延齡具以致顛始末報主風癩者據為鐵
案矣署大理寺右寺丞王士昌疏言據稱差風癩失心
夫人失心如躩獸然遇物即逞豈能擇地而施待時而
登耶方其執棍于街市之中從容于厚載門之入何竟
無一人覺察直至宮門然後逞技耶且東宮冊立以來
經筵講讀閒曠幾何年矣皇孫繼東朝者也傳不就皇
貴妃育太子者也田不給郭元妃配東宮者也地不擇
此數事皆出人之情之外夫情隔則猜至猜至則奸生至
有不逞之徒持棍入宮傷及近侍直逼簷下何等危急
而僅曰法司提問了似此冷語何異路人赴愬于不相

關者及提牢之疏再入亦竟高閣矣此旨不下陛下將以為無此事乎業有形迹東宮不敢安枕也以為有此事乎若不詳鞫原委終留萬世之疑端也禮部署部事侍郎何宗彥疏言國家所以安社稷定危疑者惟禮與法法施已然之後禮禁未然之前禮輕則法重禮壞則法煩皇上天性至慈豈不鍾愛儲宮然而彝禮所當行者概從寢閣紫禁無問安之期文華稽問講之候皇貴妃陵寢誰為典守之人郭元妃靈輻杳無發引之日金寒珠絕苑集枯建皇太子處積輕之勢諸中涓豈有惡主之心往往托疾引去聞初四日張差入宮時宮門惟

天尺樓鈔

有兩官守之一則年踰七十一踰六十第一門如是第二門寂然無人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齊集亦僅七八人而已萬一惡逆直前無忌其慘烈尚忍言哉給事中何士晉疏言張差入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如何震怒雖事涉宮闈自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者可從容曲處今形著勢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甯無定局各疏入俱留中閣臣促之上乃傳旨傳三法司會同究擬時中外籍籍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何士晉復奏駁之云陸大受疏內雖有奸畹兇鋒等語特就事發端以明杞憂之

果驗而語及張差正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
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備刑曹之勘疏未
成國泰不能從容少待揭辨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
釋疑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
立送法司考訊若廷訊久稽黨與遠遁張差口滅則疑
復生疑反成寔事矣亦不報吏科都給事中李瑾疏尤
激切二十八日癸酉上幸慈甯宮召見百官駕皇聖母
靈座前行一拜三叩頭禮畢西向倚左門柱俯石闌設
位坐百寮皆至御前叩頭上曰前來前來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紉善元冠素袍侍上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

天尺樓鈔

下上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已來足膝無力
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甯座前行禮不敢懈
怠昨忽有風癩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閒說
尔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郎中趙
會正所問招情正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
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皇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
恤他時御史劉光復跪班後揚聲曰皇上甚慈愛皇太
子甚仁孝上不甚恚詰問何人中官以光復對光復猶
高聲不止上叱之光復不聞仍申前語上容顏改呼錦

衣何在者三無人承旨遂令中官縛之梃杖交下上戒無亂毆押至朝房候旨閣臣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上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日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于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曰爾有何說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上謂諸臣曰爾等聞太子語否

天尺樓鈔

又述皇太子語重申之上顧問者命續到官員放進無阻後來者踵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御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俱見否眾俯伏謝乃命退刑部署部事侍郎張問達奏龐保劉成二犯須發對訊上問此是何官內侍以刑部問達對上言這二犯就發出遂命百寮俱出次日甲戌決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殿門前共鞫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張差飯及與棍引進等語展轉不招方審問忽傳東宮諭曰張差持棍闖宮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寔係風癩誤入宮禁打倒內官罪在不

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雖係內官欲謀害本宮于二人何益此必二人曾肆虐于張差故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扳龐保劉成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况名姓不符當以讐陷干連從輕議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得平本宮陰德亦全矣刑部奏張差已決龐保劉成于文華門嚴肅之地不敢用刑考訊易于抵飾支吾伏乞皇上發付外庭從公鞫審則寔情可得上諭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之係風口誣扳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著

天尺樓鈔

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考訊前後五次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今該監具奏二犯因刑氣絕身故著與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說爾等各宜仰體以舒朕懷以顯皇太子明睿仁孝之意六月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減等應答從之先是上見王之案疏心動于宮中召皇太子令鄭貴妃叩首謝罪且曰凡事仗小爺看顧皇太子亦叩首曰還仗娘娘看顧且拜且泣上亦為之掩涕自此貴妃氣奪內庭做惡邪謀頓息矣已而徐紹吉韓浚疏劾王之案斥王之案為民并謫何士晉外

任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上不豫東宮未得省見獨鄭貴妃侍疾乾清宮方從哲亦獨直文淵閣于是臺省請從哲率百寮入思善門問安越一日甲午召閣部大臣入上整冠被袵諸臣稽首祝萬福吏部尚書諸補大僚臺省上曰俟朕小愈兵部尚書亦有奏請不答諸臣遂出時皇太子踟躕宮門外未得召丙申上崩八月丙午朔皇太子即皇帝位先是皇太子有選侍四人二李氏號西李者被殊寵屬以皇長孫遇皇長孫少恩時鄭貴妃未離乾清結歡李氏為請封皇后李氏亦請封鄭貴

天尺樓鈔

妃為皇太后語聞于外戊申禮部請冊立太子上許之辛亥諭閣臣封鄭貴妃為皇太后禮部侍郎孫如游請收回成命乙卯召醫官入視疾丁巳上視朝有瘁容戚晚郭家振王大瑞徧詣臺省言宮禁事謂鄭貴妃進女伶一部于今上上有疾大監崔文昇進大黃涼藥暴下一晝夜三四十起兵科都給事中楊連上疏劾崔文昇進藥無狀今流言籍籍謂皇上起居無節侍御盡惑者必文昇借以蓋其悞藥之奸也又言賜封貴妃鄭尤乖常典尊以嫡母則于大行皇帝有碍尊以生母則于本生母后有碍疏入未報戊午傳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辛

酉上神宗皇帝謚畢吏部尚書周嘉謨集諸勳戚百寮于松棚下詰數貴妃姪都督鄭養性曰先朝不早定國本歸罪君姑若宜代奏固辭封號莫久處乾清宮事發鄭氏無噍類矣連申言之曰今日兩言而決一請貴妃移宮一代貴妃辭封養性唯唯退貴妃即于是夕移出乾清宮癸亥養性上疏辭后封給事中學若珪疏言于禮選侍不得先聖母封甲子進劉一燝韓爌入閣辦事丁卯上召閣部大臣錦衣衛官校及兵科給事中楊連等一燝爌面恩稱名謝上注視久之遂目注楊連曰朕舊年七月失調今年五月方痊即位以來罔敢暇豫病

天尺樓鈔

發頻仍體久不平皇長子侍側目諸臣而手指之曰渠事已妥服事人已有定矣禮部奏封選侍事上曰它事朕有年頗小心耳諸臣退遂停賜貴妃太后封辛未甲戌兩召諸臣入上曰朕病似不可為目閣部大臣曰輔皇長子要緊必輔為堯舜之君屬臺省諸臣者再又目皇長子曰哥兒說一說皇長子應聲曰先生們勞苦聽父皇言上又言壽宮事要緊群臣哽咽莫敢仰視忽帷中一小豎出附皇^長子耳語皇長子搖首突一朱衣嬪人從上前挾皇長子入喃喃頃之復推皇長子出厲聲曰父皇要封皇后禮部孫如游奏曰皇上欲封李選侍為

貴妃臣等即具儀以聞上漫應曰爾爾復手指皇長子曰輔此為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寺丞李可灼有仙丹可服上曰果仙丹進來中使宣可灼至眈視具言治病法上喜命進藥藥進上又喜群臣出俟宮門外少頃中使傳聖體煖潤舒暢思飲膳踰時可灼出羣臣訊狀可灼曰上恐藥力歇命再進一丸諸醫不敢因傳趨急再進訖聖躬傳安如前一燦語嘉謨曰上顧念大臣不欲委弟婦寺被朱衣人何無忌憚若此隕涕而退次日乙亥九月朔五鼓上宣召諸臣急未至而龍馭上賓矣諸大臣在宮門外候方從哲刑部

天尺樓鈔

尚書黃克纘曰今須跪懇李選侍出來大家磕個頭交託皇長子楊漣厲聲曰天子豈可托婦人日者于者帝座前挾皇長子入復推之出諸君不見乎且鄭李連體蘭形棘心奸宄輻輳授太阿柄養虎貽患我輩無事新主之日矣亟請見皇長子見即呼萬歲導駕出宮嘉謨曰是從哲至亦憂皇長子無托漣曰三公在更問誰托大行皇帝業已托孤言猶在耳奈何棄之一燦以為然趨乾清宮閹人持梃不納漣奮臂格之曰皇帝召我等來今已宴駕皇長子起居未知安否汝曹不容諸臣入意欲何為者閹人却入臨畢請皇長子出李選侍阻之

司禮監再三啟請乃出諸臣呼萬歲者三皇長子言不敢當者再諸臣請初六日登極因封李選侍皇長子不應遂請出乾清宮內員王安擁皇長子身一燦奉左手英國公張唯賢奉右手諸臣前後導從及丹陛內侍大呼拉小主何往選侍使李進忠牽皇長子衣連格而訶之遂奉至宮門西向坐大臣各稽首請登輿至文華殿西向坐諸臣拜殿內奉入慈慶宮一燦奏乾清宮未掃除殿下暫憩于此嘉謨奏殿下之身天地神人所托重往乾清宮視大小斂與朝暮奠必臣等至方啟行皇長子首肯左都御史張問達厲中官自乳媪外無容年少

天尺樓鈔

女子入宮錦衣衛掌衛事駱思恭率簡官校周廬嚴儆巡視京營兵科給事中李若珪增設禁門衛士陳列利兵丙子昧爽哭臨畢嘉謨與諸大臣合疏請李選侍移出乾清宮御史左光斗專疏請戊寅李進忠遇漣于麟趾門曰娘娘惱甚漣曰娘娘為誰選侍何人言何以出聞外乾清非彼所得住若不移汝曹死無處所先是李進忠等傳草奏文書先送選侍看過方可發又追從慈慶宮內使是夜李進忠逃矣己卯漣語從哲明日登極須催選侍今日移宮朝退有內臣向從哲語漣就問幾時移宮內官云我們不敢去說說我是撫養哥兒的漣

曰兩宮聖母若在理必稱皇帝選侍非母敢曰哥兒且天子正宮妻媵可抗旨而據之乎一爆嘉謨助之聲色俱厲隨有司禮出即著今日具揭請移宮是夜李選侍移入熾鸞殿內臣劉遜等盜珠寶首飾逃匿明日庚辰皇長子即皇帝位從哲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御史王安舜疏論可灼罪在必誅從哲儼旨罰可灼俸一年又儼旨可灼養病去于是廷臣以庸醫故違本方殺人律斬論李可灼崔文昇以趙盾不討賊許世子止不嘗藥論方從哲從哲予告九卿會奏下可灼文昇法司究擬可灼邊遠充軍文昇南京淨軍魏忠賢矯旨召二

天尺樓鈔

人還封李選侍為康妃

塔影園集



吳郡顧苓云美甫著

金陵野鈔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逆賊李自成入京師上
及皇后殉宗社皇太子定王永王不知所在

四月十二日南京百僚守備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魏
國公徐宏基家議推戴討賊時福王潞王周世孫各避
賊南下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史可法督兵勤王至
淮安提督鳳陽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僉都御史馬士英
移書可法及南京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等請以倫序

奉顯皇帝次子之長子福王

二十四日南京戶部尚書高宏圖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等及魏國公徐宏基撫甯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南和伯方一元守備南京司禮監太監韓贊周集大內議未決沽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以死殉之遂以福王告太廟

二十八日宏基及御史陳良弼朱國昌迎福王于江浦二十九日南京百僚迎見福王于燕子磯王諱由崧神

天尺樓鈔

宗顯皇帝孫福恭王世子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生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四年五月賊破雒陽福恭王遇害世子緄城出奔懷慶十六年六月襲封福王十七年二月賊破懷慶南奔五月戊子朔福王謁孝陵王至陵避御路從西門入祭告涕泣拜懿文皇太子陵入謁奉先殿止宿內守備府己丑百僚三上箋勸進不允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大赦天下諭曰我國家二祖開天昭宣鴻業列聖纘緒累積深仁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

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致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
結地嗚呼慟哉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墟
復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
未堪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
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固辭不獲勉徇輿情于崇禎
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
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
谷淵同仇共助猶賴爾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
下

發大行皇帝喪于天下

天尺樓鈔

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兼東閣大學士改南京戶部
尚書高宏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閣辦事進
提督鳳陽兵部左侍郎無都察院僉都御史馬士英兵
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提鳳陽士英貴州貴陽
人巡撫宣府以下不修邊備任用喇嘛于崇禎五年十
月逮訊遣戍十五年四月宥罪起用提督鳳陽初士英
居南京與阮大鍼善大鍼在天啟間為光祿寺卿以陰
行贊導麗逆案為民士林賤之周延儒之再召入閣也
大鍼謀復起延儒謝不能則以士英為請竟起用之
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

命兵部職方司郎中萬元吉宣諭總兵官黃得功劉澤清高杰劉良佐得功遼東人以擒叛將劉超獻俘崇禎十七年三月四日與左良玉吳三桂唐通同日封靖南伯澤清山東人以功授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山東駐臨淄崇禎十七年三月召入援三月南奔淮安傑陝西青澗人以賊降立功十七年二月調赴督輔李建泰軍前督輔師潰奔泗州良佐徐州總兵官敗土賊袁時中于宿亳蒙城間同得功破賊安慶十七年正月從正陽下臨淮元吉江西南昌人以永州府推官辟督輔楊嗣昌軍前監紀大理寺評事崇禎十六年三月以兵部職

天尺樓鈔

方司員外贊畫軍前為人忠義慷慨機敏勤事久歷行間諸將心折之

甲午召禮部尚書王鐸兼東閣大學士以掌南京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入閣辦事鐸河南孟津人與弟鏞子無黨避賊懷慶監國所識也

以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工部左侍郎

召還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浙江山陰人以請釋姜採熊開元革職

庚子召募兵江南兵部尚書張國維原官佐理戎政前
刑部尚書徐石麒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撫江西解
學龍為兵部左侍郎石麒浙江嘉興人以不訊姜琛閑
住學龍以荐黃道周廷杖遣戍
以南京吏科給事中李沾為太常寺卿南京河南道御
史郭維經為應天府丞以吏科左給事中察覈上江水
師左懋第為太常寺少卿順天府丞張有譽為戶部右
侍郎總督倉場
召還各科給事中章正宸熊開元姜琛各道御史喬可
聘李樸等

天尺樓鈔

原日卷二

以前兵科都給事中許譽卿為光祿寺卿
以總兵官鄭鴻逵鎮九江黃蜚鎮京口等處
五月壬寅監國即皇帝位改明年為宏光元年大赦天
下
東閣大學士史可法請督師江北許之
癸卯命提督鳳陽馬士英入直兼掌兵部事
召禮部右侍郎顧錫疇為禮部尚書操江都御史高倬
為工部左侍郎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為禮部右侍郎
道周福建漳浦人初以少詹事召對忤上意謫江西布
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疏薦之並逮杖闕下戶部主事

葉廷秀國子監生涂仲言各疏掾并杖闕下四人俱戍邊十五年八月召還道周原官

甲辰分設淮揚鳳廬四鎮封總兵官高杰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進靖南伯黃得功靖南侯分領之

進寧南伯左良玉寧南侯世鎮武昌

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己巳以御史祁彪佳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丁未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荐前大學士吳甡吏部尚書

天尺樓鈔

鄭三俊又條議從賊之臣自拔南來者酌定用之之法庚戌早朝畢誠意伯劉孔昭呼九卿科道于道罵慎言曰舉朝宜以全副精神注于雪恥除于防河防江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結黨行私奸臣誤國御史王孫蕃詰孔昭曰先帝裁操江都御史歸提督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文武喧爭聲徹殿陛明日各補疏糾參慎言乞休不允

乙卯進薊遼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薊國公給誥券祿米遣中書舍人沈廷揚海運漕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先是三桂聞京師破投建州女真尊之入關賊李

自成出禦之四月二十四日大敗于一片石復入京抄掠焚宮殿三十日西遁女直墨勒根自稱大清攝政王五月二日示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曩者吾國欲與爾大明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屢次深入期爾朝悔悟豈意堅執不從今為流寇所滅事屬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我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剃頭投順開城納款即與世守爵祿如有抗拒一到即玉石不分盡行屠戮可法士英各以聞議遣使女直

天尺樓鈔

以詹事府少詹事管紹甯為詹事諭德吳偉業徐沂為少詹事

六月戊午上大行皇帝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茂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尋改號毅宗陵曰思陵大行皇后謚曰孝節貞淵肅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皇考先福王謚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懿恭皇帝尋改孝皇帝陵曰熙陵尊皇嫡母先福王妃鄒氏曰恪貞仁壽皇太后上皇生母姚氏謚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祖母鄭貴妃謚曰孝寧謚穆莊惠慈懿天裕聖太皇太后追謚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壽皇后

己未召前都督陳洪範陞見
壬戌召前光祿寺卿阮大鍼暫賜冠帶陞見士英所請
也大學士宏圖請下九卿科道集議士英求退不允曰
廣慎言大器沾維經給事中羅萬象御史詹兆恒王孫
蕃谷疏糾不聽大鍼竟奏對
時賊既西遁總督漕運都御史路振飛擒偽官呂弼周
集士民射殺之巡按淮揚御史王燮擒偽官胡來賀李
魁春投之河又擒從賊偽官武懷以聞濟寧都司李允
和起兵殺偽官張問行囚從賊兵備王世英請命河南
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寨勇李知遇劉洪起等各殺偽官

天尺樓鈔

前兵部尚書勸農河南丁啟睿以弟參將丁啟光擒歸
德府偽官陳奇等七人獻俘真定府知府邱茂華守城
請救衡王率青州府諸生殺偽官請內徙又聞前巡撫
遼東黎玉田前大學士謝陞御史盧世淮共殺偽官十
八人于是加玉田兵部尚書進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保世淮太僕寺卿各賜救獎諭賞銀幣有差啟睿河
南按撫前官如故賜知遇洪起救允和總兵官啟光副
總兵

丙寅吏部尚書張慎言致仕賚銀幣給應得誥命
以徐石麒為吏部尚書

召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上熹廟張皇后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
皇后

命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再往臨淮揚州六合調輯軍民
時高杰欲入揚州士民拒之進士鄭元勳出羊酒勞
其軍因勸揚州人開城納杰民人誦殺元勳于城下
督輔史可法入杰軍鎮撫之駐杰城下隸督輔為前
鋒置帑瓜州劉良佐攻臨淮不克駐移駐壽州
戊辰予前大學士劉一燝謚文端賀逢聖謚文忠
乙亥復懿文皇太子謚曰興宗孝康皇帝常妃謚曰孝

天尺樓鈔

康皇后上建文君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
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馬后謚曰孝愍溫貞哲睿
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上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
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汪后謚曰
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皇后
丁丑吏部左侍郎呂大器致仕謝表云臣自此雲游遠
涉恐當事者誤以姓名達瀆天聽致行踪無獲臣不敢
不預為請明
逆賊張獻忠破重慶瑞王遇害前四川巡撫陳士奇等
俱被殺

贈沐陽縣知縣劉士燦山東僉事士燦以女直破沐陽
不屈死
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陛見對仗斥士英入偽官周
文江賄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
糾舉守備承天內員何志佐澍司禮監太監韓贊周叱
退之澍上疏請殺士英上趣赴楚乃去尋革職逮不
至
戊寅封福府千戶常應俊襄衛伯應俊從上避賊有翊
衛功上即位授左都督進世封
辛巳以御史王燮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天尺樓鈔

壬午削大學士溫體仁謚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禮
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少詹事姚希孟謚文毅南京兵
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
甲申以邱磊充山東總兵官磊以侯恂再督師奏充山
東總兵官尋罷之今以麾下多遼人故有是命
贈舉人張履旋御史前吏部主事程良疇光祿寺少卿
舉人張申錫知州諸生楊之金教授履旋自以賊搜捕
不屈投崖死吏部尚書慎言子也良疇工部尚書註子
申錫之金起兵討賊不克死之
召對大學士宏圖等議使女直

以開封府推官陳潛夫為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
予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山西巡按蔡懋德謚忠襄
癸卯追謚潁國公傅友德武靖宋國公馮勝武壯
戊申興平伯高杰發兵泗州及徐州先是六月十二日
女直檄至濟寧一固山額駙石為傳奉事一平西親王
吳為撫安殘黎事平西親王者吳三桂也七月二日賊
檄稱統兵勦洗濟寧杰聞發總兵一人率兵赴泗州參
將四人赴徐州
己酉上傳以戶部左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大學士
高宏圖封還御札爭之不聽

天尺樓鈔

辛亥上諭羣臣曰朕痛九五之運方資群策旋軫故都
乃自殿爭成釁穴鬪成風封事雖勤廟算安在先帝神
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朕本涼德冀爾
文武大小諸臣鑒于前車匡復王室昔漢宣起于艱難
丙魏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
構元黃天下不堪再壞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刎頸
之交仇忘廉藺同車之雅嫌泯復恂朝廷以此望爾諸
臣爾諸臣以此體朝廷之意否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
特諭

盡釋高牆罪宗復庶人聿鍵為唐王王崇禎間疏請除

君側之惡指溫體仁及諸內臣九年十二月遂以越國出境及薨兩郡王上命革爵禁錮

以葉廷芳秀升都察院掌上官徐仲吉諸永明授翰林院

待詔廷秀于崇禎時救黃道周廷杖監國起補吏部史官仲吉永明皆諸生以道周被累皆解學龍所荐也

巡按淮揚御史王燮奏據北京逃回未任陽春縣典史顧元齡稱傳言皇太子卒于亂軍定王永王俱于賊走之日遇害于王府二條巷吳總兵宅內老吳總兵亦被殺吳總兵三桂也老吳總兵名驤

壬子開經筵以魏國公徐宏基知經筵大學士史可法

天尺樓鈔

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同知經筵協理詹事府禮部尚書錢謙益等充講官簡討張居展書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丁巳上幸國子學祀先師孔子

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候考朱統鑣疏糾大學士姜

曰廣迎立時有逆謀其疏不由通政司入禮科給事中

袁彭年疏稱祖制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

參詳可否則然後給批賚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

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臣禮垣也事在

宗藩皆得執奏通政司通政使劉仕禎疏糾統鑣越奏

求斥不聽

戊午以楊鶚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貴湖廣廣西軍務

己未浙江總兵官王之仁請開屯金塘大榭許之

壬戌召還丁魁楚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楚豫諸軍巡撫承德襄陽等處魁楚前薊督失事遣戍

甲子逆賊張獻忠破成都僭稱王蜀王不知所終

辛未皇太后至南京先是二月上自懷慶避賊與皇太后相失既即位密遣內員諭河南參將王之綱迎皇太

天尺樓鈔

后于郭家寨李際遇等護行百僚迎于江干上跪迎洪

武門內各泣下

壬申召還越其杰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樊一蘅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恢勦軍務其杰先以僉事遣戍一蘅前寧夏巡撫乙亥上傳以張捷為吏部左侍郎

丙子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凌駟為浙江道御史巡按山

東

贈甯遠總兵官掌中軍都督府都督吳驥遼國公謚忠壯妻祖氏贈夫人給祭葬驤三桂父也不降賊三桂起

兵故殺之妻及二子一女皆遇害
丁丑封鄒存義為大興伯皇太后弟也
戊寅以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給國書同陳洪範
等料理議款事宜永吉以薊督失事南奔上疏待罪赦
而用之
己卯贈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太僕寺卿謚忠毅蔭一
子熙祚為賊張獻忠所執不屈死
壬午加前東閣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
總督川湖雲貴廣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以內閣
中書舍人劉泌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宣諭之

天尺樓鈔

原目卷六

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
癸未以應天府丞郭維經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召還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為應天府丞
乙酉以阮大鍼為兵部添設右侍郎
九月丙戌予前總兵官杜松謚武壯松于萬厯四十七
年二月與劉繼李如柏等從遼陽誓師分四路出松越
五嶺關渡渾河伏發力戰死
靖南侯黃得功趨揚州興平伯高杰伏兵上橋邀擊之
得功僅以身免杰復遣兵襲儀真不克太僕少卿萬元
吉解之各罷兵

丁亥考選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授蔣鳴玉秦鏞等各科
道部屬外府同知等官凡十九人
鑄宏光通寶錢
壬辰例遷戶科給事中陸朗上留用之吏部尚書徐石
麒論朗朗遂疏攻石麒及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
癸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姜曰廣致仕
賜銀幣馳驛遣行人護行曰廣以票擬失事內臣孫呈
琇上批留用又票擬許御史祁彪佳請革詔獄緝事廷
杖發改票揭稱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使供事票擬即不
敢奉詔上不以為忤及朱統鑰以迎立異議攻曰廣上

天尺樓鈔

諭士英曰潞王朕叔父立亦本分耳
予祭酒陳仁錫謚文莊贈詹事府詹事
甲午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致仕賜馳驛給極等恩
典
調閩浙總兵官黃斌卿駐九江九江總兵官鄭鴻逵鎮
京口京口總兵官黃蜚駐蕪采
例遷御史黃耳鼎江西按察使司僉事分巡南昌道
戊寅予禮部尚書董其昌謚文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張瑋謚清惠前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謚文正太常寺少
卿鹿善繼謚忠節建祠賜額承宗子孫死難者祔承宗

善繼高陽人崇禎十一年女直破高陽承宗台門與善
繼死之
庚子予都察院右都御史沈子未謚恭靖工部尚書沈
做炘謚襄敏
追予建文死節文臣文學博士方孝孺謚文正贈太師
兵部尚書鐵鉉謚忠襄禮部尚書陳迪謚忠烈刑部尚
書暴昭謚剛烈俱贈太保翰林纂修周是修謚貞毅贈
詹事府詹事御史大夫練子寧謚忠
御史大夫景清
謚忠烈俱贈太保都御史禮部侍郎黃觀謚文貞贈太
子太保戶部侍郎卓敬謚忠貞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天尺樓鈔

副都御史茅太芳謚忠愍贈太子太保都御史大理寺
少卿胡閔謚忠烈贈刑部尚書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謚
文忠贈禮部侍郎刑科給事中黃鉞謚忠獻贈太常寺
卿御史高翔謚忠愍御史曾鳳韶謚忠毅俱贈太僕寺
卿沛縣知縣顏伯瑋謚忠惠贈太僕寺少卿子有為謚
孝節贈翰林院待詔浙江按察使王良謚忠毅贈副都
御史蘇州府知府姚善謚忠惠贈太僕寺卿濟陽縣學
教諭王省謚貞烈贈禮部員外郎谷府長史劉璟謚剛
節贈大理寺少卿金川門卒龔翊謚安節贈翰林院待
詔武臣魏國公徐輝祖謚忠貞贈太師都指揮瞿能謚

尚書陳性善謚忠
節贈太子太保

襄烈贈平陽伯都指揮朱鑑謚莊烈贈舍山伯燕山衛
卒儲福謚忠義贈指揮使又子侯泰謚忠貞齊泰謚節
愍俱贈太保張昂謚忠愍郭仕謚清毅盧迴謚貞達邊
昇謚果愍胡子昭謚介愍金有聲謚翼愍俱贈太子太
保都御史周璿謚肅愍贈都御史林石謚貞穆贈吏部
尚書連楹謚剛烈贈詹事王良謚文節陳忠謚文愍俱
贈禮部右侍郎鄒瑾謚貞愍贈大理寺卿黃子澄謚節
愍盧原質謚節愍廖昇謚文節俱贈禮部尚書尚書陳
性善謚忠節贈太子太保龔泰謚端果陳繼之謚莊景
韓永謚莊介葉福謚節愍戴彝謚毅直程本謚忠介俱

天尺樓鈔

贈太常寺卿魏冕謚毅直甘霖丁志方俱謚貞定王彬
謚忠莊王度謚襄愍謝昇謚貞勤林兵謚毅節林嘉猷
陳彥回俱謚穆愍俱贈太僕寺卿譚翼謚貞愍巨敬謚
毅直樊士信謚莊愍徐子權謚貞確俱贈光祿寺卿高
巍謚忠毅贈太常寺少卿周繼瑜謚莊愍鄭恕謚惠節
張彥方謚莊恕向朴謚惠莊鄭華謚貞莊俱贈太僕寺
少卿宋徵謚直愍贈光祿寺少卿唐子清謚義節黃謙
謚果毅俱贈工部員外郎陳思賢謚貞愍贈禮部郎中
葛誠謚果愍贈大理寺少卿俞逢辰謚忠愍石撰謚貞
愍程邇謚端直俱贈苑馬寺少卿杜奇謚貞直贈翰林

院檢討武臣俞通淵謚襄烈贈雋國公楊嵩謚莊愍贈
霍邱伯謝貴謚勇愍贈英山伯彭二謚武莊贈舒城伯
馬宣謚貞莊贈全椒伯宋忠謚莊愍贈壽昌伯孫泰謚
勇愍贈象山伯莊得謚勇愍贈分水伯張皂旂謚英烈
贈淳安伯俞瑱謚翼愍贈東陽伯俞瑄謚果節贈西甯
伯張倫謚貞勇贈保昌伯崇剛謚莊愍贈德清伯婦女
方孝儒妻鄭氏謚忠愍贈夫人黃觀妻翁氏謚貞懿贈
夫人曾鳳詔妻李氏謚貞愍贈淑人王良妻 氏謚貞
烈贈淑人儲福妻范氏謚孝節贈淑人胡閏女郡奴謚
孝貞外贈文臣王魁尚書方孝友俞貞木俱翰林院待

天尺樓鈔

詔黃彥清錢芹俱光祿寺少卿黃希范楊任葉惠仲俱
太僕寺少卿武臣廖鏞德慶侯彭聚卜萬楚智俱左都
督滕聚小馬王盧振俱都督同知廖銘錦衣衛都指揮
倪諒楊本周供元曾濬瞿能子俱都指揮共建一廟凡
死者遁者俱耐祭
壬寅改清浦縣知縣陳煥為中書科中書舍人
甲辰追予開國名臣李善長謚襄愍章溢謚莊敏唐鐸
謚敬安詹同謚 憲劉嵩謙恭介解縉謚文介桂彥良
謚敬裕葉居昇謚忠愍何真謚恭靖陶安謚文憲孫炎
謚忠愍胡深謚襄節王禮謚莊愍許瑗謚惠節

又予正德諫臣蔣欽謚忠烈陸震謚忠定何遵謚忠節
劉較謚孝毅孟陽謚忠介李紹賢謚忠端俞廷瓚謚忠
愍詹寅謚忠憲李翰臣謚忠毅詹軾謚忠潔劉平甫謚
忠質林公輔謚忠恪周璽謚忠愍張英謚忠莊
又予天啟慘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謚忠毅應
天巡撫周啟元謚忠惠禮科給事中周朝瑞監察御史
周宗建李應昇俱謚忠毅黃尊素謚忠端袁化中謚忠
愍工部郎中范燦謚忠貞刑部主事顧大章謚肅愍
以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為左都督掛平賊將軍印
予大學士何如寵謚文端

天尺樓鈔

贈北京死難文臣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范景文太傅
謚文貞戶禮二部尚書無翰林院學士倪元璐太保謚
文正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戎政兵部侍郎王家彥太子少保謚忠端刑部侍郎孟
兆祥刑部尚書謚忠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左
都御史謚忠介大理寺卿凌義渠刑部尚書謚忠清太
常寺少卿吳麟徵兵部右侍郎謚忠節左春坊左庶子
周鳳翔禮部左侍郎謚文節左春坊左諭德馬世奇禮
部右侍郎謚文節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詹事府詹事
謚文正翰林院檢討汪偉詹事府少詹事謚文烈太僕

寺少卿申佳允太常寺卿謚節愍戶科都給事中吳甘
來太常寺卿謚忠節河南道御史王章大理寺卿謚忠
烈四川道御史陳良謨太僕寺少卿謚恭愍福建道御
史陳純德太僕寺少卿謚恭節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許
直太僕寺卿謚忠節兵部車駕司郎中成德大理寺卿
謚忠毅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太僕寺少卿謚忠節觀
政進士孟章明河南道監察御史謚節愍大同巡撫衛
景瑗兵部尚書謚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右都御史謚
忠莊武臣新樂侯劉文炳太師恒國公謚忠莊惠安伯
張慶臻太師進侯謚忠武襄城伯李國楨太子少師進

天尺樓鈔

侯謚貞武駙馬都尉鞏永固少師謚貞愍太子少保左
都督劉文耀太保謚忠果三關總兵官周遇吉太保謚
忠武子內臣總督京營太監王承恩謚忠愍司禮監太
監李鳳翔謚忠莊凡文臣二十三人武臣六人內臣二
人立廟京師賜名旌忠以長洲縣諸生許琰贈翰林院
五經博士順天府布衣湯大瓊賜中書舍人從祀
賜成德母張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並淑人金鉉母
張氏汪偉妻耿氏並恭人馮世奇妾李氏朱氏陳良謨
妾時氏並孺人周遇吉妻劉氏夫人各建坊旌表
又贈開國功臣德慶侯廖永忠慶國公謚武勇定遠侯

王弼濠國公謚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興國公東勝侯汪
興祖勝國公並謚武愍子馮國用謚武翼丁德興謚武
襄桑世傑謚忠烈茅成俞廷玉並謚武烈丁普郎謚武
節韓成謚忠莊花雲謚忠毅
戊申進撫寧侯朱國弼保國公
己酉以前兵部侍郎張鳳翔為添註兵部右侍郎鳳翔
東昌人東平伯劉澤清疏稱同顧光祖曾監軍凌駟擒
偽官十五人也

女直遺書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曰攝政王致書史老先
生予向在潘京即知燕京物望咸歸司馬及入關破賊

天尺樓鈔

與都人士相見識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訴
衷曲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
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
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
兵犯闕毒及君親中國臣民不聞一矢加遺平西親王
介在東陸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
好豈近日之小嫌嚴整貔貅驅除鴟獍入京之日首崇
懷宗帝后謚號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
故封號不加改削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
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

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尔君父之仇彰我朝
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勢聊慕虛
名頓忘寔害予甚惑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闖
賊非得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皇國家
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萬世仁人君子何
以報德耶乃乘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
漁人之利豈可謂以江淮以為天塹之戀遂不能飛渡
也夫况闖賊但為明朝寇慝未嘗得罪于國家徒以薄
海同仇特申大義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復為勁
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用為

天尺樓鈔

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以江左一隅兼支大
國勝負之勢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
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
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永承禮物帶
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
絕之初心也至于南州諸君子貴然來儀則爾公爾侯
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寔圖利之晚近士
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相築舍昔
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
持至計必能貫察始終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

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尚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佇為勞可法密以上聞介弟者可法弟癸未庶吉士史可程也時已南歸答書云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未非委厚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誅為貴國憂法且感且愧但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敢

天尺樓鈔

忘君父之仇敢為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憂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悞國有三月十九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次舟淮上凶信突來地折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係中外之望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群臣勸進今上退然不自勝謙讓再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于十五日進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栴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聞我吳大將軍借貴國之兵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除宮殿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令以示不忘本朝此舉動也振古燦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也哉謹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

天尺樓鈔

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義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以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紫陽剛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忘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高宗續統是皆于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至于元宰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察察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

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亦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矣昔契丹輔宋歲利金繒回紇助唐不貪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手足膺難視同秦越規比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與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剗撫兼用貽誤至今今上聰明天縱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擊楫枕干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闖賊之滅不越于此時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伏天誅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

天尺樓鈔

共戴天之仇恨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義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雪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亦惟力是視從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載道不日抵燕奉槃盂以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于地下者寔為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盡瘁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殿下伏賜垂鑒

甲寅吏部尚書徐石麒致仕石麒乞休閣臣擬旨甚嚴

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以優禮遣乃賜馳驛給覃恩
例蔭王鏞王無黨錦衣衛指揮世襲大學士王鐸弟及
子也

十月戊午以太常寺少卿李沾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己未以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河北山東便宜行
事縉彥南奔至河南疏稱義兵復城寄帑南京月給其
家米五石
召還前御史張孫振為四川道御史掌河南道印
戶部尚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致仕賜銀
幣馳驛行人護行宏圖以爭用阮大鍼請召史可法入

天尺樓鈔

直上召對宏圖宏圖持奏臣死不敢將順尋乞休疏四
上允之

壬戌予禮部侍郎張邦紀謚文懿

癸亥贈大學士孔貞運少保謚文忠

甲子鳳陽地震

加湖廣巡撫何騰蛟兵部右侍郎巡撫全省尋命總督
川湖雲貴廣西

附祀死難內臣王之心張國元高時朋方正化等于旌
忠祠

丙寅遣內臣田成往杭城選淑女尋及紹興嘉興

贈北京死難武臣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
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
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
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
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棟十五人官予祭葬蔭
子有差祔祀旌忠

己巳鳳陽地震

癸酉以提督楚豫丁魁楚原官總督兩廣

復宣廟吳賢妃尊號上謚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錫
聖皇太后建文故太子文奎謚恭愍復皇弟允熲吳王

天尺樓鈔

謚悼允熲衛王謚愍允熈徐王改謚哀追封皇少子文

珪原王謚懷諸公主駙馬俱復舊號

庚午上御武英殿受皇帝之寶百僚朝賀先時以金代
時刻玉成也

甲戌上傳以吏部侍郎張捷為吏部尚書

丙子上傳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彭遇隄為御史巡按浙

江

男子王喬改名王重儒詐稱定王入境伏誅守陵內臣
谷應珍知其詐冒

丁丑召還前太僕寺少卿楊維垣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維垣以交結近侍逆案戍遣戍
戊辰復革職御史何綸例轉御史黃耳鼎原官
壬午予湖廣殉難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府通判李毓
英長沙府推官蔡道憲嘉魚縣知縣王良鑑鍾祥縣知
縣蕭漢蒲圻縣知縣曾拭均州知州胡承熙衡陽縣知
縣張鵬翼興都留守沈壽崇經歷任文熙陝西殉難秦
府長史章尚綱商維道監軍副使喬遷高祭葬自行建
祠
贈殉難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兵科給事中顧鉉
工科給事中彭瑄貴州道御史俞志虞工部郎中徐有

天尺樓鈔

聲大名道副史朱庭煥官予祭葬廕子
又四川殉難瀘州知州蘇瓊妻舒氏吏目趙階升河南
殉難南陽府知府邱懋素左鎮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在
籍翰林院檢討馬剛中山西糧道蘭剛中途中殉難主
事劉大年南京給事中張焜芳河間兵備道趙珽各贈
官祭葬

又北京殉難成德父桂德妻蕭氏童氏妹季白先事殉
難贈桂如子官婦女旌表附祀

十一月丙戌以前刑部侍郎蔡奕琛為吏部左侍郎奕
琛德清人為刑部右侍郎崇禎十五年為吳中彥納賄

薛國觀被糾逮訊為民

戊子桂王薨

己丑鳳陽皇陵災居民遙見陵中二人一衣青一衣朱相毆擊號泣入視二夫踉蹌走

予翰林院脩撰沈懋學謚文節焦竑謚文端

庚寅予死事彭文炳贈官祭葬建一門忠烈坊

甲午謚吉王曰貞

丙申予薊遼總兵吳阿衡謚忠毅祭奠廢子建祠阿衡

于崇禎十一年九月女直入牆子嶺被殺

丁酉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稱疾去官

天尺樓鈔

山東總兵官邱磊挾逮保巨總督侯恂渡河恂由海道入燕磊回安東索餉史可法刺得其不軌狀執之獄以聞遂死

贈巡按山東御史宋學朱大理寺卿廢一字子學朱長

洲人崇禎十二年正月女直破濟南死之

女直陷宿遷史可法救之女直引去

辛亥監京口軍兵部職方司主事楊文驄請城金山圖

山許之

十二月丁巳進誠意伯劉孔昭誠意侯東平伯劉澤清

東平侯孔昭辭許之

辛酉命湖廣巡撫何騰蛟以原官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等處
壬戌興平伯高杰駐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將勾
引女直杰擒斬之事聞加杰太子少傅賞銀幣先是河
南巡按御史陳潛夫探得女直于十二月十五日發兵
一赴徐州一赴河南將從益縣過河杰與澤清書云陳
東明自北歸二十日抵徐云韃虜發一王子領兵駐濟
甯近日河南撫按接踵告警虜在開封上下窺渡甚急
澤清以聞東明洪範字也士英疏言賊勢尚張虜豈無
後慮豈敢投鞭問渡乎杰于是與女直肅王書請合兵

天尺樓鈔

劉賊報書招杰杰不從
女直至夏鎮丙寅鎮守河南總兵官李際遇叛降女直
女直入河南杰澤清告急
戊辰女直陷海州阮大鍼築礮磯堡板子磯堡
己巳都督陳洪範自北歸十二月十二日洪範懋第至
張家灣貽書女直攝政王請迎御書女直遣禮部官且
鼓吹導懋第等奉御書入正陽門館鴻臚寺次日女直
內院剛林入寺問懋第今上即位故語畢令通事勿受
御書次日索金幣去邀懋第朝女直懋第不可留半月
聽歸至滄州追懋第紹愉北去洪範歸洪範已降女直

女直諭洪範速南行以圖大事定欲一統天下傳播招撫使人心悅服歸服順功成之日量功大小破格升賞子孫奕世蒙休恩澤永垂帶礪至是獨遣洪範歸懋第密疏云臣所奉敕書慰告十二陵奠安先帝先后山陵因彼不受御書遂互相格不能赴昌平一步遣加銜游擊楊三秦等密往山陵一帶探問得其回報內稱四月初二日賊奉先帝先后梓宮至昌平州州民出錢開翠華山田貴妃塚內隧道有昌平州知州及駐劄昌平州戶部主事孟某供事于初四日葬先皇帝在中皇后在左移田貴妃于右隧道寬二丈深二丈五尺云至東宮二

天尺樓鈔

王消息或云賊向山海時挾二王子行者或言賊西遁時挾一王子在馬上者十一人二十三日有稱先帝皇太子者皇親周奎辨其非是下獄有公主在周奎家先帝升遐時手斷一臂不死年十四而洪範疏則言賊聞虜至先殺皇太子挾二王上馬行兵敗永平二王遇害遣使時命與吳三桂議款三桂竟不見時女直沿河窺渡溺死者千餘

賊兵突至河南襄城禹州等處河南總兵官王之綱斬賊偽都司虞世杰巡按御史陳潛夫擒偽太康知縣安中外等河南副總兵劉紘郭從寬等殺賊六百餘級奪

羸馬七十餘匹擒鄢陵偽知縣王度許州偽巡捕王法
唐援剿總兵官劉洪起擒汝寧府偽官祝永苞上蔡偽
知縣馮世遇斬賊三百七十級奪馬騾十餘匹又擒賊
二百三十名斬賊一千二百七十六級于襄城縣奪馬
騾四百三十四匹頭加洪起實職二級
丙子予翰林院編脩胡守恒謚文節
復從逆兵科給事中時敏原官開屯大瞿山敏例轉金
華府知府未出都以劉澤清薦特赦用之
刑部上從逆諸臣六等罪案除陷虜何瑞徵楊觀光張
若麒方大猷黨從崇雅熊文舉龔鼎孳葉初泰戴明說

天尺樓鈔

孫承澤徐必泓周祚劉漢儒薛所蘊趙京仕劉昌張鳴
駿高爾儼黃紀孫襄二十人或甘心仕虜或不忘本朝
別有報效姑俟三年定奪第一等甘心從賊應磔十一
人宋企郊牛金星張磷然曹欽程李振聲喻上游黎忘
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第二等應斬擬長繫
秋決四人光時亨鞏燾周鍾方允昌時亨阻南遷汙偽
命燾昌勸進議僭位鍾過先帝梓宮不下馬家書稱賊
新主允昌開開催漕也第三等應絞擬贖七人偽編脩
陳名夏偽文選司郎中楊枝起齋偽詔鹽運司王承曾
偽天津道原毓宗偽宏文院學士何允光先下獄賊至

受職廖應遴偽太常寺卿項煜第四等應戍擬贖十五
人偽監運使王孫惠偽政府侍郎侯恂偽直指使陳羽
白偽宏文院學士裴希度偽吏科給事中田芝生偽諫
議大夫金汝礪偽直指使張懋爵降賊被黜梁兆陽黃
緣求進錢位坤檄州縣繳印王秉鑑獨先受偽命劉大
鞏首謁偽吏部受職郭萬象偽巴縣知縣吳達偽中江
縣知縣黃繼祖削髮被執楊廷鑑第五等應徒擬贖十
人偽兵部車駕司沈元龍偽國子監學正廖沅偽職方
司從事吳剛思仍原職傅鼎銓張家玉偽四川同知傅
振鐸偽通政使逃歸宋學顯偽成都同知逃歸呂兆龍

天尺樓鈔

未就職方以智未從賊方拱乾第六等應杖擬贖八人
被執受偽淮安府尹王子曜被執受偽揚州防禦使周
壽明被執仍原職向列星被執受偽官潘同春受偽職
未任李桐徐家麟偽四川同知未任吳泰來偽梓潼縣
知縣先逃張琦存疑另議者二十八人翁元益魯卓郭
充吳爾璉史可程左懋泰王自超王之牧白允謙龔懋
熙王臯梁清標楊棲鸚未李化麟張元琳呂崇烈
侯佐吳之琦鄒明魁姬琨朱國壽許作梅胡顯趙穎吳
嵩允劉廷琮朱積已赦用者八人張縉彥衛允文韓四
維時敏蘇京黃國琦施鳳儀龔未儀未龔已赦用者三人

姜荃林張玉聲顧大成報已故者二人吳家周魏學濂奉旨所擬陷虜諸臣姑暫免收帑限三年定奪現在從賊的候緝獲正法光時亨應否仍須緩死陳名夏等贖絞果否蔽辜侯恂封疆未結又汙偽命宋學顯以侍從之臣為偽通政吳剛思受偽命而揚揚得意方以智定王講官今定王安在止擬一徒且潘同春等既受偽官豈可但擬一杖癸未庶吉士為何瑞徵引見人人汙偽今豈可復玷館閣方拱乾原未從賊者與雷耀龍吳履中另議于是保國公朱國弼等疏糾刑官六失革尚書解學龍職方拱乾雷耀龍吳履中俱革職

天尺樓鈔

皇太后移居興慶宮命婦朝賀
戊寅魏國公徐洪基卒贈太師謚莊武
己卯贈甘肅巡撫林日瑞兵部尚書廕一子日瑞死于賊也
壬午以兵部尚書張縉彥巡撫開歸河南三府總督如故
以應天府府丞瞿式耜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改巡按山東御史凌駟巡按河南兼理河北山東招撫陳潛夫另用

山東士民丁耀元等起義兵命督鎮相機應接
宏光元年正月乙酉朔上御武英殿百僚朝賀
庚寅雷內閣中書舍人林翹言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
而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
癸巳興平伯高杰提兵趨開歸請調靖南侯黃得功廣
昌伯劉良佐赴邳宿防河得功良佐不赴調
丁酉鎮北總兵官許定國叛降女直賊殺太子少傅前
鋒總兵官興平伯高杰于睢州餘軍潰還興平夫人邢
氏率子元爵請以部將李本身為提督領其衆士英請
加監軍侍講衛允文兵部侍郎督其軍得功聞杰死趨

天尺樓鈔

揚州可法馳歸請上勒得功回汛乃去加本身太子少
保左都督赴歸德中權總兵官楊承祖赴夏邑副總兵
官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官李翔雲
赴双溝左協總兵官胡茂貞右協總兵官郭虎赴泗州
駐防良佐疏言藩臣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欲併其衆
而甯南侯左良玉疏言忠允將同壓卵江楚總督袁繼
咸疏言興平伯有可念之勞贈杰太子太保再廢一子
錦衣衛百戶從優議應得葬祭以子元爵襲興平伯
甲辰進吏部左侍郎蔡奕琛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丙午上迎皇考御容于大明門外百僚班侍

二月甲寅朔提督勇衛太監李國輔請開采浙江雲霧
 山許之戶科給事中吳道疏言正統間開采致鄧茂七
 葉宗留之亂國輔請罷不許馳視竟罷之先是督理蕪
 采太僕寺少卿宋劾請開采銅陵許之言利之徒紛起
 卒皆不效
 謚桂王曰端
 甲子謚皇太子慈烺曰獻愍皇三子定王慈燦曰哀皇
 四子永王慈煥曰悼
 考選授林有本等科道部屬官有差
 以黃端伯為禮部祠祭司主事端伯江西南城人杭州

天尺樓鈔

推官丁憂奉佛以削髮被參聽勘遇赦入京公言去輔
 姜曰廣逆謀有狀以媚士英士英喜今與考選許以言
 職令力攻曰廣及考選文字不中程式士英亦知其不
 可恃不得已補部屬
 丙寅遣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逆賊李自成棄西安走襄陽
 丁卯子殉難陝西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駒長安縣知
 縣吳從義渭陽縣知縣楊暄商維道黃世清蒲城縣知
 縣朱一統榆林右布政都任中部縣知縣朱新懋副總
 兵惠顯潘國俊李國奇游擊將軍姬維新陳二典劉芳

馨劉廷杰文經國守備左勉惠漸賀天雷楊政璋指揮
使李文焜前總兵官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
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前總兵尤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
發揚明前遊擊將軍孫貴尤養昆前守備白慎衡李宗
叙慶陽道段復興慶陽府知府董統商州在籍前吏部
尚書南仝仲前副都御史朱景德前巡撫焦源清焦源
溥山東巡撫王道純山西參政田時震禮部主事南居
業蒲州在籍前磁州道祝萬齡慶陽在籍前太常寺少
卿麻禧咸寧縣舉人朱誼象等贈廕有差先是御史霍
達于崇禎間具題下部未覆至是再請得之都任尤世

天尺樓鈔

威皆合門自縊朱新選未娶妾投繯死榆林以抗賊故
自指揮千百戶及士民死者數萬人多不及考矣
戊辰予奉使兵部右侍郎左懋第母陳氏卹典銀用其
兄吏部員外左懋泰
辛未予東平侯弟劉源清謚武節源清以戰死
癸酉檄高杰兵回揚州命廣昌伯劉良佐率兵赴防歸
德

保國公朱國弼疏糾前漕運總督路振飛稱鳳陽有天
子氣懷逆謀命部員看議

丙子日月赤無光

丁丑贈死事重慶府知府王行檢光祿寺卿子祭葬廕
 子潛山縣知縣李佳允太僕寺少卿廕子
 予南京吏部侍郎顧起元謚文莊廕一子
 戊寅逆賊李自成兵至承天府
 御史周昌晉補紆從逆滿崇楊汝昌宋之繩曹溶等命
 法司并覈
 壬午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先是吏部失印更鑄
 去南京二字以別舊印至是遂悉去之及印成而南京
 失矣
 三月甲申朔上御經筵

天尺樓鈔

乙酉妖僧大悲伏誅大悲徽人妄言先帝封齊王不受
 又封吳王命府部科道法司會審又妄言錢謙益申紹
 芳于孔聖廟中謀異圖又言潞王施恩百姓等語御史
 張孫振疏請究主使上不問召大學士馬士英等于內
 殿命即棄市
 丁亥復大學士溫體仁謚
 戊子 上御武英殿召保國公朱國弼大學士馬士英等
 前東宮講官劉正宗入諭曰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疏稱
 有北來太子朕念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况朕尚無子果
 真東宮即朕東宮矣但昨遣內臣李承芳盧九德前去

審視面貌不對語言閃爍可會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
日東宮講官前去辨駁回奏先是夢箕家人穆虎自北
來挾一男子云是先帝太子舊年十二月夢箕送之杭
州既渡錢塘往紹興夢箕復密疏以聞上遣內臣馮進
朝追回至京寓興善寺承芳等回奏依錦衣衛掌衛事
都督同知馮可宗私寓堂屋三間一十六七歲男子踞
上座南面百僚服錦繡東宮講官革職方拱乾奉特命
平頂巾直衣領大帶各先後至參差堂室屋戶間嘖嘖
語非是士英鐸既至正宗拱乾近前立鐸至拱乾問曰
是何人曰方先生以正宗問不識也正宗問講讀先後

天尺樓鈔

曰忘之矣又問書做字句曰忘之矣問講案上何物
曰不知刑科左給事戴英趨上曰先帝廷鞠吳昌時于
左中門攜皇太子出視所立何地有何事何語曰誰吳
昌時又曰忘之矣英乃抗聲曰汝是詐冒以寔告當救
汝即跪地曰求救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縣人王之明
駙馬都尉王昌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教以詐
冒東宮左都御史李沾受之午後群臣入朝回奏上御
武英殿大學士士英鐸奏畢左都御史沾持王之明手
供跪奏上不省泣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側耳宮中望
卿等奏至果真即迎入宮中仍為太子誰知不是聲泪

俱出概傷以之沾再跪奏乃命法司再審夢箕具疏言
妖奸已露士英正宗各具疏請嚴究主使
己丑甯南侯左良玉告急請發兵會剿
女直至郟城又抵平西
辛卯女直至上蔡
壬辰革鴻臚寺少卿高夢箕職同王之明穆虎集百官
廷訊在京士民俱得入夢箕仰天歎曰不意為無賴子
所誤一念癡忠天地可鑒更勿借題甘心一死而已靖
南侯提塘官忽于訊所出黃得功刻揭云先帝子即皇
上子若速處治即東宮諸臣認識亦不敢出頭取禍上

天尺樓鈔

命兵部傳諭得功毀之尋命該衙門將王之明加意護
養勿驟加刑俟明告海內然後正法先是有婦人從河
南來自稱上元妃童氏廣昌伯劉良佐命其妻迎之稱
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有曹太監冊封東宮黃氏西
宮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寇亂失所在童氏生子金哥今
在甯家莊四歲矣良佐信之送入京士英亦信之擬具
疏請迎皇太子于河南詢從龍內臣皆云潛邸宮人無
生子者乃止上曰朕前妃黃早死繼妃李殉難且朕初
封郡王安得有東西二宮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
入送鎮撫司命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同內

員屈尚忠鞠之不服加以刑訊又曰周王妃聞周王立
錯認耳周王以崇禎七年至淮安薨耄矣世子先薨世
孫未嗣何得有周妃乎而良佐復言太子先帝遺血童
氏皇上宮闈謹涕泣保留乃命以王之明童氏審明略
節傳播中外
逆賊李自成至潛江
戊戌予禮部侍郎贈尚書瞿景淳廕一子入監讀書
總督河南河北山東兵部尚書張縉彥復南陽府
以九江總兵宦黃斌卿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己亥頒獻愍皇太子定哀王永悼王及孝哀慈靖恭惠

天尺樓鈔

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謚詔于天下
追封成國公朱純臣舒城郡王鎮遠侯顧肇迹鎮國公
永康侯徐錫登永國公西甯侯宋裕德寧國公定遠侯
鄧國明淮國公懷寧侯孫維藩懷國公彰武伯楊崇猷
安鄉伯張光燦俱進侯南和伯應襲方履泰南和伯襄
城勲衛衛衣千戶李國祿贈中軍都督府僉事
壬寅上祭先帝先后于奉先殿舉哀百僚望祭于太平
門外東宮二王祔群臣皆哭誠意伯劉孔昭哭畢曰光
時亨阻先帝南遷致先帝殉宗社今霜露已移視息尚
在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又哭將散阮大鍼傳呼而來

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
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沂北走虜矣馬士英急止之
曰徐九一現有人在何得有是言九一沂字也補詹事
府少詹事以病請告名夏實北走
癸卯前左中允李明睿為女直禮部侍郎被黜歸東平
伯劉澤清以聞明睿江西南昌人素與姜白廣有怨士
英邀之令攻曰廣明睿不應去後明睿語人曰在禮部
時大學士王鐸遣人投降表于女直女直命明睿受之
甲辰甯南侯左良玉再告急
丁未叛賊許定國朱際遇引女直兵破歸德巡按河南

天尺樓鈔

御史凌駟不屈死之有姪潤生隨行亦死女直厚葬之
盡殺道府以下官事聞贈駟兵部侍郎潤生河南道御

史直隸

戊申世鎮武昌太子太傅甯南侯左良玉奏為逆輔蔑
制無君朋害皇嗣謹聲罪致討提師在途臣恐震驚宮
闕且聲其罪正告陛下歷數士英罪七條卒曰皇太子
授受分明士英與阮大鍼一手掣定付諸幽囚臣謹東
兵計刻以待傳檄遠近舉兵反焚武昌東下
壬子女直破潁州太和縣
四月癸丑朔男子詹自植闖武英門坐御爐出妄語杖

殺之又男子自應元闖皇城以風癩杖逐
丙辰逆賊左良玉至九江要江楚總督袁繼咸入其舟
詐稱皇太子密諭與盟繼咸不從歸入城良玉縱兵焚
掠繼咸復面責良玉良玉大哭曰我負臨侯臨侯繼咸
字也既而嘔血數升屬部將惠登相奉其子夢庚為副
元帥是夜死秘不發喪南京是日始聞良玉反城中戒
嚴命兵部尚書阮大鍼誠意伯劉孔昭帥師禦之
女直陷泗州
丁巳逆賊左夢庚破建德縣
予劉廷元呂純如霍維華徐紹吉王德完黃克纘王水

天尺樓鈔

光楊所脩章光岳徐景濂徐天化范濟世徐揚光岳駿
聲許鼎臣徐卿伯劉廷宣姜應麟陸澄源喬新甲王紹
徽徐兆魁二十三人贈陰祭葬復官有差
戊午逆賊左夢庚破彭澤縣沿途殺掠
己未逆賊左夢庚破東流縣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入衛奉詔還揚州
命阮大鍼會黃得功禦賊
庚申從賊光時亨周鍾武愷伏誅餘擬斬者發雲南金
齒衛所擬絞者發廣西地方各充軍以下為民
殺前禮部郎中周鏗武漢黃德道僉事雷縝祚于獄鏗

先以朱統鑣參曰廣達訊續祚以阮大鍼參疏定策時
續祚謂曰廣福王不可立下獄兩人皆大鍼所怨遂賜
自盡
甲子擇十五日建中宮
乙丑逆賊左夢庚破安慶
召廣昌伯劉良佐入衛
戊辰女直分道南下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請召對不許
辛未逆賊左夢庚抵池州
癸酉上御武英殿召對群臣大理寺卿姚思孝御史喬
可聘成友謙乞無撤江北兵士英立御前厲聲指諸臣

天尺樓鈔

曰此皆左良玉死黨為游說甯可君臣皆死于虜必不
死于左良玉之手上曰淮揚還不可棄禮部尚書錢謙
益奏曰陳洪範還該收他上曰國家收人皆不得其用
憂形于色不樂而罷
女直圍揚州又入瓜州
甲戌逆賊左夢庚掠銅陵部將惠登相引兵還夢庚從
之靖南侯黃得功以大捷聞進得功左柱國賚銀幣廕
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加六安州總兵官黃鼎太子少保先是賊狄應奎率眾
數千自固始欲投興平伯高杰降杰遇害走六安殺賊

將偽權將軍路應樗挈其印降鼎鼎報聞授應奎副總
兵各費銀幣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以血書投兵部告急禮部尚書錢
謙益請督救揚州不許命山東總督王永吉帥兵救之
乙亥女直破揚州知府任民育江都縣知縣周三畏死
之總兵官劉肇基前兵部侍郎張伯鯨江都縣縣丞王
吉瑞遇害督師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不知
所終
庚寅以御史霍達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
己卯革兵科右給事中吳迺職下錦衣衛獄迺據黃得

天尺樓鈔

原目十四

功塘報荆鎮年文綬之兵掠東流建德鎮南將軍方國
安之兵焚劫銅陵西關南陵城外疏參二將大學士蔡
奕琛疏劾迺黨改革職下獄
五月壬午朔以監軍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驄為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
進靖南侯黃得功靖國公
丁亥女直渡江京口總兵官鄭鴻逵禦之以捷聞
庚寅女直至鎮江鴻逵軍潰楊文驄走
辛卯閉京城各門夜半上開通濟門出狩
壬辰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馬士英奉皇太后奔浙

江總督京城戎政忻城伯趙之龍復開各門吏部尚書
張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垣中書科中書舍人陳
鑣及其子舉人伯俞欽天監五官挈壺陳于階死之先
是士英調黔兵入城百姓苦之于是盡殺黔兵于城內
諸生數人呼市人出王之明于獄納諸宮登殿鳴鐘三
日之龍斬首事者三人執之明歸獄

上離太平府二十里駐蹕巡撫應安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朱大典掛征南將軍印扼防池口總兵官
方國安兵部尚書阮大鍼靖國公黃得功來朝奉上幸
太平不納

天尺樓鈔

甲午上幸蕪湖御蕪采水師副總兵翁之祺舟
是日女直定國大將軍豫王多多以兵薄南京洪武門
廣昌伯劉良佐迎降女直躡上駕于蕪湖禮部尚書錢
謙益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奉書女直以南京
降

乙未上在蕪湖大鍼大典國安奔浙江

丙申良佐挾二女直共三騎下赭山得功鳴鼓欲戰衆
皆散良佐立馬呼得功得功從舟中出方裹甲良佐令
人遺以胡服得功蹴入水忽中一矢拔箭自剄死其中
軍官逆賊田雄奉上還京翁之琪投水死

丁酉女直入城

戊戌上至自蕪湖僧帽青衣巾車而入女直出偽太子王之明于獄令並坐上食刑部尚書高倬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南京國子監生吳可箕死之
癸卯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死出差戶部主事吳嘉允自縊死司禮監太監韓贊周投閣死江甯縣武舉黃金璽自縊死死不知名者小馮內侍投秦淮河死乞兒題詩百川橋上自縊餘未出城者皆報職名降女直
女直多多入皇城日令王鐸蔡奕琛唱附降職名聽點

天尺樓鈔

殺不降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又殺唱名不到禮部郎中劉萬春

六月女直入蘇州先是楊文驄奔至蘇州女直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鼎安撫蘇州文驄殺之女直兵至文驄走長洲縣學諸生顧所受要知縣李實同死實不從所受獨投泮水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汧吏部主事華亭夏允彝赴水死

女直入浙江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秉貞都督陳洪範以皇太后及潞王降之士英等走行人司行人錢塘陸培自縊死殺錢塘縣知縣崑山顧咸建

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膠州高宏圖都察院左都御
史會稽劉宗周各不食死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予告山陰祁彪佳投池死會稽縣學生王毓著布衣
潘集周上年各沉水死
閏六月戊戌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兵部左侍郎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左懋第不屈死之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
將軍王一斌郎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死于是
女真多多奉上挾王鐸等貝勒奉皇太后路王女直英
王某從九江挾左夢庚北去至北平江楚總督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袁繼咸不屈死之上及皇太后不知所終

天尺樓鈔

附南都死難紀略序

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言
與軍國共存亡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
亡則亡之言與君共死生也士既策名報國之途非一
而身殉者其一端世方多故殺身之道亦非一能死國
者其大義也或進退由我從容自裁是為死節或矢石
交攻義不旋踵是為死事或軍敗城陷被執不屈是為
死難三者之外凡身首分離血膏原野者何可勝數然
羽坑降卒非秦國之忠臣漢斬丁公非楚王之烈士也
當死之際先有必死之心則致死之後存其敢死之寔

大夫士居鄉被禍非自裁非不屈非執干戈親矢石者
不錄非其志也節婦烈女不錄明國事也儒生賤卒死
于國難者必錄春秋能衛社稷童子不殤之義也有玷
生平致身臨難者必錄存大節也於乎自此以後夫豈
無豪杰之士獨患無身者乎何敢以此律彼曰一死而
外何足道哉

天尺樓鈔

太子太保充前鋒總兵官興平伯高杰

高杰字英吾陝西青澗人偉姿容好身手與李自成為
盜號翻山鷓通自成妻邢氏邢氏有才略饒心計兩人
相結自拔來歸崇正七年降于援剿總兵官賀人龍立
效斬獲以萬計十五年五月三邊總督孫傅庭殺賀人
龍隸杰總督軍前題充前鋒總兵官十六年九月傅庭
圍賊于河南之寶豐自成來援杰敗之復寶豐唐縣殺
賊妻子傅庭次汝州自成逆戰杰知賊中委曲戰疾方
三敗自成第一隻虎李過自成奔喪襄城及傅庭兵敗
杰收合散亡與傅庭渡垣曲迴潼關傅庭敗績守渭南

再敗傅庭陣亡杰帥所部奔延安出山西至河北巡按
河南御史蘇京拒之河南上疏曰闖賊將以數十萬衆
謀犯京師非合天下全力未易征討宜急調遼薊之心
控扼真定調宣大陽和柳溝等兵扼守居庸調左良玉
出荆襄入商雒以扼其後賊必不長駢而不反顧也不
報十七年二月上命大學士李建泰督師討賊調杰馳
赴督輔軍前三月南奔泗州京師既陷與中外文武大
臣推戴福王即皇帝位封興平伯駐劄揚州城外隸督
師大學士史可法軍前充前鋒總兵官置帑瓜州上疏
言目今江南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能言之然從

天尺樓鈔

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
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必瓜
儀為江南之門戶已乎伏乞皇上定計速行省議論以
免中掣假便宜以責寔效報聞十月上命杰西征十一
月率兵至徐州斬捕賊程繼孔收其人畜事聞加太子
太傅賚銀幣賡一子錦衣衛指揮千戶女直遣唐時龍
招撫江南招杰杰不從遣女直肅王書曰逆闖犯闕危及
君父痛憤于心大仇未復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
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抹
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賚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

未足當高厚萬一茲逆闖尚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
臣子及一時豪杰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流血欲食闖肉
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為汲汲
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有萌異志自干負
義之愆計貴國自能鑒諒杰猥以菲劣奉命堵河不揣
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皇
則杰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
事一意額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曜可勝忻仰一腔
積懷始終成貴國恤鄰之名且逆闖兇悖貴國所甚惡
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在所必許若

天尺樓鈔

能明此苦心不見督過而共以逆闖為事此本朝所厚
幸也本朝歷聖相承原無失德祇因貪官污吏致禍至
此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秦養士民淪肌浹骨忠
君愛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杰守徐州一帶
一切商販不拘何項貨物南北俱通交易因資貴國應
用真心寔意出自肝膈僭以素悃奉達左右鵠候裁示
以便奉行女直報曰肅王致書高大將軍觀差官遠來
知有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將軍
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但欲合兵剿闖其事不與予言
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予不自主杰于是身先士卒

沿河置壁專禦女直疏請以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且
聯絡睢州援剿總兵官許定國糾合義勇以定中原許
之十二月疏與總督張縉彥直抵開維進據虎牢請調
靖南侯黃得功東平伯劉澤清赴邳宿守河宏光元年
正月杰冒雪抵睢州時定國已降女直質妻子還立效
杰開誠戒諭不為備定國迎謁甚恭十二日宴杰至夜
半醉之帳中伏兵起刺殺之餘軍潰還定國奔女直杰
夫人邢氏率子元爵疏請以部將李本身為提督領其
軍上加監軍衛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之以元爵襲封
興平伯贈杰太子太保再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議

天尺樓鈔

應得祭葬未上而定國等導女直且薄南京矣
論曰興平伯數敗自成自成復招之立斬其使既受
國殊遇銳志克復雨雪充塗誓師四討卒死王事太
僕寺卿萬元吉語予曰四鎮獨興平強且知向背非
三鎮比及南都陷大臣之降女直者自北歸攜所致
肅王書讀之南都士大夫愧之矣

橫罹不忠不孝之身惟有一死倘得叩頭先帝梓宮之前以報察核之命臣死不恨情詞慨激僉曰可上許之七月加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副之同太子少傅都督陳洪範齎大明皇帝致北國可汗書犒師銀十萬兩幣稱之使女直越三日上召洪範紹愉入對懋第以喪服不召上疏曰臣此行往問先帝后梓宮又問東宮二王消息皆當衰麻往誼不敢辭但臣啣當議同行之人不得不言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則名寔乖况

天尺樓鈔

以此銜往虜所將先敘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乎銜之當議者也若同行之馬紹愉壬午年陳新甲遣赴虜講款奴顏婢膝得虜參貂無數臣疏糾言中國寬一馬紹愉北庭添一中行說以此遞解回籍今與臣聯鑣出使可無一言哉如皇上用臣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同山東撫臣收拾山東如用臣同洪範北使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啣命而往謁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消息賞賚吳三桂並宣酬虜之義而紹愉似可無遣不聽又疏言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并可負臣母骸骨而今以使北往內痛于心

唯以不辱自許以死自矢以報君命而并完父母所生之身死無憾耳顧皇上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無以款成為可恃乃給路費銀三萬兩并德州大學士謝陞太僕寺少卿盧世灌遼東巡撫黎玉田總兵官祖大壽敕書吳三桂薊國公誥券及修陵寢資費以行十月次張家灣懋第貽女直攝政王書請以禮迎御書十二日女直禮部官又奇庫率鼓吹前導懋第等入京館鴻臚寺明日禮部官來請御書詞不順懋第等拒之女直內員剛林來南向坐懋第等三人北向坐剛林問今上即位故語畢不受御書又明日索金幣與之邀以君臣

天尺樓鈔

禮入朝懋等不可十餘日遣歸不得見三桂大壽等遙祭先帝山陵而返至滄州追懋第紹愉北去聽洪範南行懋第紹愉移館太醫院乃密疏歸報先帝山陵東宮二王委曲宏光元年正月朔大書于門曰生為大明忠臣死為大明忠鬼六月二日女直知入南京矣酺以酒食送懋第懋第不食部將艾大選先辮髮杖之勒自盡司餉傅濬上告變懋第勾引東寇謀危京城女直以兵劫懋第辮髮懋第曰頭可斷髮不可斷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將軍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俱不屈銀鐺入獄以水浸之絕飲食者七日執見女

直攝政王一揖就地南向坐用極從懋第坐攝政王問
立皇帝招土寇殺總兵不投國書及當庭抗禮等語懋
第抗言曰高皇帝子孫皆吾主况今上以親以序當即
皇帝位山東豪杰鼓舞中興勉以大義授以方畧忠孝
之人不得稱寇我大明皇帝念爾君臣為先皇帝發喪
成服破賊復城遣懋第慰勞爾君臣既不郊迎又不以
禮迎御書成何國體艾大選辮髮背叛大明天子殺之
何辭天朝大臣奉命通好羈留囚辱有死而已攝政王
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聽用極曰我兵部也三尺童子
羞拜犬羊况堂堂大明人物耶攝政王乃從容曰汝等

天尺樓鈔

不怕死皆是忠臣今汝江南無主辮髮歸降不失富貴
懋第曰不如斫頭左右扶之出降女直諸臣曰先生改
念則轉禍為福不然刀鋸在前矣懋第曰吾本不怕死
公等之言不自心慚愧乎引至順城門將遇害復有人
奔馬來曰降則封王懋第曰我為大明鬼矣遂南面叩
頭與用極等五人俱死時閏六月十九日也觀者皆哭
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盡為流涕門下士成默徐元敷葬
懋第于白馬寺旁用極崑山人以諸生薦舉一斌甯國
人武進士良佐廷佐統俱上元人
論曰左侍郎之死人比之文丞相云士民哀傷天地

國祚久長有開初必有中興然致治在于得人而足國尤當審勢宋高宗亦號中興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信任黃潛善湯思退江伯彥秦檜之徒以故主勢日卑親恥不雪為萬世笑不得比于武丁周宣漢光唐肅祈皇上帝于在廷諸臣知而已用者信之任之勿使小人參之未及用者明詔廷臣各舉所知蒲輪徵召共襄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自昔論建都者右西北而左東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迹論耳我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芟羣雄驅胡虜取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皇上續承大統定是鎬京攻守先

天尺樓鈔

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不先自治而遽圖敵立敗之道也臣謬謂欲料理淮南江北則必處置潰兵欲料理河南宜別遣風力重臣撫治料理襄樊必開帥府宿重兵為持久計且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由彭城以圖河北此攻守之大勢也然臣終以明斷為請理非明不能晰機非斷不能割臣故以為得人審勢之要也報聞宏光元年三月賊李自成從襄陽至潛江左良玉告急越數日舉兵反武昌東下邀繼成于九江繼成不從良玉破九江繼成入良玉舟面責之良玉哭曰吾負臨侯是夕嘔血死良

王子夢庚挾繼咸抵池州女直攻揚州夢庚聞之復西
上遇女直英王于九江夢庚降之繼咸不屈曰吾為國
重臣受累朝厚恩豈事二姓拘以北終不屈受害
論曰良玉之作逆也至九江與袁公書曰願握手一
別為皇太子死入舟詐至皇太子密諭與盟袁公不
從良玉焚掠九江袁公固將死之矣此時不死中朝
所以責袁公也且為夢庚挾以北去苟非終不屈死
天下萬世將謂良玉作逆袁公寔與謀矣

天尺樓鈔

巡按山東聯絡河南北直監察御史凌駟

凌駟字龍翰直隸歙縣人中崇正十六年進士十七年
正月特命以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督師大學士李建
泰軍上即位以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薦改授監察御史
按山東以便宜聯絡河南北直十二月入朝赴歸德女
直渡河招駟駟不聽歸德陷女直曰不生致凌御史則
屠城駟單騎往姪潤生執轡從之不屈遺女直書有願
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揚子津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
伍相國之語賦詩自縊女直厚為之殮事聞贈兵部侍

郎

贈河南道御史凌潤生

凌潤生駟姪也隨行不屈死之贈河南道御史
河南副總兵丁啟光冢丁
冢丁失姓名女直至河南副總兵丁啟光迎之其冢丁
控馬不令前曰將軍兄弟受國重托豈無人心不能戰
乃往迎乎啟光不聽投水死
揚州府知府任民育
任民育山東濟甯州人由鄉試中式歷官揚州府知府
城破盛服坐堂上手印不屈死
江都縣知縣周志畏縣丞王志瑞

天尺樓鈔

周志畏字抑畏浙江鄞縣人中崇正十六年進士授江
都縣知縣王志瑞字研芳孝豐縣貢生城破俱死之
江都諸生張嗣祥高孝績王永交王士俊士秀
張嗣祥江都縣學生城破合門自焚高孝績字申伯衣
巾自縊于揚州府明倫堂王永交一名吳字元龍仰藥
死王士俊兄弟二人相對自縊于冢之中堂

吏部尚書張捷

張捷字赤涵直隸丹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知山
陰縣為河南道御史累官太僕寺少卿天啟七年革職
崇正三年召為大理寺少卿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吏

部侍郎八年坐累下獄為民上即位之八月召為吏部左侍郎十月上傳以為吏部尚書宏光元年五月初十夜上出狩明日捷欲走丹陽門閉不得出與僧懷璧趨鷄鳴寺懷璧結縲梁上捷投縲死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垣

楊維垣字斗樞直隸彭城衛人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由行人為雲南道御史出為山西副使天啟三年稱病去是年即家起御史歷太僕寺卿崇正二年三月以交結近侍戍淮南上即位召為通政司使宏光元年二月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月十一日沈其妻朱氏孔氏

天尺樓鈔

于井中正衣冠縊私寓

欽天監五官挈壺陳于階

陳于階字瞻一直隸上海人由儒士為欽天監五官挈壺五月十二日五更縊死

刑部尚書高倬

高倬字 四川忠州所入中天啟五年進士知德清縣調金華召入為河南道御史崇正十五年為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宏光元年二月以工部右侍郎為刑部尚書五月十七日自縊刑部署中

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

劉成治字廣如湖廣漢陽人中崇正七年進士知廬陵縣左遷至江西司戶部郎中五月十七日縊邸中

吳可箕直隸休甯人肄業國子監五月十八日在雞鳴山關壯繆廟中題詩有操心死國難不作兩朝人之句袖中家書一函大約言忠孝不能兩全自縊死

中書科中書舍人陳鏞子河南舉人伯俞

陳鏞字胤葉河南孟津人中崇正十六年進士授直隸青浦縣知縣鏞避賊懷慶上于塵埃中會上立朝南京請內改得中書科中書舍人上出狩鏞死之伯俞中崇

天尺樓鈔

正十五年舉人抱父慟哭亦死

上既出狩禮部尚書錢謙益令五城兵馬指揮牒報自盡官民姓名得以上八人後尚書以冊子寄予詒書曰當金陵初破時于刀頭劍鋌上理會此事亦妄想日後有用着處今得有心之撈籠發揮故是諸人英靈不泯銅崩鐘應倘亦先為之兆耶其言亦可憐也

靖國公黃得功

黃得功字許山遼東開原衛人崇正十七年以擒叛將劉超功封靖南伯上即位進靖南侯分鎮駐儀真八月

間議款女直得功與萬元吉言不可示之以弱恐長覬覦恣要挾辱國非小請帥師進取元吉以聞上以北使方行大兵繼渡未便命移駐廬州宏光元年四月左良玉反得功與阮大鍼書言誓剿逆朝廷倚以為重命駐兵荻港舊縣三山又命移家鎮太平破良玉子夢庚于銅陵加左柱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賚銀幣五月再奏捷進靖國公女直渡北上出狩幸其軍劉良佐降女直逆車駕于軍中以胡服招得功得功裹巾出戰蹴服于水女直射得功中項得功拔箭自刎

蕪湖水師副總兵翁之琪

天尺樓鈔

翁之琪浙江仁和人由諸生中崇正十六年武進士宏光元年以副總兵隸蕪湖水軍上出狩幸其舟上蒙塵之琪投水

操江水師副總兵李金祿都司彭述性

彭述性九江人李金祿四川人俱隸提督操江水師上出狩提督誠意伯劉孔昭入海五月十九日述性合門投水金祿先沉其妾自投江

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

黃端伯字元功江西新城人中崇正元年進士授浙江甯波府推官丁憂補杭州府推官再丁憂去宏光元年

考選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女直入京不投謁捕去不屈
女直曰爾以宏光為何如主端伯曰天王聖明又曰馬
士英何如端伯曰忠臣衆人嘩曰士英何得為忠臣端
伯曰士英不降而起兵浙江何得不謂之忠徧指南京
文武諸臣曰此乃忘君事仇不忠之臣諸臣面之遇害
戶部司主事吳嘉胤
吳嘉胤字方最直隸華亭人中應天鄉試歷官戶部主
事日夜算錢穀絕請謁宴會五月奉差出都寓城外未
行女直入京上書請復明社稷六月二十四日冠帶拜
木末亭方正學祠縊于樹

天尺樓鈔

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廷祥

龔廷祥字佩潛直隸無錫人中崇正十六年進士宏光
元年授中書科中書舍人束脩自好五月二十三日具
冠帶自沈秦淮之武定橋下

江甯武舉人黃金璽

黃金璽江甯人女直入京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
一死以愧人臣懷二心者自縊

司禮監太監韓贊周

韓贊周崇正間以司禮監守備南京上即位以贊周管
司禮監事見馬士英阮大鍼等擅政每移病私寓上出

狩于報恩寺閣投下死

小馮內侍

內侍馮失其名上出狩投秦淮河死

百川橋乞兒

上出狩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自縊死詩曰三百年來

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

命一條

長班

長班失其姓名所隨官投謁女直出長班問若何曰如是矣長班曰我不服投水死

天尺樓鈔

長洲縣學諸生顧所受

顧所受字東湖長洲縣學諸生聞上出狩謁知縣李寔要以死五月二十四日女直安撫蘇州所受服儒服哭于文廟投泮水死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沂

徐沂字九一直隸長洲人中崇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年女直薄都城自誓必死作矢志詩寄太夫人三年授翰林院檢討歷左春坊右諭德引疾里居十七年同官項煜降賊盜歸檄數其罪南京倚以為重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召復引疾不赴女直兵至

蘇州六月十二日汎小舟虎邱後谿自沉死

吏部主事夏允彝

夏允彝字仲彝直隸華亭人中崇正十年進士授福建長樂縣知縣丁憂歸北都之變書籍其家以助餉作從賊人議上即位以吏部主事召服未闋不赴宏光元年六月投水死

徐念祖

徐念祖字無念華亭人文貞公諸孫也女直至聚家中十七人慟哭謂之曰吾祖宗清白傳家奈何以身受辱合門縊死縱火于堂身投火中

天尺樓鈔

諸生嚴紹賢董元哲馬純仁徐懌項志甯

閏六月十二日女直斷髮諸生無錫嚴紹賢武進董元

哲六合馬純仁常熟徐懌項志甯死之

木匠湯士鰲元妙觀前賣麪人

湯士鰲金壇人不願斷髮哭祭祖父投水賣麪人失其姓名夫婦俱縊死

行人司行人陸培

陸培字鯤庭浙江仁和人中崇正十三年進士宏光元年授行人司行人六月女直至浙江培具酒請于母曰兒兄弟三人培中進士當死國以觴酌其妻曰以堂上

膝下累汝遂出母遣女奴促之曰此時不死不得死矣
勿念我乃縊
自縊
許女直入浙江急為其親營葬閏六月初一日葬畢歸
宗周不當罷被逮上即位兵科給事中請優以臺諫不
祝淵字開美浙江海鹽人中崇正六年鄉試以疏論劉
自縊
許女直入浙江急為其親營葬閏六月初一日葬畢歸
宗周不當罷被逮上即位兵科給事中請優以臺諫不
祝淵字開美浙江海鹽人中崇正六年鄉試以疏論劉
自縊
許女直入浙江急為其親營葬閏六月初一日葬畢歸
宗周不當罷被逮上即位兵科給事中請優以臺諫不
祝淵字開美浙江海鹽人中崇正六年鄉試以疏論劉
自縊

天尺樓鈔

詩服朝服縊明倫堂

錢塘縣知縣顧咸建

顧咸建字漢石直隸崑山人中崇正十六年進士授錢
塘縣知縣女直至浙江巡撫張秉貞奉皇太后及潞王
以杭州降咸建歸里女直捕獲之授以官不屈被殺百
姓皆哭盛暑懸首蠅蚋莫敢近

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劉宗周

劉宗周字 學者稱念臺先生中萬曆二十九年進
士授行人司行人乞歸養及補職復稱疾乞歸至崇正
十四年累官吏部左侍郎十五年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甲申六月上疏言今日中興大業非討賊復仇無以表
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忠臣義士之
氣請駐親征之師于鳳陽及親按淮撫路振飛倡逃高
杰劉澤清臨陣脫逃罪可斬七月疏糾大學士馬士英
且言文武將相未盡調和官府表裏多出權宜既入朝
因上傳以阮大鍼為兵部添設侍郎疏言風紀之地當
爭者三祈寢大鍼新命九月乞休去臨行復疏修聖政
振王綱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五事宏光元年六月女
直狗紹興不食十四日死

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致仕祁彪佳

天尺樓鈔

祁彪佳字虎子浙江山陰人中天啟二年進士授福建
興化府推官召為福建道御史巡撫蘇松復命乞歸上
監國以令旨宣諭蘇松上即位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蘇松等處疏請革詔獄廷杖緝事三弊政許之
十月稱疾致仕宏光元年六月女直至浙江彪佳徘徊
家園徐謂客曰爾賴吾輩全活今奈何客去從容沉池
水中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致仕高宏圖

高宏圖字硜齋山東膠州人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
中書科中書舍人改陝西道御史天啟五年閑住七年

誅魏忠賢召還累官工部侍郎崇正六年以上遣內臣
監督戶工二部五上疏求去上怒革職十五年召為南
京戶部尚書上即位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八月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忤同官馬士英
請召史可法入直又爭用阮大鍼及票旨屢發改四上
疏乞休十月致仕流寓蘇州明年復渡錢塘至紹興六
月女直至浙江不食死

諸生王毓著布衣潘集周卜年

王毓著字元子會稽縣學諸生潘集字子翔會稽人周
卜年山陰人宏光元年六月女直狗紹興各投水死

天尺樓鈔

閏六月十三日蘇州松江常州之宜興江陰鎮江之
金壇浙江之嘉興湖州及杭州之屬邑大夫士庶人
各起兵殺女直委署官城守女直兵分攻之義兵敗
績惟江陰守兩月殺女直兵無算而後敗紹興奉魯
王監國七月唐王即位于福州

福山總兵魯之璵材官韋武韜

魯之璵字瑟若蘇州衛人以世職累官福山副總兵閏
六月十三破蘇州斬女直一級出城召義兵復入人鳥
獸散矣獨門城下曰我無面目去力戰死韋武韜蘇州
人少年以拳勇聞受材官劄十三日入女直營射死三

人敘一馬騎出城復馳入殺女直四人援絕戰歿
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
龔用圓諸生黃淵耀侯元演元潔
侯峒曾字豫瞻直隸嘉定人中天啟五年進士歷官浙
江嘉湖分巡道上即位召為通政使司左通政請終養
許之閏六月十三日率其子諸生元演元潔門人同邑
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用圓諸生黃淵耀殺女直
委署官登陴捍禦城破不去淳耀先縊淵耀繼之錫眉
用圓亦死峒曾溺池水二子被害
中書科中書舍人李待問行取羅源縣知縣章簡

天尺樓鈔

李待問字存我中崇正十六年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
人奉差在籍章簡字次公由舉人為羅源縣知縣行取
未入京皆華亭人義兵盡殺女直委署松江府縣官待
問簡各守一門城破不去死之

貢生朱集璜

朱集璜字以發崑山人義兵起守城不去七月五日城
破投水死

金山衛參將侯承祖子世祿

侯承祖金山衛參將閏六月同子世祿起兵守金山衛
世祿身中四十矢不屈死女直招承祖降承祖以刀指

其身曰我為官二十八年今日之死固分內事大笑死

諸生張龍文

張龍文武進縣學諸生率鄉兵薄城敗死

吏部尚書致仕徐石麟

徐石麟字虞求浙江嘉興人中天啟二年進士由工部主事丁憂補南京吏禮部改吏部歷文選考工司郎中累官至刑部尚書閑住上監國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七月上以為吏部尚書入朝請稱南京為行在不聽八月陳銓政七事曰定官制慎破格行久任慎名器嚴

天尺樓鈔

起廢明保舉消朋黨九月稱疾致仕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優禮遣予馳驛給覃恩例宏光元年閏六月義兵起推公主城守城破自縊

國子監生張廷章

張廷章嘉興人以諸生入國子監義兵敗服儒服縊于冢之正寢

武英殿中書舍人臧勛諸生呂九韶

臧勛字羽明直隸江陰人由諸生入貴為武英殿中書舍人閏六月江陰義兵起勛主餉被圍二月餉不缺及城破率其妻六人登樓縱火自焚呂九韶武進縣學諸

生入江陰從義兵城破自到

舉人葛麟

葛麟字蒼公丹陽人
中崇正十五年舉人
閏六月入長興山中起兵
八月二十八日與女直戰獨刺殺五六十人
女直環射投水死

甲寅夏江陰金素庵鈔于常熟宗氏賓館

天尺樓鈔